

策劃及捐助 Initiated and funded by: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同心 同步 同進 RIDING HIGH TOGETHER

聯合策動 Co-created b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Jockey Club Lab for  
**Cultural Diversity Study**  
賽馬會多元文化研究計劃

# 青春歲月

香港少數族裔的年輕一代



# 目錄

001

前言

003

與年青人見面

017

第一章：教育

049

第二章：職業

073

第三章：家庭

099

第四章：餘暇愛好

127

第五章：身份認同

153

少數族裔社會服務資訊

157

鳴謝



# 前言

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口正不斷增加，越來越多在本地出生和成長的非華裔年青人在香港唸書、工作和努力建立家庭。然而我們對於他們的生活狀況、抱負、困惑、和家人及朋友的關係、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公民身份，所知甚少。他們在本地社區成長，在學校適應語言和文化分隔，找尋工作，追求獨立，建立友誼，建構身份和歸屬感，他們的成長過程究竟有怎樣的經歷？他們面對甚麼困難，又如何應對挑戰呢？與上幾代移民比較，這些非華裔年青人是否經歷更多孤立和限制，還是享有更多社會包容和更好的前景？

本書是關於 23 位非華裔青年的故事，他們介乎 18 至 33 歲、來自南亞或東南亞族裔的家庭。我們與 20 位非華裔青年進行了維時十二個月的追蹤研究，探討他們在這段期間的經驗和思想轉變；另外與 50 位非華裔青年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我們透過研究團隊和個人的網絡，以及從不同組織、社團和大專院校招募參加者。他們的背景大致上反映了香港人口普查中所顯示的多元種族的人口組合。

本書記載了部份受訪者的個人故事和照片日記，我們將故事和日記從五個方向來編排——教育、職業、家庭、餘暇愛好、身份認同，讓讀者對少數族裔年青人的夢想、掙扎、堅持、妥協、困惑和出路有細緻和深入的了解。我們盡量避免將自己的觀點加諸到他們身上，因此大量地直接引述他們的說話，使年青人可以直接表達自己的心聲。從這些故事，我們可理解每個說故事者的個人決定、行動和掙扎，我們還可以看到個人與文化及宗教傳統之間的磨礪，以及宏觀的社會制度和條件如何塑造個人的人生經歷。我們希望這些故事可幫助大家深入認識少數族裔年青人的成長，並希望藉此糾正社會上對少數族裔社群先入為主的偏見和印象。

本研究是「賽馬會友趣學中文」之「賽馬會多元文化研究計劃」下其中一個項目，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統籌，團隊成員是來自不同範疇的研究人員。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本計劃於 2016 年啟動，從五個主要範疇為少數族裔社群提供支援：(1) 相關政策評估；(2) 校本支援；(3) 社區支援；(4) 專業網絡及智慧分享；(5) 公眾教育。計劃的整體目的是促進香港少數族裔青年的發展、社會融合、公民參與及可持續的發展和進步。

李淑儀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





### **Kaur Jaswinder Pal, Anna**

我是個一心多用的人。我習慣左右手都可靈活使用，而且可以兩隻手畫畫。這就是我的秘密才藝！

如果我傷心或者快樂，我會找朋友，和他們分享。家人呢，他們是陪伴我最多的人。當我又倦又餓的時候，我的媽媽會煮東西給我吃，甚至為我準備午餐，因為我的學校附近沒有適合的選擇，所以媽媽一大清早起床便為我準備食物。因此朋友和家人是我最喜愛的人。



### **Namchok Yookhong**

我可以說家就是一種感覺。當你見到父母、親人、自己的物件，聽聽音樂，那就是家的感覺，正是你滿足自在的感覺。見到我的學校，我感到回到了家；見到我的老師，我感到回到了家；浸會大學，我正嘗試令它有家的感覺。

泰國人有一句說話：「你住在一間狹隘的屋裏是沒問題的。但若你的思想是狹隘的話，即使住在一間豪華大屋，你也不會感到寬敞。」人生最重要的是，能夠與人產生深厚的聯繫，這會令一間屋變成一個家。我在哪裏住都沒所謂，我只想有回到了家的感覺。



### **Suskihanna Gurung**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我是個不錯的饒舌歌手。我隨時可以唱 J. Cole、Kendrick Lamar 和 Nicky Minaj 的歌曲，有時也唱 Eminem 的。和那些陪伴我成長的流行歌曲相比，我覺得饒舌音樂較實在，歌曲內容與現實有關，比那些動聽的流行音樂更能反映真實生活。我就是喜歡它們那麼真實，還有那種旋律！

我最瘋狂的夢想是成為女版 Casey Neistat，在紐約市擁有一座十層高的音樂室。Casey 是個瘋狂的 YouTube 網絡紅人，上班以電動滑板代步，並擁有自己的音樂室。他擅長講故事，為人真誠和真實。我羨慕他那種自由隨意卻又不失規律的生活。



### **Faizdan Ali**

只有我的好朋友才知道我的秘密才藝，我唱歌挺好聽的。我曾經在一些活動裏表演唱歌，我唱的是傳統伊斯蘭音樂或稱為「加扎勒」。我最喜歡的藝人是已去世的 Nusrat Fateh Ali Khan。我喜歡他的歌曲「Tumein Dillagi Bhool Jani Paregi」。不過，我沒有夢想成為歌手，唱歌只是我的愛好，加上我還未有做歌手的水平。

我的夢想是幫助世界上所有窮人，有點瘋狂吧，根本無可能實現。現在我看到一些慘遭戰爭蹂躪的國家，例如敘利亞、利比亞、巴勒斯坦，我很為那裏的人民難過，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為他們出一分力。



### **Adnan Riaz**

我認為大家都應把下面的句子視為人生座右銘：「決定你的生命或者將來，不是所發生的事，而是你對所發生的事採取甚麼行動」。如果你想有所成就，你必須採取相應行動。

我有一個願望清單。我想去杜拜，玩跳傘或者滑翔傘，或者在哈里法塔玩笨豬跳，諸如此類。從天空俯瞰，可以看到杜拜這個漂亮城市的全貌。杜拜應該是個好地方，那裏發展得很好，有高樓大廈，全是人造的。我相信那裏有很多機會，就像另一個紐約。



### **Marrrium Bibi**

我最喜歡旅遊。如果你有機會去旅遊的話，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擴闊眼界會令你成長。當你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語言不通，沒有家人和朋友在身邊，你會覺得自己已變得不再重要。這是重要的一課，覺得自己不再重要會令你成為更謙虛的人，你會接受這個事實：世界上有其他東西比你更重要。

人們，我是指本地華人，第一次見到我，通常都會很驚訝，因為他們不能相信我可以和他們以流利的廣東話溝通。



### **Patricia Jover**

我以一個「第三文化」小孩的身份在香港長大，有幸接觸到各種文化和不同機會，而仍然保持我在菲律賓的根。我會說這為我的故事加了一個轉折：先與一班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夥伴一起成長，然後與大學的本地華人學生合作，再能融入香港的就業市場。我的故事會繼續下去，無論如何，我的終極目標是追求快樂，我很感激人生路上碰到的每個機會和際遇。



### **Limbu TENCHHOHANG**

現在，智能電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因為我用電話完成所有事情，我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從智能電話得來的。

有人說我的外表很不友善，我覺得很奇怪，我覺得自己的外表既單純又友善。我會說我是比較有決斷力，因為我想做事更有效率。



### Gursangeet Singh Brar, Sunny

自由是我最重視的，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有自由，有些人只顧取悅別人，從來沒有考慮自己。我非常感恩能夠主宰自己的生命。

我最喜歡的金句是：「只有在字典裏，成功 (success) 才能先於工作 (work) 出現。」這是電視節目 *Suits* 裏一個虛構角色 —— Harvey Spencer —— 的說話。它提醒我，為了將來，我要不斷工作，到時我可以開心地說那是我努力所得的成果。別人認為成功是有六位數字的收入，我相信成功是看到自己的努力開花結果。



### Vitto Jamie Carmelle DC

我最瘋狂的夢想是做醫生，一個普通科或者心臟科醫生，不過我知道這夢想太遙遠了，這是無可能達到的。有這個夢想在某個意義來說是不錯的，可以讓我相信凡事有如果。我是個想得太多的人，為很多事情煩惱，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是我記得這金句：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第 55 章第 8 至 9 節）

這金句啟發了我，再次給我安慰，一切事情都會順利。因為神與我同在，祂為我計劃，我只須要相信祂。祂給了我希望。



### Sadib Paudel, Zack

我最喜歡音樂，我是在音樂中長大的，沒有音樂，我在生命中不會學到那麼多，沒有音樂我無法體驗大專生活，現在也不會在社會裏工作。我或許會幹別的事，但那會是不喜歡的事。

我想做百萬富翁，不是億萬富翁，我不知道能否做到。如果做到就沒有煩惱了，我就可以完全專注在我的音樂上，我會感到非常愉快。



### Karli Lo

2017 年有一件特別的事發生在我身上，那就是我給自己定下了一個座右銘，那不是我被迫遵從的，而是我在年底時作出的反思，我將它變成一個座右銘。2017 年開始，我認為凡事必須向前看。當時我剛中學畢業，發生了很多事情但卻都不是我意料之內的，有些甚至是令人失望的。經過反思後，我決定：我只管前面的事，不要被過去的事困著。這就是我的座右銘。

去年，我只管過生活，因為那時我剛上大學，有很多時間，所以我想利用這些時間做很多事情。

今年，我想在我所做的事情上尋找意義，不單只做你能夠做的事情，還要把精力留給對自己有意義的事情。





## Gurpreet Singh

不認識我的人怎樣也猜不到，我竟然會說廣東話。好玩的是，第一次見面，十個人之中有十個，當聽到我以流利廣東話跟他們交談時，他們都會表現得很詫異和驚愕。

我心中有一個格言：「今天我會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那麼，明天我就能做別人無法做到的事。」



## Simran

我是個經常改變主意的人，所以別人覺得很難明白我。即使我的朋友也不明白我，他們說上一分鐘我是這樣，下一分鐘我已變成另一樣。例如我現在想收養一隻小狗做我的朋友。不過我以前是不喜歡小狗的，因為小時候曾經被小狗咬過，但是現在我見多了小狗便想收養一隻。以前我不喜歡榴槤的味道，但是當我嚐過之後便喜歡上了。所以我經常推翻自己的前設，直到現在我仍然不怎麼清楚自己的個性，但是我會嘗試新事物，重新發現自己。



## Afia

我的座右銘是：「不要理會別人怎樣說你，或者對你有甚麼看法。」「Logkya kahenge?」（別人會說甚麼？）我不管別人說甚麼，因為你越是聽別人的，你越是不能做到任何事。例如，外邊天氣很熱，你想穿裙子；當別人看到你穿上裙子，他們會想：「看她，真不知羞恥，一個穆斯林，一個巴基斯坦人，穿成這樣！」如果我聽他們的，我會回家換上遮蓋全身的衣服，但是我會覺得開心嗎？絕不。我會這樣想：「那麼熱，我穿這個快要被熱死了。」所以我不會聽他們的。



## Khan Ahmad Rizwan

我的外表常給人冷冰冰的感覺，但其實我經常有感性的時候。

「先苦後甜」的意思是我會盡力早一點把事情辦妥，然後便可以輕輕鬆鬆地生活。生命的目標也如是，我會參加很多活動，盡力在年青時獲得多一點經驗，希望將來會對我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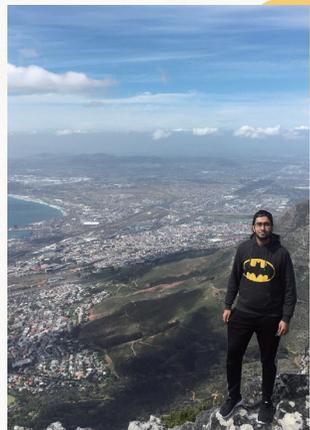
我的人生目標是成為一個發明家。我希望將我在大學裏學到的工程學知識，應用到製造產品或器具上，使人們生活得更方便。



### Brar Iqbal Singh

許多好朋友都知道我熱愛遠足。我的個人目標是在我到達的每個國家裏遠足，這人生目標一直很好地完成。我喜歡遠足時欣賞沿途的景致，讚嘆當地的地理景觀，甚或品評當地人怎樣把遠足徑打理妥當。

我生命中最值得紀念的時刻是 2016 年夏天那次畢業旅行。我們去了喀什米爾一個荒蕪的地方叫拉達克，是巴基斯坦、中國和印度之間一個有爭議的地區。那次旅行十分瘋狂，因為晚上很寒冷，也許只有零下五度，但我們沒有準備好充足衣物。但是，那景色實在太美了，當在白皚皚的雪山上，周遭只有你一個人時。



### Tariq Husnain

我最大的夢想是要令最多人得到快樂。許多人生活在壓力之下，我希望能遇到不同的人，以有趣的故事鼓勵大家要生活得快樂。

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是微笑，無論你是甚麼年紀、宗教、種族或性別，微笑永遠是最美麗的東西。一個簡單的笑容可以令人快樂，微笑是一種充滿強大力量的東西。



### Tauqir Ahmad

我的靈獸是兔子。我以前在巴基斯坦家鄉養了一些兔子做寵物。兔子是富創作力和聰明的動物，牠們懂得以創新和聰明的方法來消耗精力。

我為追求更大成就下定決心，我有信心能夠令我的夢想成真。我的座右銘是：「活到老·學到老」。



### Sharma Akshay

我喜歡這金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每個人都應該奉行的最基本的道德規條，可是往往因為自私而忽略了。

我有個怪癖，當有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沒有戴耳機聽音樂但又把聲量放大時，我總會走到他們身邊請他們把音量調低。哈哈！



**Ishitaa Gidwani**

「嘗試和失敗總比不嘗試好。」這是我真心信奉的格言。我最大的壞習慣是只有開始卻沒有完結。



**Ansah M. Malik**

我是一個夢想家。你看到一些事情會問：「為甚麼？」我看到一些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會問：「為甚麼不？」你無法從我的臉孔知道我的國籍，因為我是香港人。我想見到這樣的景象在香港出現：非華裔和華裔市民一起在各行各業合作建構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Anu**

我最愛，最愛，最愛日落！這是奇特旺的日落，2011年我第一次到那裏去，拍了這張奇妙的照片。我人生最大的夢想是環遊世界。

# 教育

研究人員及教育工作者紛紛指出，香港的非華裔學生長期以來要面對各種挑戰，包括缺乏足夠的教育機會和進修途徑，有限的支援尤以中文學習為甚，學額分配的資訊不足，缺乏和華裔學生及老師的良好互動等等。雖然制度上已有一些變革，例如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指定學校」已被取消，但是，非華裔學生接受的中小學教育仍然是質素參差。其他問題亦窒礙非華裔學生的成長，包括社會對非華裔學生的負面印象，家長對香港的教育制度缺乏充份了解，以及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全力關顧子女的教育等。許多年青人須要經過艱苦奮鬥，才能獲得機會發揮潛能、爭取晉升大學及提升就業的技能和知識。參與本研究的年青人勇於衝破局限，他們的故事是最佳的例證，反映香港少數族裔青年的適應力和家庭所付出的犧牲。





「我的英語太差勁了 .....  
最初，我完全無法開口說話。」

女性，20 歲，華菲混血兒  
2017-2021 年大學主修亞洲研究（社會科學）

# KARLI

人們或許以為少數族裔理所當然地懂流利英語。其實在他們當中，英語是初進學校、甚至入大學時其中一項挑戰。

Karli 在香港出生，媽媽是菲律賓人，爸爸是華人。她四歲時和媽媽返回菲律賓，童年就在遠離城市的一個細小省份——San Andres, Quezon 度過。從那裏到附近城市的機場需要一天路程，Karli 記得當地人的生活方式是很簡單的，跟香港的情況截然不同。

「我不知道怎樣解釋那種不同之處 ..... 總之就是不一樣啦！在香港，你凌晨 3 點睡覺都沒問題，在那裏，最遲 7 點你便要上床去——因為沒有電燈嘛！在我們的省裏，只有一間小學和一間中學，沒有大學。所以，想升學的話你必須到很遠的城市。我很幸運，住所離學校只有五分鐘路程，我大部分同學都住在深山裏，他們清晨 3、4 點就要起床，準備飯盒，然後走路到學校，大家必須在 7 點前回到學校。當我來到香港，便遇上很大、很厲害的文化衝擊！」

家人希望 Karli 在香港繼續學業，所以在她 14 歲時安排她回到香港和她爸爸一起生活。她須要適應一個差別很大的城市，環境和語言都完全不同，要適應這種變化是很不容易的。

「我可以說是一個人住的，因為媽媽在菲律賓，爸爸在建築地盤工作和睡覺，通常早上才回來。最苦的是，在菲律賓，早上醒來時，食物已經準備好放在桌上 ..... 在這裏，連買食物也是一種挑戰，因為我說不好中文和英文。在菲律賓，我們上英語課時只有閱讀和寫作，我們沒有像香港那樣的聆聽和說話考試。所以我懂英語，會看和寫，我也會說，但須要先在腦中做翻譯，才能慢慢說出來。在這裏生活真的有很大壓力，我常想：應該怎算好？城市衝擊太大了，媽媽，帶我回家吧！」

Karli 上中學之後才逐漸適應過來。中三那年，她轉到一間英語授課（EMI）學校。當習慣了上課的日常節奏後，她才有較清晰的生活方向。一年之後，因為成績好，老師建議她轉去另一間聲譽較佳的 EMI 學校，Karli 需要重新適應新課程。在新學校，Karli 發覺身邊全是表現優秀的學生，令她更在意自己的語言能力。

「我覺得班裏每個人都很棒，是超級棒，是頂級棒……他們回答老師的問題，那答案是我從來未想過的，他們一下子就答對了，我覺得，嘩，好型啊！……他們回答得很流暢，他們那種自信令我很佩服。」

因為各科須要用英文書寫和表達，Karli 加倍努力，從未鬆懈過，以求更好的表現。她認為在別人面前能夠講流利英語，才可以避免受到負面批評，才會被承認是有才能的菲律賓人，這是很重要的。

「我真的不想把事情弄垮。我覺得……我以前覺得，『你把事情弄垮了』是對少數族裔常見的歧視性評語。我不想被人看作……不是菲律賓人，而是一個甚麼也不懂的人……所以，無論甚麼時候，我想說話、想表達意見，我必須先在腦中準備好，才可以說出來……在香港，人們認為如果你是菲律賓人，你的媽媽一定是家庭傭工，我想擺脫這種形象定型；我亦不想人家以為我沒受過教育，我想身為菲律賓人而感自豪，所以我必須做得更好。」

初來埗到時，Karli 每天為上述的困境苦苦掙扎，後來逐漸見到曙光。她參加許多課外活動，例如社區服務團體、領袖生、各種學會和公開演講，通過這些活動，她的英語能力和說話的自信心不斷提升，她甚至能夠站在觀眾面前公開演說。

「我本來很害羞，尤其是我的英語那麼差勁，我的口音是別人不會聽得懂的。起初我完全不能說話，我只是一直在顫抖！我無法在別人面前站起來，因為我在想：他們會覺得我很無用，他們會覺得我的英文不好，他們會想為何不索性換另一個人來……。不過，當我想清楚所有事情後，一切便克服過來了。現在，我甚至有勇氣接受這次訪問！」

一年後，Karli 完成了預科，升上大學。這個過渡與上一次轉校比較，壓力減少了，但是挑戰仍然存在。大學裏大多是華裔學生，雖然英文是官方的教學語言，但中文是同學間的日常語言。於是 Karli 又一次要費勁去將自己融入到這個環境中，再一次，因為語言的緣故她在課堂上一下子便「突出」起來。

「大學裏，每個人都自我封閉，很少說話。有時我真的很想開口回答老師的發問，因為班裏沒有人願意開口，但是我不想做那個回答老師所有發問的乖乖女……我記得有一次……其實是第一節課，老師問有誰不會中文，我舉手。她對著我笑，就像說：『哼，因為你，我在班上不能說中文了。』我當時想：好的，你不正是在說英文嗎？……這是另一個原因，令我不想班上說話，因為我完全不想引人注目。」

課堂內，Karli 保持低調，但是她心裏的目標是要在學業上爭取好成績。課堂之外，她繼續鍛鍊公開演講的技巧，這是經過幾年來努力不懈才得到的成果。

2018年5月：

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我一直都夢想現場觀賞 TED 直播，然而從未想過可以親自上台演出。



Karli 在  
大學第一年

2018年2月：

這是學校的演講比賽，主題是「理智？情感？」



2018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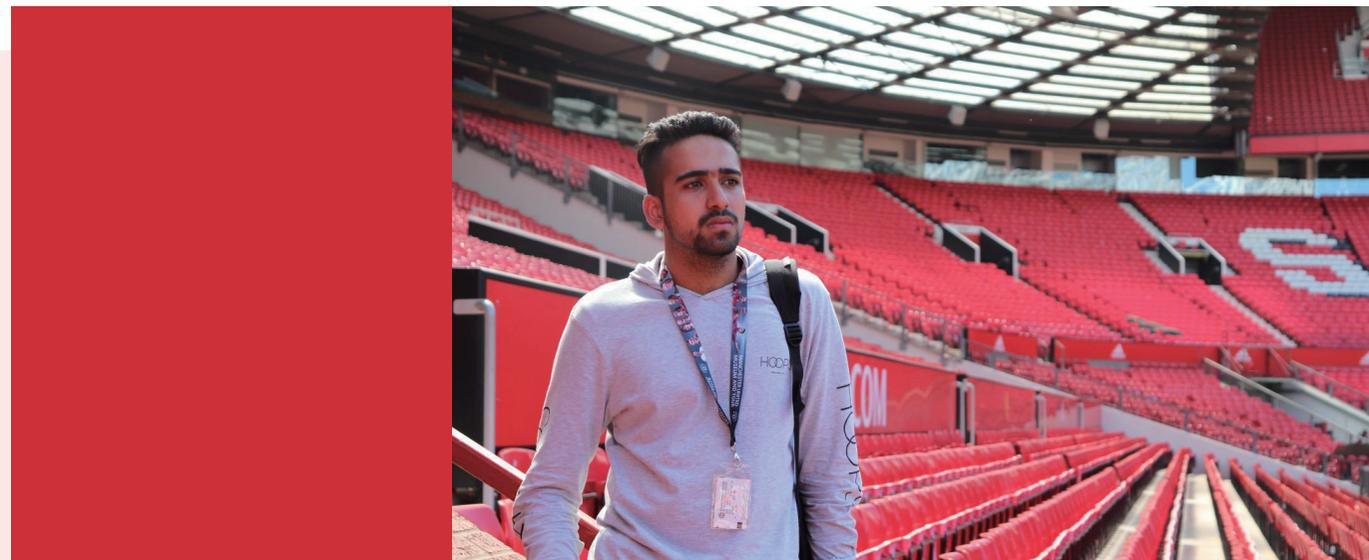
我求學的唯一目標是爭取好成績。當我知道自己入選院長嘉許名單，我欣喜若狂，那是對我的認可，提醒我走對了路，也做得不錯。



# SUNNY

「我不想再次從頭開始。」

男性，18歲，印度裔  
2018-2021年大學主修體育科



對於許多移民小孩來說，最困難的地方是須要不斷地適應環境的轉變。由於他們經常游走於香港和外國，所以總希望可以在一間有歸屬感又感到被接納的學校安定下來。

Sunny 在印度出生，六歲時來香港，他記得至少四次分別在香港和印度轉校。Sunny 的爸爸以工作簽證來香港，七年之後拿到永久居民身份，便申請在印度的妻子前來，後來 Sunny 和他的學生妹妹也來了。

Sunny 和他的學生妹妹來香港的時候，他覺得那個過渡期很難適應。

「……搬家已經是一件大事，何況是搬國家，對我來說更大的問題是不習慣和父母同住……那是多麼痛苦的事，我認為沒有人應該承受這種痛苦，除非是在被迫的情況下。突然要離開自出生以來一起生活的人的身邊，沒有爺爺嬤嬤在身邊，我覺得在香港生活是很痛苦的，我甚至不能和他們通電話，因為我不敢告訴父母：我掛念爺爺嬤嬤，想和他們說話。」

Sunny 沒有告訴父母他正掛念祖父母和感到不開心，因為父母對他來說差不多是陌生人。他決定強忍不說。為了準備入學，Sunny 反而覺得可以減輕思鄉的痛苦，因為兩個孩子不能馬上入學，媽媽便加倍努力地幫助 Sunny 和妹妹準備適應香港學校的課程。

「媽媽要求我們用功溫習。我們來到香港之後不會說英語，教育程度也不好。她安排我們和她一起在家裏溫習，維持了一、兩個月，所以當我們入學時，我們的表現反而比其他同學較出色。六、七歲的小孩還未懂乘數和除數，媽媽已經教曉我們了。那段時間維持了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我記不清了，我和妹妹每天要學習八至十個小時。那並不好玩，但可以說是值得的。」

Sunny 入讀小一時，終於可以交朋友了，不過他把大部分精神都放在學業上。慢慢地他適應了香

港的生活，再沒有那麼思鄉了。不過，他才剛安定下來，小二時卻要轉校，在下一年又再轉校。本來 Sunny 一家是和舅父一家同住的，後來 Sunny 一家搬了出來，並且須要搬遷數次才找到目前愜意的居所。

經常轉校一樣令 Sunny 的父母頭痛，他們先向親友打聽哪裏有合適的學校，然後辦理入學申請、買新課本和新校服。Sunny 明白父母這樣做是為了孩子的教育，讓孩子得到他們心目中最好的安排。幸而 Sunny 逐漸習慣了轉校帶來的轉變。

「我慶幸當時只是個小孩，很容易沒事，我也習慣了與朋友分離，所以我去到哪兒就在哪兒交朋友。我想小孩是沒所謂的，很快就忘記了，很快就交到新朋友。」



Sunny 和妹妹在青衣的英文小學唸了三年書，然後父母在親友推薦之下把他們送到印度的寄宿學校去。以前與舅父同住時一起生活過的表兄和表姊也在那裏讀書。

「爸媽認為把我們送去那兒是好的選擇，而且他們也想在印度住一段時期，放鬆一下身心。我覺得很興奮，因為我和表哥和表姊的感情不錯，所以我說：『好啊，我去那裏讀書。』不過，很快我已經不喜歡那所學校，因為適應宿舍的生活一點都不容易，你生活的每一分鐘都被安排好；在普通學校，我們只有 8 點到 4 點須要依照學校的規定活動，但是在宿舍裏，我們 24 小時都要依時間表過活，好像連一分鐘的自由也沒有。」

Sunny 和妹妹兩年後返回香港，Sunny 終於可以在同一所中學由中一讀到中六畢業。他回憶那幾年是他生命中最快樂的日子。

「其他學校有八千或一萬個學生，我們大概只有二百人，所以我們都互相認識。每次我走出班房碰上什麼人，我都知道他是誰；我們互相打招呼，大家不會不歡不睬。我們就像一個小小的快樂家庭，我很開心能夠留在我的中學整整六年，那是快樂的時光。我很開心在那裏上學，一般人只有三兩個好朋友，而我則有一大群，七個男生，我們是一個大組，玩得很高興。那六年是充滿歡樂的時光，我們每天一起在飯堂吃午飯，談呀、笑呀的，是最好

的光景。和朋友一起，是我心中最好的回憶，我覺得很滿足。」

在學校裏，Sunny 積極參與活動和負責新的任務。他參加籃球隊、擔任學生會會長、學社副社長、副領袖生長。更重要的是，他能夠與身邊的人建立緊密的聯繫，因而對學校產生強烈歸屬感。

中學畢業後，Sunny 再次面對何去何從的選擇。他在加拿大的叔父表示願意照顧他，所以他曾經申請加拿大的大學。不過他亦被本地大學取錄入讀體育學士課程，經過細心思量，Sunny 決定留在香港，因為他不願意重新適應加拿大那邊的生活。

「在加拿大，首先，我須要適應天氣，那裏的冬天是很冷的。其次在學校裏認識新朋友，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和其他東西，我都須要習慣。然後是找兼職，我相信不會比現在容易。在香港我現在從事教學工作，我不覺得可以在那兒找到薪水好、讓我可以自給自足的工作，所以我覺得目前在香港的一切都很不錯。如果我去到加拿大，那兒的環境會不一樣，即使沒有很大分別，開頭一定有不少困難的，我不想浪費在這裏付出過的努力，我不想再重新適應，一切要從頭開始。」

經過多年的轉變和適應新環境，Sunny 現在覺得很踏實，也很滿意在香港建立的生活，無意再移居到其他地方去了。

## Sunny 的中學生活



「我害怕他們不喜歡我，  
結果許多、許多華裔  
朋友向我走過來。」



女性，18歲，印度裔  
2018-2020年修讀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在香港，入讀本地小學的少數族裔學生，在中學選校時會考慮應該選英語授課的學校抑或主流的中文學校。很多同學會選擇英語授課學校，因為這些學校的學生大多是少數族裔，這樣自己就不會感到孤單。Anna 在選擇中學的時候也有同樣的考慮，不過，因為班主任的建議，她選擇了主流的中文學校。最初她不肯定這是否一個好主意。

「……我申請中學時是寫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作為第一志願的，因為我的哥哥在那裏唸書，媽媽希望我跟哥哥一起。然後，我的班主任推薦現在這所學校做我的第一志願，因為我在籃球比賽得到許多獎項，這所中學的籃球隊是很出色的，她說我可以到那裏繼續發展籃球運動。我說好吧，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打籃球，但是我也想去地利亞，因為那是國際學校，我覺得我應該去那裏多學點英文。」

Anna 入讀的中文學校當時只有一位非華裔學生，那是一位即將畢業的學生，Anna 是第二個非華裔學生。在新學期展開這新的一頁時，Anna 感到很緊張。

「第一天我是多麼害怕。老師打電話告訴我我被編入 B 班，跟著又說是 D 班。我去到 D 班，那是全級最差的一班。我入到課室後覺得很害怕，因為學生們很頑皮，大聲說話，很嘈吵。不過，仍然有很多人走過來，問我：『我以為你是巴基斯坦人，啊，你不是！怎樣從外表分辨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他們在我身上學到新的東西，我很高興，他們說我很好，有不懂的事情就過來問我。」

在新學校，Anna 逐漸融入華裔學生群體並交了新朋友，不過第一年她仍然是一個很文靜的學生。她不是常常喜歡課室的環境，尤其是有一次一個同學以一個無禮、歧視的詞語稱呼她。

「我進課室的時候，他叫我『阿差』。我覺得很突然，不知道他為甚麼這樣說。我很生氣，拿起我的水壺想砸他，結果我沒有這樣做，因為被朋友制止了。老師進來，同學告訴她那個同學對 Anna 說了很壞的說話。也許他無心冒犯我，但是我聽後覺得很不高興，爸媽和其他人時常告訴我這是一個很壞的詞語。所以我在想：他為甚麼這樣對我說話？他是歧視我嗎？我很生氣。」

老師向 Anna 及那個學生弄清楚了事情，而且向課室裏全體學生訓話。說了不當詞語的學生被罰到訓導室去留堂。

「我覺得開心，因為老師沒有歧視我，她是憑對錯來作判斷的。對的那個她表示支持，錯的那個她命令他到訓導室去受罰。這樣做我覺得很好，那個學生受到應有的懲罰。」

這類事件沒有再發生，Anna 也沒有讓這件事對自己產生太多負面影響。翌年，她很高興可以轉到另一班，而且由文靜變成健談，和同學相處得更好。

「……他們全部都很好，我轉到 B 班之後也改變了很多。直到現在我大部分的同學都很喜歡我，因為我不愛爭鬥，我以誠意與人相處，把他們當作我的朋友。所以他們都很喜歡我。有時候我很逗笑，講些笑話和扮鬼臉，他們都喜歡和我在一起。我可以很流利的和他們溝通，所以他們就這樣坦率地和我說話。我慶幸沒有去國際學校，在這所學校我學到中文、英文，認識到所有這些好朋友，他們人那麼好，我又那麼開心。」

雖然 Anna 曾經很迷茫，本能地想選擇英語授課的學校，跟和她背景相似的少數族裔學生一起上課，但是幾年過去，她已經可以和許多華裔同學相處得很好。回想起來，她覺得那體驗是值得的。

「我入讀這所學校的時候很沉默，因為我害怕他們不喜歡我，但是許多、許多華裔同學走過來，說：『你是從甚麼國家來的？』他們是那麼友善，於是我慢慢地就融入了。在小學也一樣，他們走過來，大家就有交流了。他們覺得我和他們沒有分別，（笑聲）除了我的容貌和膚色……」



## 「我已經放棄了學業。」

男性，21歲，尼泊爾裔  
2016年在尼泊爾中學畢業

# TENCHHO

Tenchho 在香港出生，不過他在這裏只完成了一半課程。回想在中學時，他自覺是一個麻煩分子——經常打架、多次缺課、遲到、吸煙；在學業上，他卻全沒幹勁。

「我不知道我是頑皮還是讀書不成。小一時，據父母說我是在 1C 班。我不是很棒，但是有一位老師很照顧我，令我有進步，第二年我轉到 2B 班，那是個很自由的班，老師採取放任態度。自此我的成績變差了，於是被調到 3D 班，之後一直在 C 班。從此，我不知道……我就是不行，例如我溫習時，我只是把文字讀一遍，但其實不明白內容。就算我向別人請教，他們用各種方法教導我，我還是無法理解課本內容。所以到中一時我已抱放棄態度。」

Tenchho 在小學最後兩年被同學欺凌，但卻孤立無援。那經歷對他有嚴重影響，小學時他是一個怕事和沉默的學生，中學時，他形容自己是「嘴巴不饒人，四處欺負人」的學生。

「我很靜，不說話、樣子像個……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形容，我是戴眼鏡的，也許外表像呆子的人特別容易成為目標。我記得我是在校車上被欺負的，有人無緣無故打我、取笑我，我記得好像告訴過我的姑母和祖母，我不知道她們做了甚麼，我猜她們甚麼都沒有做，所以那些人繼續欺負我。」

Tenchho 不斷受到欺凌之後便決定自己解決問題，他要父母讓他學跆拳道，那不難，因為一個 Tenchho 認識的同鄉長輩是跆拳道教練。上了幾課之後，他向欺負他的人作出反擊，他的個性亦出現了變化——他開始喜歡打架。

「那是我第一次在學校起腳踢人，我踢了他，他找來更多朋友，我這邊也有幾個人，我們便打起來。後來我想：『啊，我現在很強壯了！』（笑聲）我在想，我可以打低所有人，當然那只是年少時的無知想法而已。」

Tenchho 的品行變差了，他開始經常與比他年長、住在附近的群黨來往，受到他們的影響，追隨這班群黨的行徑，希望被接納為群黨的一份子。這時他對學業更加沒勁。

「我和朋友在一起做很多事情，他們去打架我也一起去打架，他們沒有上學，只有吸煙，一大班人在公園流連。以前在佐敦道有個籃球場有很多尼泊爾人，我也和他們在一起，那時我開始覺得自己是群黨的一員。」

那時，除了跟隨比他年長的鄰居朋友，在 Tenchho 身邊實在沒有正面的人物可以給他生活的指引。父母都忙於工作，對兒子的情况毫不知情，直至老師通知，他們才發現是時候尋求解決辦法了。

「……我記得班主任和爸媽見面，然後他們計劃如何改善我的學業。學校裏有儲物箱，我把課本全放在裏面，從來都不拿回家溫習或做作業。由那天起，他們要我把課本全都拿回家，上課時再帶回學校，不准放在儲物箱。他們嘗試這樣做。爸媽為我找補習班，但是我下課後大部份時間都要留堂受罰……根本沒有時間上補習班。」

計劃行不通，Tenchho 最後因為吸煙被趕出校。他轉到另一所學校唸中二，但是他的操行和學業成績絲毫不變。不得不使出最後一招了，就像其他尼泊爾父母那樣，Tenchho 的爸媽決定把他送回尼泊爾，讓他遠離不良影響。

「……我知道爸媽把我送到尼泊爾去，是因為我在這裏生事，但是我仍然為此事覺得生氣。我不知道為什麼，反正我就是很生氣。我聽說，人年輕時什麼都不懂，就只懂發脾氣。我不一樣，我明白許多事情——我們住在香港，這不是我們的國家，

所以我們必須工作，爸媽必須工作，不可以整天看管我，因為我們需要食物，我們需要付房租，這樣那樣。不過，我以前就只管生氣，無論是我明白的還是不明白的，總言之我為此事覺得生氣……」

對於去尼泊爾的事，Tenchho 心情矛盾，一方面他已習慣了香港的生活，要離開他感到難過，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有個重頭再來的機會。

回到尼泊爾後第一年，Tenchho 平平淡淡地度過了。第二年，他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學業，尤其是當看到香港的朋友都進大學了，相比之下，自己的教育水平實在相差太遠，他希望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

「我很抱歉說尼泊爾的教育沒有香港的好，我嘗試說服爸媽讓我回來，但是不知什麼原因他們就是不肯帶我回來。我記得對爸爸說：『爸爸，我真的很想回去。你可以幫我找學校嗎？』我不肯定他有沒有去找學校（笑聲），後來他告訴我：『我去過那些學校了，他們說不想接受你，因為你做過這樣那樣的事。』可是我並不想回到之前那些學校，我見到我在香港和尼泊爾兩邊都是死胡同……終於我放棄了對求學的希望。」

對於 Tenchho 來說那是個不斷向下轉的螺旋梯，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對他不斷產生負面影響，使他作出消極的決定。當他想重新做人時，事情往往沒有如他所願。中學畢業之後他回到香港，仍然沉淪下去，因為他開始嘗試吸毒。

現在，他已經拋開過去一切，雖然沒有打算繼續讀書，但是他有新的目標：作為一位有進取心的泰拳手和教練，他希望可以憑著武術得到名氣和財富。

# JAMIE

女性，21歲，菲律賓裔  
2015-2019年大學主修心理學



中學時期的中國舞蹈組團體照。

## 「最初我不覺得自己屬於那兒……」

當 Jamie 入大學時，她很清楚一件事：大學生活將會跟她在小學和中學時的體驗有很大差別。Jamie 以前在英語授課的學校讀書，學生大多是非華裔學生，來自不同族群，英語是主要的溝通媒介。現在升上了大學，她是班裏唯一的非華裔學生。

「最初我不覺得自己屬於那兒，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覺得：『okay，我現在真的是少數族裔了！』……那是最初幾個星期的事。有時老師以廣東話講課，加一些評語之類的，一下子就引起哄堂大笑，只有我一個人一頭霧水。那時我真是太易害羞了，不敢問同學：『可以給我翻譯一下嗎？』我真的不明白究竟在發生甚麼事。而且每當我們須要分組的時候，我總是最後一個入組的，因為誰人與我一組，便要被迫講英語，大部份同學都不想講英語。我想也許這只是我的想法，但這些事的確令我感到不自在。」

中學畢業的 Jamie 只有 GCSE (普通中學教育文憑) 的中文程度，大概相當於本地小學三年級的水平，這程度的中文水平是無法流暢地用廣東話交談的，所以 Jamie 要向新同學示好就有困難了。

「我覺得他們不願意和我說話，有時他們會說：『噢，不要英語，不要英語』。他們會問：『你會說中文嗎？』最初我說不，因為我真的沒有信心，他們就會說：『哦，okay。』就這樣算了，沒有再跟我說話。我更加退縮，不過我心裏想：好吧，遲些再試罷！」

Jamie 對自己的廣東話沒有信心，同學也對自己的英語沒有信心。幸好 Jamie 沒有放棄。

「我不可能永遠一個人獨處，不然在組裏或班裏我就變成離群者了。所以我在想：是的，開始時我一定會很笨拙，但我至少要嘗試一下。如果他們不喜歡我，就不喜歡我吧。不過我一定要試試。」

對於 Jamie 來說，這是新的體驗，而且富有挑戰性：一個少數族裔想接近同學，但又不曉得別人會有甚麼反應。不過，她一直堅持直至成功交到朋友。

「我認識的第一個朋友在迎新會時坐在我旁邊，我便和她攀談，問她由哪間學校來的。原來我們的學校是姊妹學校，我覺得我可以和她進一步交談。但是學期開始之後我不知道怎樣接近她，因為她已經有自己的朋友了。後來在班上我們要分組討論，我便向她說：『嗨，你記得我嗎？』於是我們才真正開始交談，到現在她仍然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她也把我介紹給她的朋友。」

有了一起學習和工作的群組，Jamie 的大學生活變得輕鬆多了。她覺得和他們非常合得來。不過她仍然知道非華裔學生融入大學有不少難處，而且根據她的觀察，校園裏仍然缺乏共融的氣氛。

「大學的國際事務處會舉辦一些活動，但只是為交換生而設。我認為他們應該知道校園裏的少數族裔學生越來越多，我們應該讓大學校方和其他同學留意這個情況，是的，這所學校不只有華裔學生、內地生和交流生，也有少數族裔學生，來自不同文化的，我們是存在的！重要的是，大家必須明白學校是由不同族裔和國籍的學生組成，我們必須推廣全球化意識，同學們必須明白，有些非華語學生其實是本地學生，他們不是交換生。所以我的朋友們覺得我們必須有所行動。」

大學二年級時，她和一班少數族裔朋友組織了一個學會名叫「跨文化學會」，目的是聯繫本地華裔學生、非華裔學生及其他國際學生。他們把學會的理念向國際事務處推介，並成功得到他們的認同，在每年舉行的文化展覽中分配到一個攤位。除此之外，學會也舉辦了許多活動，加強學生對少數族裔青年文化的認識，更重要是設立一個平台讓華裔學生、少數族裔學生及其他國際學生互相接觸和建立關係。

「.....我參與小組項目、和華裔學生一起上課時，我覺得在溝通方面始終存在障礙。我曾經和前任會長談起，他也有同感，覺得我們必須消除障礙。好像你每天和同事一起工作、一起相處，為甚麼大家會有障礙呢？所以我們很想把大家連在一起。我們都是本地學生，有華裔也有非華裔，我們想把大家連在一起、互相多些了解。」

Jamie 不但把時間放在學業上，還用了幾個月時間和朋友組織了這個學會，她認為這個過程是非常值得的。

「那是非常成功，我們有些活動，來參加的華裔學生會員比少數族裔還要多，他們還告訴我們那些活動是有趣的體驗，與眾不同的體驗，我們得到很豐富的收獲。大約五月，我們申請校長嘉許獎，很感恩我們得到獎項。」

Jamie 現在唸大學最後一年，已不再擔任學會的委員。她已交棒給更年青的新力軍把學會辦好。回顧她剛進大學的日子，她一點也沒有感到孤單和無助。她為自己積極主動和全力投入感到驕傲，她不但為自己建立對大學的歸屬感，還為將來進大學的少數族裔學生創造平台，使他們也可以建立歸屬感。



帆船派對

### 跨文化學會舉辦的活動



第一個文化攤位，有地方飲品和漢娜彩繪。



緬甸蠟燭製作工作坊



2018年3月：這是我感到自豪的一刻，因為我們的學會獲大學校長頒發感謝狀。



委員們在迎新夜、印度灑紅節慶典後繼續歡聚！

# 佚名

「有些老師對我們不存任何希望。」

我們第一次與X會面的時候，他正在唸大學最後一年。他回想進大學之前在學業上的艱苦旅程。

X於童年時移居香港，入讀有特定課程、專為少數族裔而設的本地學校，教育局稱為「指定學校」。最初X的父母想他唸本地中文學校，但是他們的申請都被拒絕了。

「我的爸媽相信語言非常重要，可是我們所有申請都落空了，爸媽其實去過幾間在佐敦的學校，不過全都把我們拒諸門外。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也許學校認為我是非華裔，而全校學生都是華裔，擔心我不能適應；第二，擔心我語言上追不上學習要求。而且他們怎樣給我中文支援呢？那時教育局沒有提供額外資源幫助非華裔學生的。」

「指定學校」曾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爭論，少數族裔學生過份集中在同一所學校，老師缺乏足夠多元文化觸覺訓練，中文科課程缺乏標準化規劃，指定學校無法使少數族裔學生發揮潛能等，都是為人詬病的缺點。就如許多少數族裔青少年一樣，由於語言限制和經濟能力有限，X在就學方面沒有多少選擇，所以他由小學到中學都在同一所「指定學校」讀書。X覺得那是一個非常惡劣的學習環境。

「我不覺得我們在接受良好教育……課堂上經常會有一些事故發生，同學間互相爭吵或者互相拍打對方，這樣會干擾上課的進度，老師須要分心在紀律方面而不是教學方面；有些老師不擅於課室管理，因而拖慢了整個教學進度。」

X不滿意的不單只是課室環境，還有課程編排和設計方面。

「我覺得我學中文那六年是白白浪費掉了。老師在每節中文課播放中文電影，所以我們實在沒有正式學過什麼。我們學的那丁點中文例如地方名、打招呼、方向等，都是每年重重覆覆的東西。我覺得那些中文課程根本沒有好好的規劃。而且，老師似乎都沒有受過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訓練，可能因為社會上少數族裔學生人數不多，根本沒有這種訓練，老師沒有做好教授廣東話作為第二語言的準備，他們自己學習廣東話是作為第一語言學習的，怎會明白非華裔學生的處境呢？」

X覺得學習環境和課堂教學都不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老師對學生缺乏鼓勵性的態度，對文化敏感度不足；在這種環境下，X即將要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試。



「有些老師對我們不存任何希望，在學校舉行考試測驗時，甚至會講一些打擊士氣的說話：『不要妄想自己會入到大學』、『你們的成績那麼差勁』，還時常責備我們：『你永遠都不會像華裔學生那樣出色，因為你們的文化，你們這班懶蟲……』也許那個學生只是某科成績較差，但是老師總是將成績與種族連繫起來，就像我們天生是比華裔學生低等似的。有些老師甚至在課堂上睡覺。我曾經這樣想：我們真的是那麼差勁嗎？甚至不值得享有正常學習的機會？」

X沒有多少途徑可以抒發不滿。他嘗試告訴父母他在學校裏的困境，但是起不了甚麼作用。眼見父母對他遇到的挫折視而不見，越發令X感到沮喪。

「我的爸媽有這種移民思維：你在別人的國度，你必須證明他們是錯的。意思是不要投訴，只要努力，那就等於，忍吧！我相信我的爸媽一定比我有過更多被歧視的遭遇，因為他們……他們做的是低端行業，他們甚至英語也說不到幾句，所以我想他們遇到的艱難一定比我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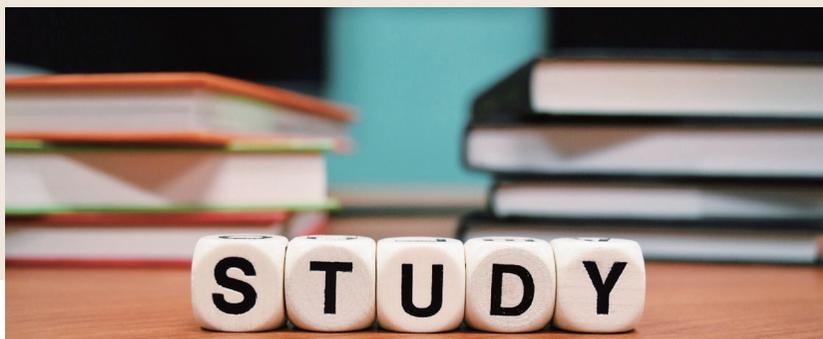
X沒有打算也沒有期望自己可以升上大學，他沒有信心也沒有興趣。不過，到了中四那年，學校來了一位新老師，令X感到被關心，也令他對於繼續學業有不同看法。神奇地，雖然這位老師只任教了一年，但是對X產生了正面的影響，X開始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學業。

「她是新來的，未有教師資格，但是她很努力，每次上課都有充足準備，為人隨和、容易相處，她沒有像其他老師那種貶損別人的態度……也許不是她推動我積極學習，不過是她令我對經濟科產生興趣，因為那是她教的科目。我覺得也許因為我和她有很好的師生關係，所以我想唸好這科……。我做了課堂報告之後，和她傾談，她曾私下稱讚我，例如：『你講得很好啊！』很細微、很細微的事情會令我有良好的感覺和受到鼓勵。」

經過數年的專注和投入，獨自在公共圖書館自修，X在公開考試取得好成績，令許多老師驚嘆，還被大學取錄呢！

自大學畢業之後，X開始了新的旅程，成為教育界一員。從他個人的經歷，他知道自己想當一個怎樣的教師。

「小孩會犯許多錯誤，那不代表我們可以把他們標籤為永遠的壞孩子，特別是當你13、14歲時，有些小孩會說謊或者犯錯。我認為如果你對他們嚴格，但卻仍然讓他們知道：『我覺得你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對你現在的表現感到失望。』他們一定會願意改變自己。如果你把他們看成是『壞蛋』，那一定會對他們有負面影響。」





「我必須取得文憑，然後  
離開那裏。」

男性，21歲，尼泊爾裔  
2018年數碼音樂及媒體高級文憑畢業

Zack 鬆了一口氣，他終於完成高級文憑課程。起初他對學習充滿憧憬，可是結果卻不如他的期望。雖然第一年是挺順暢和開心的，但到了第二年，卻是困難重重。

「說實話，主要是語言的問題，我的意思是，申請入學時我們聽說這個課程是用英語授課的，我們便決定報讀，可是大部分時間老師都用中文授課……我想說，我認為老師們不太擅長解釋課程的內容……他們說五分鐘中文之後只用一句英語總結：『我是在說這些這些。』完。後來我們便常常走堂。」

Zack 雖然在香港出生，但是中文科是採用專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 GCSE (普通中學教育文憑) 課程。作為非華語人士，Zack 覺得因為語言的屏障，他經常無法平等地享受學校為學生提供的機會。

「……我在中學的時候，文化是如此不同，所有東西都是非華語，學校的文化也是不同，那個時候大家都抓緊機會突出自己。但是在這間學院，因為你不懂中文，你無法和老師有良好的聯繫，你休想得到甚麼機會。現實是，老師不會告訴我們：『我這裏有個活動，那裏有個活動……』如果與老師關係好的話，老師會私下給你傳短訊。有時他們會在群組裏發訊息，例如臉書，但是所有訊息都是用中文書寫的。我們就只好：嘿，好吧，那就用谷歌翻譯吧。」

最初 Zack 感到非常沮喪，因為學業上沒有進步，不知道該怎麼辦。其他班裏有些非華裔學生甚至退學了。Zack 認為原因是語言、學業壓力、還有是不適應這間學院那種跟中學完全不同的氣氛——中學那種全英語、周圍是非華裔學生的氣氛。

Zack 覺得在這間學院讀書遇上不少困難，不過他和好朋友們都下定決心要取得文憑。

「我不想浪費金錢。我必須取得文憑然後離開那裏，因為我付了錢，不想浪費了，那是我爸媽的血汗錢。噢，而且我想繼續掙扎，我覺得逆境中求存是人生中一堂重要的課……就像：好吧，即使最後是不及格也不能中途退出！」

Zack 奮起面對完成學業的挑戰，開始透過 YouTube 自學，做研究和自修去追上課程進度。

「我學到許多東西。我學到宣傳和市場學等等，我學到如何令音樂更好聽和如何自己做錄

音……那是非常棒的感覺。我發覺，課堂上有甚麼不明白的東西，當我從 YouTube 找到答案，嘩，好像學習不再是一件難事。有時我會花上一小時觀看錄像，但我覺得很高興……第一，那是英語的，第二，如果我不明白，可以再翻看。」

Zack 在學院也有很振奮的經歷，他參加音樂創作比賽贏了五千港元獎學金，受到比賽評判——一位從日本來的著名鋼琴家——的讚賞。

「我基本上覺得很震驚，因為我從未想過我會得到第一，真的從未想過。我最初把它當作是一次學習機會。他告訴我他喜歡我的音樂，因為我把一些交通燈聲音放進去，又掃描了惠康超級市場的聲音，混入到我的音樂裏。他說這就是他喜歡的東西，我加入了創意而不只是單純地寫音樂。我很開心，有時會想：我是不是很幸運呢？假如我沒有想到那些意念，那只會是一首很平凡的歌曲。」

即使困難重重，Zack 和朋友們全都成功取得了文憑。回望前事，Zack 不覺得苦，他把艱難的階段視作生命中重要的一課。

「我知道我不會後悔，因為如果我沒有主動去面對這些困難，我想我會停滯不前，然後想：噢，下一步應該怎麼辦呢？我便不會懂得相信自己。現在我明白了，你應該自己做想做的事，不應只是依賴別人，而這就是我在學院兩年裏所學到的，之後我很愛這個自己。」



「……我是否真的須要一個人走這條路？」

男性，18歲，巴基斯坦裔  
2018-2022年大學主修心理學

公開考試即將來臨了，正在準備考試的 Adnan 感到很大壓力。一方面他想符合父母的期望，在學業上有出色的表現，可以升讀大學；另一方面他想和他那些無憂無慮、不怎麼關心中學文憑試的朋友一起度過快樂的時光。

Adnan 是家中老么，四位姊姊中有兩位已經完成大學的教育學位，另外兩位正在唸法律和生物醫學。他的大姊正在修讀教育碩士學位。作為家中最小的成員，他覺得必須有良好的表現。

「今年文憑試放榜了，我的四姊被大學取錄。現在家裏所有的壓力都放在我身上，因為我是最後一個……我的家人，例如我媽媽會說：『這個孩子進了大學，那個孩子又進了大學。』我以前是不理會這些閒言的，但現在我覺得那表示一個形象。人們看著我會想：『噢，他是在大學讀書的。』他們會想：『他真是個好孩子。』爸爸也對我說：『你看看他們，如果你不讀書，你會像他們一樣，只能由建築工人做起。』」

Adnan 的四姊剛在中學文憑試過了關，可以給予他很正面和很實際的意見。

「我的姊姊總是說：『不是那麼難的，你一定會拿到 4 級或 5 級，不用擔心。通識科你一定會及格。』不過我的數學科和生物科成績不大好，於是

她告訴我，只須要針對這兩科著緊些便行。所以我說：『好的，我可以在生物科和數學科加油，如果有時間我也會溫習其他科目。』至少有人令我相信我我可以及格，也信任我，和鼓勵我努力嘗試。」

姊姊著 Adnan 到圖書館專心溫習，也推薦一家補習社給他，他在那兒認識的補習老師也給他非常大的啟發。可是要追上學習進度並不容易，獨個兒溫書更絕非易事，因為他的玩伴沒有打算中學畢業後繼續升學，所以對公開試採取放任的態度。

「最初我的確受到朋友的影響，心想文憑試也不是甚麼重要東西。後來我做了一些資料搜集，參加了一些大學的開放日，覺得被大學吸引。我其實想繼續升學，繼續讀書。有些朋友打算中學畢業後便開始工作，有了工作經驗將來就可以賺很多錢。不過我不是這樣想的，我的表兄弟和其他人完成中六之後就開始工作，通常從事物流、貨車司機、搬運等職業，有些人在餐廳和酒吧工作。這些工作兼職是沒問題的，但長期的話就不太好了。」

很多時，朋友的經驗會影響我們為自己所作的決定。Adnan 從表兄的例子吸取教訓。

「他轉到那間學校因為學校離家比較近。他入讀中四，開始留意高年班學生的成績和他們的行徑，有些人根本沒有出席考試，學校裏沒有人可以升上

大學，連副學士也沒有。表兄說自己是想讀書的，但是在那個環境裏他做不到，因為學校裏所有人都不想讀書。如果他表現得好學，會被同學取笑，甚至被朋友排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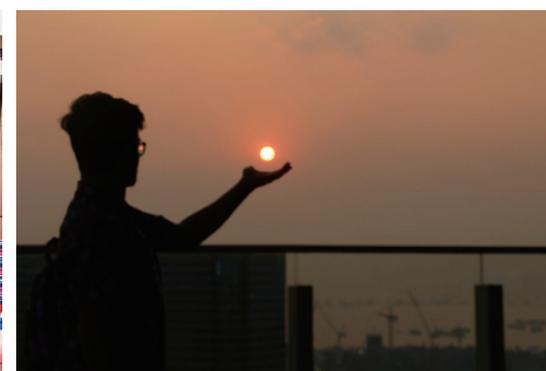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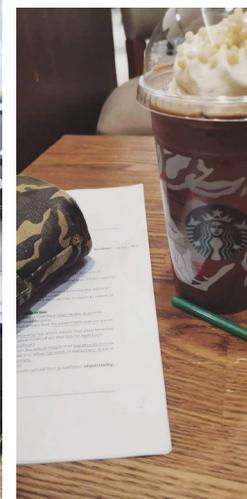
雖然 Adnan 已下定決心，但溫習期間仍然要平衡壓力和社交生活。有一個時間，他甚至想放棄溫習，開心地享受假期。不過，當他接到學校的模擬試成績單，結果是強差人意，他便再次拿起決心專心溫習。雖然朋友們不如他那樣有上進心，但是他們對 Adnan 表示衷心支持，Adnan 亦不想有負眾望，考試將至，他更加緊努力。

「回想當時的情況，他們實在給予我最大的支持，有幾個對我更照顧有加，他們特地跑到圖書館來，叫我出來抖抖氣，讓我可以舒展筋骨和腦袋。我放下了心頭大石，因為他們仍然在我身邊，他們會逗我大笑，總之我的心情變好了，我可以愉快地專心溫書。」

Adnan 度過了漫長而艱苦的中學文憑試，結果他得到全科及格，有些老師甚至覺得不可置信。他獲得公開大學取錄入讀心理學系，父母和朋友都為他的成績感到驕傲！



準備應試期間與朋友閒聚舒展身心



在天台抖抖氣



Simran 覺得自己在學業上的表現沒有族群中的同輩那麼好，不過她已下定決心爭取進步。

童年時，Simran 有一段時間在印度居住，雖然她在香港出生，幼時卻被送回印度由祖父母撫養，七歲時返回香港入讀英語授課的學校。她記得初時在學校的表現並不理想。

「……大部分人（我族群裏的年輕人）都在這兒出生，就讀本地中文小學和中學，所以他們的中文很強……他們讀得很好，而我就落後了，成績很差……」

Simran 知道自己的缺點，她正盡力去克服，不過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健康問題令她很難集中精神。更糟的是作為家中的長女，她需要承擔大部分家務。

「每天早上 6 時，我是最早起床的一個。我會為爸爸煮早餐，如果他沏茶，我們就一起沏。然後我會去沐浴，浴後照顧弟妹起床，先完成一些家務，再替他們準備午餐盒。我想大概到中四時，時間安排愈益困難，因為下課後還有補習課；學校是 3 點半下課的，由 3 點半到 5 點半我們要上補習課，5 點半後我們才開始回家，準備做晚飯和做家務。我們也有學校的功課，功課不能在補習班上做，所以回家後我們既要做家務，也要做功課。」

雖然 Simran 的學業成績不是特別出色，但是她一直都想繼續升學。其中一個她喜歡的科目是犯罪學，一個在法律界工作的朋友曾經修讀犯罪學，使她對這科目產生興趣。因此當她準備應付中學文憑試的時候，她知道她優先要做的是甚麼。

「我須要早上 7 點回到學校直到黃昏 5、6 點，下課後上補習班，7 點之後我去圖書館溫習直到 8 點左右回家，吃飯，再溫習到凌晨 12 點……雖然我每天都被罵：『你不做家務，你花太多時間在讀書方面了。』我全都不管，因為在我的腦海裏只有大約一個月就到考試了。我只有一個月時間啊。」

Simran 專心一致準備應付中學文憑試，但是她的父母對於她忽略家務責任極表不滿。Simran 的父母是 30 年前從印度移民來香港的，爸爸是建築工人，媽媽是餐廳的廚師。他們倆全職工作，因為工時長，須要依賴 Simran 照顧 16 歲的妹妹和十歲的弟弟。

「他們完全不支持我，爸爸的態度是：『你不必讀書，如果你不及格，你可以做家務，留在家裏就好了，那是沒關係的，你不須要太專注讀書。』雖然爸爸的說話對我造成壓力，但是我仍然相信我應該為自己創造未來。」

「我應該為自己  
創造未來。」

# SIMRAN

女性，18 歲，印度裔  
2018-2022 年大學主修心理學

中學文憑試放榜，Simran 考到 13 分。雖然她化學科和數學科不及格，但成績比預期好。結果她無法繼續學業，原因不在成績，而是父母負擔不起學費。

「我得到城市大學取錄，但是爸媽說他們付不起學費……我也申請了職業訓練局，不過也是很昂貴的課程。我去過理工大學面試，甚至收到取錄通知信，可是我不能去讀，因為爸媽說學費太貴了。我聽老師和朋友說我們可以申請學生貸款，畢業後找到工作才須要還款，可是爸媽不答應，他們覺得那是貸款，我們沒有能力還債。」

Simran 與父母反覆商議因而錯過了大學聯合招生的收生程序。她肯定父母不會贊同她所追求的前途，於是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離開了父母的家。對她來說，教育是讓生命少一點困難的先決條件。

「我想做一份讓我開心的工作，為了這個，我需要一個學位或證書去找一份我想做的工作……在麥當勞工作不會得到我追求的生活，麥當勞要的是速度和效率，整天忙這忙那，根本沒有喘息的時間。我想要一份我覺得舒適的工作，對，只是辦公室的工作，因為我認為那是你會覺得舒適的工作。」

Simran 離家之後，申請入讀心理學系並獲得有條件取錄，但須要重考她在中學文憑試不及格的兩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她在一所律師樓當全職文員並在取錄她的學院唸一些入門課程。她希望可以重新朝著成為刑事調查員的目標全力進發。



「我負責這個職務，  
我就要做到最好！」



# GURPREET

男性，21歲，印度裔  
2016-2021 大學主修語言及聽覺科學

雖然 Gurpreet 在各方面都有出眾的表現，但他從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明星學生。作為香港大學二年級學生，Gurpreet 操流利英語和廣東話，經常出現在雜誌的報道上，尤其是大學出版的刊物。他曾經是大學學生會體育委員會主席、大學宿舍委員會體育隊長。Gurpreet 深知，如果沒有父母的栽培和支持，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雖然 Gurpreet 的爸爸在香港出生和長大，但是他和 Gurpreet 有截然不同的求學歷程。爸爸生活在一個大家庭，父母有四個子女，一家人與父母的兄弟們和他們的家人住在一起，爸爸得到的機會和選擇不多。

「爸爸告訴我，那時候的青年人完成中五後便要找工作養家，因為印度家庭在香港的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至少我們認識的都是這樣，所以他們必須盡快找工作。爸爸說過：『沒有任何人教導我或指引我該怎樣做，但是為著你，我們知道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在能力範圍內會盡量供給你最好的。』」

Gurpreet 的爸爸現在是一位公務員，年少時因為宗教理由他在頭上紮了髻，因此在學校裏被同學欺凌。他懂得說廣東話，但是從未學過讀和寫中文，因為在殖民時代這不是必需的。由於過去這些經歷，爸爸希望確保 Gurpreet 可以走不一樣的路。

「我小時候，媽媽打算把我送到國際學校，讓我覺得輕鬆一點。但是爸爸說：『不，如果我們留在香港，他必須去本地學校。他必須去本地學校和本地人一起學廣東話才能得到成功。』」

Gurpreet 的父母不完全了解香港的教育制度，也不知道該送孩子到哪所學校就讀。Gurpreet 的媽媽結婚之後才移居香港，不懂中文，所以無法和本地孩子的媽媽溝通。於是，在爸爸的同事推薦下，他們為 Gurpreet 選擇了一所本地中文學校。

「有一次，我們要做美術習作，老師吩咐我們帶益力多空瓶和薯片空罐回學校，但是我以為我們要在家里做美術習作然後帶回學校，所以我在家里匆匆的做成一件作品，回到學校



2017年12月：  
爸爸升職了，全家都非常高興……傳媒也有報道，因為他是少數族裔而且在部門服務了20年之久。我為爸爸感到自豪……

才知道我們只須要帶材料回來。因為我的父母看不懂學校的中文通告和回條，我經常在旅行日穿錯衣服，又忘記帶這忘記帶那，不過那不是大問題，只是有點兒滑稽。」

Gurpreet 的中文說話能力越來越好，他也慢慢地適應了本地學校，類似情況便不再發生。在中學時期，他的父母很注重優質教育，願意為他提供所有他們負擔得起的教育機會。當 Gurpreet 的同學們轉到英國唸高中，他成功游說父母讓他也到外國去。在英國完成預科之後，他被香港的大學取錄，於是他又回到香港。

現在他是大學生了，他珍惜所有學習和成長的機會。作為宿舍委員會的體育隊長，下學年他參加了四種運動——曲棍球、棍網球、足球和田徑，將要每天大清早和晚上參與練習。不過無論 Gurpreet 的日程表有多忙多緊張，他都會繼續抓緊每個機會，盡全力做好自己的角色。

「爸爸常常說只須要嘗試和做到最好，如果要做就去做，不做就不做。不過，他對自己要求很高，所以我一直以他為我的榜樣。有時，你是受別人的行為影響，而不是別人的說話。」

## Gurpreet 的大學生活



2018年9月：  
我在第五屆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研究國際研討會上擔任司儀。我負責以普通話介紹……我希望能有出色的表現！我希望大家會說：「好啊，他在說普通話，說得真好，他是印度人哩。」



2018年8月：  
由學生會舉辦的三日兩夜迎新營結束了。

過去，除了少數富有的商人外，大部分來港的南亞裔移民都只能從事低技術和勞動密集的工作。原因是語言屏障、缺乏適當資歷或者在原居地獲取的資歷不被認可，還有社會上各種不平等的因素。今天，情況正發生變化。參與本研究、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青年，由學校到投身社會的過程中，仍然會遇到不少障礙，不過，與上幾代人比較，在追求個人發展空間，以及在鋪排職業路徑方面，他們有著各種不同的抱負，而且更能隨機應變。他們會主動去克服社會上的歧視和遇到的挫折，並積極提升個人的資歷和技能，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處境。目前各行各業裏都有少數族裔人士的參與，他們對香港的發展正發揮積極的影響。





「那要看你如何分輕重和你願意作出多少犧牲。」

# SUSKIHANNA

女性，22 歲，尼泊爾裔

2018 年大學畢業

主修英國文學、副修新聞學

教師、「流浪之聲」社區總監和錄像監製

年青人對於要選擇一份收入穩定的職業還是一份夢想的職業，猶如站在十字街頭，常處於兩難的困境。Suski 最近就面對類似的情況。她剛開始在一間少數族裔學生佔絕大多數的中學當全職教師，但這卻不是她心目中的理想職業。

自從升上中學，Suski 就決心要成為探討社會問題及宣揚平等的作家和電影人。這是她一直追求的理想，結果，即使違反她父母的意願，她在大學還是選讀英國文學和新聞學。

「爸爸很想我唸工程或者商科，所以有一段長時間我們的歧見很大……到了選科的時候，爸媽對香港的教育其實是一無所知，我利用這弱點選了我熱愛的學系，因為我無法想像自己唸工程或者商科……我一直投入寫作，在新聞學方面我以不同社會議題拍了很多影片，他們都沒有表示支持，因為他們覺得『那就是最後會害你餓死的工作。』」

就如大多數父母一樣，Suski 的父母要她找一份前途好、收入穩定的職業。不過，雖然他們對 Suski 選讀新聞和文學不表贊同，但最終被她說服，因為她答應畢業後會選擇以教師為職業。Suski 真的履行承諾，大學畢業後立即獲得獎學金完成教師文憑課程。Suski 知道自己畢業後有責任供養父母和祖父母，所以早有心理準備選擇一份穩定且收入有保障的職業。雖然這並非她本來的計劃，但是能夠啟發學生、令他們有不一樣的生機，她覺得非常有意義。

不過，Suski 沒有放棄過自己熱愛的事物。她在大學時利用所有機會鍛煉技能，繼續寫劇本和小說甚至製作自己的短篇紀錄片。她也參加錄像比賽，還拿過幾次獎。當上教師後，她想到可以將自己熱愛的寫作和錄像製作與教學融合，於是在學校成立了錄像製作學會。

「雖然那是一個電台，但是我們令它更像一個錄像製作學會。我記得開始的時候，很多學生把它叫做 YouTube 學會……我明白孩子們腦袋裏有很多主意，只是沒有工具和技術去發揮。孩子們對不同議題有許多意見，有許多事情想做，他們想製作電影、想製作紀錄片、想介紹自己的學校等等，因此，我們第一次的嘗試是報道學校運動會，之後學習做採訪、介紹自己、剪接錄像等。他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敢說他們大都很熱愛學會所做的事情。」

這個學會很快就非常受歡迎，尤其是學生們對 YouTube 和其他類似的數碼平台充滿興趣。有了技術和工具，他們便能夠自己做創作和充份發揮創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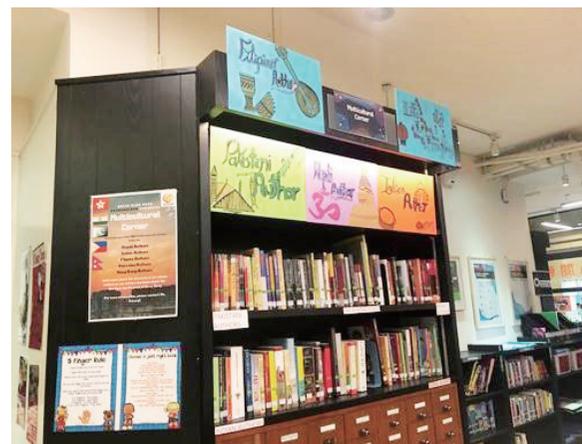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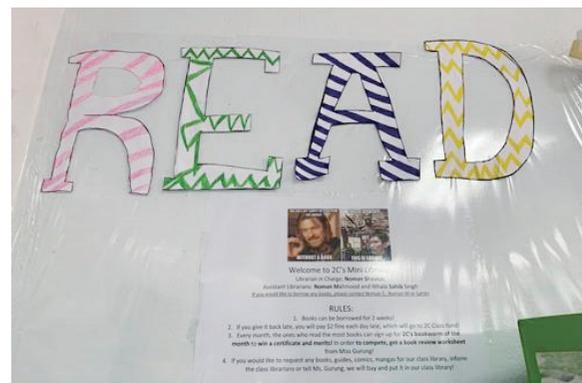
「..... 每間學校都有一些 YouTubers，那些很想在這方面發展，想成為電影人的學生，所以我很希望讓這些感興趣的孩子有機會嘗試做錄像。我覺得他們都很開心，因為只要有筆、紙和身體並不能產生創意，尤其是在這個數碼年代，許多孩子都想利用數碼媒體發表意見。」

與此同時，Suski 正在為一間名叫「流浪之聲」的社會企業做義工。那是她的兩位朋友創辦的，目的是透過文化活動聯繫弱勢社群（包括少數族裔、家庭傭工、難民），以促進社會共融。對於 Suski 來說，這是一個讓人可以交流意見、分享故事和互相啟迪的地方。這樣，她就可以繼續追求她熱愛的夢想。

Suski 承認要同時處理這許多事情並不容易。

「似乎每件事我都處理得不錯又做到很多事，但是做了那麼多，事實上我可以說是大大犧牲了社交生活。我只有很少時間與朋友一起，大多數時候我都沒有時間和朋友約會。我可以說，那要看你如何分輕重和你願意作出多少犧牲.....」

Suski 把她熱愛做的事情和事業都放在第一位。誰說你只可以選擇一個事業？就算這意味著承擔額外的工作和付出更多精力，Suski 都樂意投入時間到她認為有意義的事情上。



我在圖書館開設了一個多元文化角，讓學生張貼他們喜愛的文學作品，以提升他們的母語能力。

## Suski 老師的教室



學生的美術作品



入選「Resolve」獎學金計劃的成員



## 「我的目標始終如一——做音樂。」

男性，21歲，尼泊爾裔  
2018年數碼音樂及媒體高級文憑畢業  
現職保安員，兼職保鏢

# ZACK



Zack 自從由哥哥的 iPod 第一次聽到搖滾音樂，他便夢想成為音樂家。由中學開始他便決心走這條路，與兒時朋友及同學組成樂隊。結果，曾經和他同樣熱愛音樂的朋友都一一離開了，選擇了現實的職業，但是 Zack 仍然堅持追尋音樂之路，並到大專學院修讀音樂。

高級文憑畢業後，他想繼續音樂之路，不過他以一個比較迂迴的方法來實現理想。首先，他在一間繁忙的商場當全職保安員。雖然這似乎與他的理想扯不上任何關係，其實他正在為自己的音樂事業鋪路。

「目前我覺得如果我全職做音樂，我每月大約有一萬元收入，這會拖慢我的步伐，因為對我來說，如果我多儲點錢，我就可以多點作曲，多點投資在音樂製作團隊上。」

Zack 對商業性質的主流音樂市場毫不熱中，以表演者來說，他知道他不會在創作上享有自主權。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因為語言的關係，在本地主流音樂圈他會很吃虧的。

「曾經有唱片公司找我，說我可以彈結他唱歌。他們問我是不是華人，我說不是，我是尼泊爾人。他們很震驚，沒有再找我。我問他們這是甚麼原因，他們說：『因為我們以為你是華人，那你也可以唱中文歌，我們做生意就是如此。』這就是

主要的歧視所在，但那也是無可厚非的，我明白我不能唱中文歌會影響唱片公司的生意。」

雖然如此，為了在音樂領域裏注入更多不同元素，Zack 仍然繼續努力創作自己的音樂。因此他選擇收入較高的職業以便將金錢用在製作自己的原創作品。他同時也在建立人際網絡，當中有華裔和非華裔，這些人不但在音樂上，而且在錄影、攝影和商業等範疇都可以幫助他。Zack 在音樂方面的發展不俗，最近他剛推出了第一個音樂錄像。

Zack 當保安員已經數月，覺得這份工作絕不輕鬆，因為他必須清楚知道超過 3,000 間商店和寫字樓的位置，並回答操各種語言的顧客的查詢。他常常覺得 12 小時站在同一個位置、向顧客指示方向是一件沉悶的事情。不過，以 Zack 的創意，他總會找到自娛的方法。

「我嘗試令工作變得有趣。我開始用腦袋創作音樂和寫歌詞，站崗時，我想到一句歌詞，便嘗試憑記憶記低，然後做下一句……如果無法完全記下，便拿出我們保安員用的記事本，寫下一些東西、關鍵詞。假如我是由零開始的話，那就像畫一個心智圖。我會這樣開始：甚麼類型的歌曲、想表達甚麼意思、運用甚麼樂器等。所以 12 小時的保安工作我沒當作是一回事。這就是我目前創作音樂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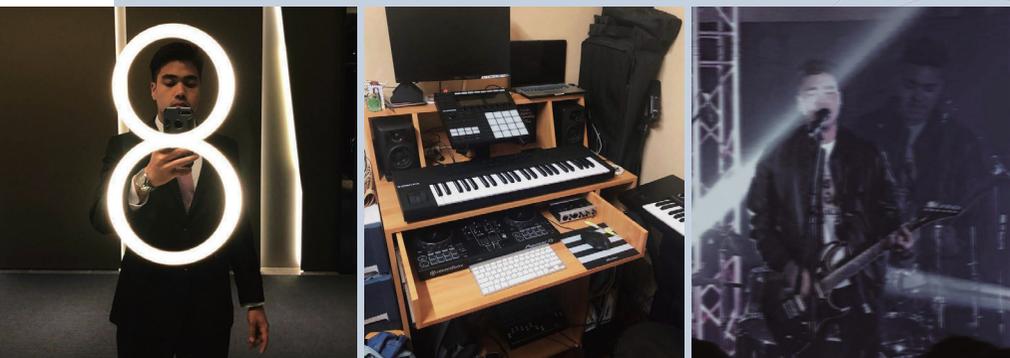
雖然 Zack 在公司裏是最年青的，但他的長處是懂得幾種語言，包括英語、基本的廣東話和尼泊爾話，所以他是那些中年的尼泊爾裔和華裔同事之間的橋樑，因為尼泊爾裔同事不懂以中文溝通，而華裔同事則不會說英語。Zack 在公司裏很重要，可以擔任他們的翻譯，可以減少產生誤解或磨擦。

「我做了一個月，他們就把我晉升為主管，我的薪水加了一點，所以我便做到現在。不過，問題是我不可以隨便請假，因為我是負責統籌和打點一切的。我放假的時候也有電話找我，實在是非常忙碌。」

對於這些壓力，Zack 沒有太多抱怨，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目標。他目前只有 21 歲，已經為未來十年構思好。他打算在香港和家人買一個房子，以便有較大空間裝置一個比目前更好的家居音樂室。他亦打算為將來創業而儲備所需資金，以便將來要投放更多時間在音樂上的時候，仍然有

收入保證。為了達成目標，Zack 很努力，一週工作六天，有時更超時工作，而且在假期裏兼職當保鏢，並利用僅有的餘暇創作音樂。

「我的目標始終如一——做音樂、創作音樂、擴大我的粉絲來源。或者做一個世界巡迴表演 ..... 對於音樂我不是為名，我只想我的音樂能流傳開去。如果有人告訴我：『你做音樂是不會出名的。』我仍然會繼續做 ..... 為什麼將零用錢花在喝酒和其他，而不花在音樂上令自己快樂？每個人都有他們想花錢得到的東西，我想花在音樂上。」



Zack 白天擔任保安員，有穩定收入便可在家里裝置音樂室，於閒暇時創作音樂和參與演出。

## Zack 的音樂旅程



**2017 年 10 月：**

正是 10 月 4 日，當我下班回家時我生命中最愛決定給我一個驚喜。我覺得有了她是一種福氣因為她很關心我。也許她就是令我從不放棄夢想的動力，而我正在努力使夢想成真 .....



**2018 年 3 月：**

這是我和新組成的樂隊今年投入的新項目。我和 Sky 決定今年灌錄一張唱片，所以，我們正為這個目標努力練習。



**2018 年 4 月：**

這張照片沒有修飾或處理過，是原照。我們沒有一張像樣的樂隊合照，本來約好一起拍些照片，可惜中途下雨，也許我們須要另找時間拍樂隊照了。



# PATRIC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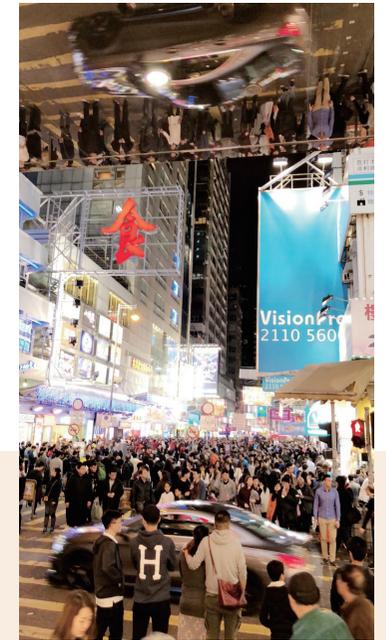
女性，22歲，菲律賓裔  
2017年大學畢業，主修專業英語  
現職數碼及銷售助理

## 「我有信心，縱使我不知道我下一步會做甚麼。」

當 Patricia 快將從理工大學畢業時，就像許多年青人一樣，她對就業前景一樣感到擔憂。她是英文系畢業的，對於應該走哪條路和能否找到工作，她一直缺乏信心。

「在大學裏，我的初步想法是，選擇教書或與傳媒有關的工作。但是我有些朋友當實習生和參加管理培訓時，似乎已經決定了自己的職業。而我，卻不太肯定自己可以做甚麼，對於外面的職業選擇也感到陌生和不安。因為香港的職業市場競爭太激烈了，在這裏工作需要懂得多種語言，而我就沒有……」

Patricia 的不安亦源於一些不確定因素，例如她在語言方面的確比較吃虧。她認為在她想從事的行業裏，擁有較高語言能力是重要的。因為她中學時在英語授課的學校就讀，中文科遠不及主流學校的水平，所以她自覺自己的中文水平實在太低。於是大學畢業後，她選擇在那家曾經聘用她做實習生的雜誌社做全職工作，她覺得在那裏較有安全感。



Patricia 工作的雜誌社出版社區雜誌，內容是社區的活動和新聞，僱用了十位職員。她的同事來自世界各地，全是非華裔人士，所以大家相處融洽。這一點給了她很大安全感。不過，正如許多父母希望子女不斷追求進步，Patricia 的父母，尤其是負責賺錢養家的媽媽，一直希望 Patricia 可以有更多進展。

「爸媽問我：『為何你不嘗試出來找別的工作？為何你要留在同一間公司？』因為那是一家小型雜誌社，所以他們會問：『為何你不找一間較有規模的公司？』……媽媽、她的朋友和她們的子女，我們家的許多朋友，大部份人都在市區上班，而我的工作只是關於一個社區（笑聲），是一份毫不起眼的職業。很明顯，爸媽都有相同的想法，希望我可以在市區上班。」

Patricia 的媽媽曾提議她嘗試去外國闖闖，不過對 Patricia 來說這似乎是很為難的事，因為她需要適應一個全新的環境，也需要有金錢資助。

## Patricia 在工作上的體驗

「…… 我們需要簽證、資金贊助等等，而我的資歷應該沒有能力拿得到。我需要更多的經驗才令我可以脫穎而出受聘於外國的公司。所以現在我覺得留在香港是沒有問題的。我不知道如果我辭了這份工作後會怎樣。我覺得在香港要另找工作會有很多困難。」

Patricia 堅持繼續在雜誌社上班，也很享受在雜誌社工作。她在工作上體驗了與不同部門聯繫溝通，例如營業、數碼媒體和編輯。這些都能幫助她建立自信並對公司有更深認識。

「我告訴自己我在這裏工作很自在，我喜歡我的同事，我喜歡我的工作。公司距離我的家很近，所以我對自己說我想在那裏工作至少一年，好使我的履歷表上有一個恰當的職位名稱，可以在轉工時毋須擔憂自己是否會被錄用。」

我們在一年之後再見 Patricia，她仍然有着燦爛的笑容，不同的是今次她的笑容散發着一份自信。如她所計劃的，她在雜誌社工作了一年後便離職，正在找新工作。她已準備好面對更大挑戰。

「就算我不肯定我將會去哪裏，我仍然覺得是時候了，好像我是有信心似的。我沒有後悔，現在（笑聲）我不會後悔，即使那是錯誤的決定，即使我仍未知道我下一步會做甚麼。事實上我想離開愉景灣，去香港島的市區…… 到更大的環境和接受新的挑戰…… 我想有新的嘗試，但是我不十分肯定，我沒有一個既定的目標。我想看看外面可以碰到什麼機遇，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有了一年經驗，她較為清楚自己想擔任市場方面的職位，也知道自己喜歡怎樣的工作環境。首先，她希望可以在市中心或商業中心上班，其次，她喜歡國際性的工作環境，讓她可以和同事溝通，發展社交生活。最後，她不想超時工作，好讓自己能有更多時間和家人一起。可是，她知道最後一點是很難達到的！



2017年10月：

這張照片攝於半島酒店下午茶時間。當時老闆請我和同事們喝茶，那個下午很開心能夠走出辦公室，大家一起聊天，增進彼此間的認識。



2017年12月：

這通常是我們一個月裏最緊張的時刻，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上個月完成的作品。我們特別緊張12月那期刊物，因為聖誕假期快到了，這期雜誌會為12月帶來好的開始！



2018年2月：

這張照片攝於愉景灣一個社區活動——The Lantau Island Paddle 的啟動禮。參與社區活動是很好的事情，雖然我不是住在愉景灣，但是我在那裏上班，很多同事都住在那裏，參與活動令我可以融入社區。

「升上經理職位後，爸爸仍然問：  
她是否還是在那裏洗碗？」

AFIA

女性，27歲，巴基斯坦裔  
2016年大學工商管理學系畢業  
從事餐廳工作



Afia 下了最大的決心辭去香港那份穩定的餐廳經理工作，去英國尋找新機會。為了生計，她在英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間家庭式經營的中國餐館當侍應，兜兜轉轉，似乎她重回到在香港開始事業時的起點。

Afia 在香港的餐廳工作了差不多十年，開始時是侍應，後來晉升至經理。無論人們怎樣說，她認為餐廳工作並非「沒頭腦的人」能勝任的。

「……很明顯，一個經理須要用更多腦汁，侍應、普通職員必須懂電腦……經理比他們須要更多使用電腦，因為每天打烊後，你須要做當天的工作報告：計算營業額多少、你做了什麼菜式、廚房虛耗的物資有多少、虛耗多少食材、虛耗多少咖啡等等……你也須要時刻留意你的競爭者的動向，要思考如何擴展業務，如何……唔……或者，餐廳要改變菜譜、舉辦活動，還有回覆顧客訂位的電郵……」

Afia 並非一開始便打算從事飲食業的，但當她當上餐廳經理後，便覺得飲食業有它吸引之處。

「我明白經理肯定有較多自由，但是他們有更多責任，須要照顧所有事情。你要花很多時間照顧員工，令你的員工和顧客開心。這就是我喜歡做的事，例如與客人交談、令他們覺得愉快、問他們從哪裏來、來這裏做什麼、甚麼吸引他們來這裏光顧……因為你為顧客營造的那種環境和氣氛，令你工作時也不覺得自己在工作中。」

雖然 Afia 在飲食業有很正面的經驗，但她知道並不是所有人都把餐廳工作看得如此正面，尤其是在巴基斯坦社群裏。

「……在他們眼中，侍應或者在餐廳工作是無可選擇中的選擇……我們的族人就是如此鄙視餐廳工作的。他們不介意當建築工人，不認為那是差勁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人當侍應，那就很差勁了，大家認為他只是個奴僕。」

正如 Afia 描述，餐廳員工的身份使她常被視為任人差遣的僕人。當她看到家人對她那份工作的反應時，便明白在餐廳工作等於背上恥辱。不幸地，這種偏見對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產生了負面影響。

「我不斷聽到其他人鄙視的說話，令我不再喜歡這工作。我不想別人知道我是餐廳侍應……當我的家人知道我在餐廳工作時，他們會問：『為甚



麼在餐廳工作？你在那裏做甚麼？』他們的腦中只會聯想到在廚房後面清洗骯髒的盤子 ..... 爸爸以前與在英國的哥哥通電話時，總是說：『Afia 在餐廳做甚麼？』即使我已晉升為經理，他還是一樣說：『她是不是還在那裏洗碗呀？我可以賺錢養她，她為甚麼要去洗碗呢？』」

Afia 爸爸寧願女兒們呆在家裏不用上班，但 Afia 卻渴望工作賺錢。她家裏有六兄弟姊妹，成長過程中她看到家裏僅靠爸爸在建築地盤工作的收入，生計上面對不少困難。她希望能夠有獨立的經濟能力，為當全職主婦的媽媽分擔壓力。

因為恥辱和對侍應工作失去動力，Afia 認為必須為前途另覓出路，於是她努力考進大學唸商科，希望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求學期間她不斷尋找被認為較體面的、朝九晚六的寫字樓工作，以幫補學費。結果令 Afia 很失望，她發現少數族裔的工作機會實在有限。

「只有清潔工、侍應或洗碗工這些工作。我不斷上網嘗試找尋較好的寫字樓工作 ..... 但是沒有好的選擇 ..... 我也嘗試申請政府職位，但是我看到的招聘廣告大都是餐廳工作。難道他們不認為我們有能力做比這些更好的工作嗎？」

她最後透過朋友和家人在一間非華語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結果，她發覺兼職侍應的薪水和工時彈性較能配合她半工半讀的需要。所以她又回到餐廳做侍應。雖然她不太喜歡這種工作，有趣的是，她發現餐廳的工作經驗可以應用到功課上。

「大學課程有一科市場學，我很輕易就取得及格，因為題目與餐廳有關，例如情人節快來臨了，餐廳應該怎樣做？答案很明顯，我有餐廳的工作經驗，我知道他們通常會做甚麼：他們會推出情人節特別菜譜，晚上把燈光調暗，製造浪漫的環境，播放浪漫的音樂等等。」

Afia 拿到學位之後便轉為全職侍應，不久便晉升為經理，全因她敢於直接向老闆毛遂自薦。雖然她喜歡這份工作，但是她想走出香港探索更多機會。於是她申請工作假期簽證到英國去。

「來到之後，我發現這裏的生活有多好，我在香港工作得像個機械人，步伐總是那麼急速，怎麼說呢，香港總是有很多壓力。在香港當餐廳經理時，我每月有三萬元收入，在這裏當侍應每月有 1,800 鎊收入，相等於港幣 18,000 至 18,500 元 ..... 雖然這裏工時較短，但是最低時薪比香港高很多，而且無須一星期工作六天 ..... 這是我將香港和這裏所做的比較。我相信我在這裏會過得更好 .....」

Afia 喜歡英國的環境和生活節奏。雖然她並不如期望中能夠在飲食業找到管理層的工作，憑著她在餐廳工作的經驗，要找一份侍應工作並不困難。這是暫時折衷的安排，她希望將來能找到可以讓牠以工作簽證留下來、有實質內涵、且適合長遠發展的工作。

「當你找不到工作的時候，這是最簡單的辦法。你可以去一家餐廳做兼職工作，同時騎牛搵馬 ..... 我仍然不大喜歡目前的工作 ..... 可能我受到家人的態度所影響，不過我喜歡做餐廳經理 ..... 所以我會繼續找餐廳主管、餐廳經理或寫字樓的工作 .....」



「我將目標訂得高一點，我堅持直至達到目標。」

男性，32歲，巴基斯坦裔  
2004年中五畢業  
2015年社會工作高級文憑畢業  
現職社會工作者

# TAUQIR

在許多文化裏，努力不懈、不屈不撓是成功的要訣，這也是香港一些少數族裔青年的寫照。Tauqir 的故事就是努力不懈和成功的例子。

Tauqir 在巴基斯坦出生，1996 年來香港入讀小六。中一至中五，他在其中一間被他形容為學習環境很惡劣的指定學校就讀。2004 年他參加中學會考，全科不及格。

當時，有些非政府機構開始為南亞裔市民提供服務，聘請中學程度的南亞裔青年當臨時活動工作人員或青年大使，作為南亞裔服務使用者和華裔社工之間的溝通橋樑。Tauqir 在非政府機構當青年大使六個月，那裏的工作經驗令他發現自己對社會工作產生興趣。一年後，他轉到另一間非政府機構參與 SASA（南亞裔支援聯盟）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在幫忙宣傳那個項目，我們舉辦了不同活動以促進少數族裔融入本地社區，並讓他們熟識本地文化。這個項目進一步引發了我以社會工作為事業目標的決心。」

參與 SASA 令 Tauqir 肯定自己對社會工作有濃厚興趣。不過，他仍然選擇辭職，部份原因是到巴基斯坦參加哥哥的婚禮，部份是為了尋找升學的途徑。

「婚禮之後，我沒有返回香港，因為我知道如果我留在香港，我會停留在同一份工作。雖然我喜歡 SASA 的工作，但是當時的職位層次太低了，不符合我的期望。我在想，或許我可以在巴基斯坦唸一個社會工作課程甚至拿一個學位。不幸的是，我發覺我在香港的教育程度，若轉換到巴基斯坦的制度，實在是太低了。」

這時 Tauqir 後悔辭去 SASA 的工作，也後悔當初在指定學校讀書時沒有多加努力，他後悔自己實在太受那個差勁的學習環境所影響了。在巴基斯坦的第一年，他報讀了一些資訊科技課程，又遊手好閒地過了一年。香港和巴基斯坦之間，他難於取捨，直至 2008 年他在父親的安排下訂了婚。他回到香港，找到一份船務文員的工作，返回巴基斯坦舉行婚禮，再回來香港繼續文員工作以便為妻子辦理移居香港的簽證。太太獲得簽證後，他再次在社會工作行業找機會。因為他以前在 SASA 的經驗，令他可以在以前做過青年大使那間非政府機構受聘為助理活動幹事，服務南亞裔社群。

「2011 年我已經有了一個小孩。你有了家庭便須要計劃將來，你不想停留在同一水平，便要嘗試提升自己。不過，我明白要追逐理想不是容易的事。」

一年前，Tauqir 知道有幾位南亞裔青年被明愛專上學院取錄修讀社會工作副學士課程。雖然這是好消息，但他對於是否申請入讀這課程卻猶豫不決。一方面，有機會取得社會工作資歷令他很興奮，另一方面，他要面對許多問題。

「財政是主要問題，我該如何籌措學費呢？報名的時候，我知道我的教育程度很低，沒有信心會否被取錄。即使如此，我還是和太太商量。我們兩個都說：『不如我們試試看。錢的問題遲些再算。』結果我被取錄為成年學生。因為我有相關工作經驗，所以我憑實力通過了入學試。當收到取錄通知書後，太太一個人找我的哥哥商量。我一直沒有告訴過哥哥們我報讀課程的事。哥哥聽到這事後，立即給我一萬元繳交第一期學費。」

Tauqir 很感激妻子的支持。因為他中學會考不及格，必須多唸一年基礎文憑，然後唸三年的社會工作高級文憑。在那四年裏，Tauqir 度過了很艱難的時刻。

「我唸兼讀課程和做全職工作，同時兼顧工作、家庭和學業，壓力很大。我經常半夜三更還在做作業。有時女兒見到我深夜還在做功課，會過來問：『爸爸，你在做什麼？』最艱難的時刻是三年級那年，除了全職工作之外我還要實習。那時，我住在屯門，到葵涌上班，九龍灣實習，將軍澳上課，真的累死了。」

2015 年 Tauqir 獲取高級文憑，由中學畢業計算，13 年後他終於夢想成真。現在他是組織幹事（註冊社工），將居住在葵涌的南亞裔青少年組織為運動小組，以培養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讓他們可以找到生命的目標，並帶領他們參與社區服務。

「許多非華裔人士覺得如果他們想在非政府機構工作，只可以當活動工作人員或者社區的中介人。我自從中學畢業之後，一直都想成為社工，我將目標訂得高一點，我一直堅持直至達到目標。」

「你有女兒，你必須作長遠打算。」



# ANU

女性，29歲，尼泊爾裔  
2007年中五畢業  
從事人力資源管理

人們有時會有個錯覺，以為從事低端職位的人一定是懶惰和沒志氣的。這想法未必正確，Anu告訴了我們她的真實體驗。

Anu於2007年讀完中五，自此在飲食業工作接近十年。她還在中學時期，對於自己的未來曾經有甚麼想法呢？

「我巴不得快點畢業後找事做。4月份我完成中五課程，4月11日我17歲生日便馬上去上班了。我在一間非政府機構當青年大使，由4月、5月、6月、7月，我想三至四個月吧。然後我做兩份兼職工作。你聽過『食物網』嗎？你可以打電話或上網訂食物。我平日是兼職電話接線生，週末在蘭桂坊的酒吧做兼職侍應。」

Anu在蘭桂坊的工作是她姊姊介紹的。姊姊在那兒工作已經好幾年了。如果Anu可以由兼職做起，她可以學到一些技能和累積一些經驗，方便她投身飲食業。兩姊妹的情況是許多尼泊爾年青人的寫照，他們都是在咖啡店、酒吧和餐廳當酒保或侍應開始的。



「以前，所有尼泊爾人的思維是唸完書便去酒吧或地盤工作。因為你很容易便找到工作，無須特定經驗，亦無須學歷，所以人人都在建築業或飲食業做事。現在不同了，你會見到年青人很想唸書，有些人已經做出一點成績來了。在我的年代，大部分人只想到畢業後立即去找工作，不會有想法要多唸書。」

Anu對於飲食業的工作是認真的。第二年她在東涌找到全職酒吧侍應工作，不過幾個月後便辭職了，因為她覺得在那裏學不到甚麼。她轉到尖沙咀另一間酒吧餐廳，很高興在工作上學到很多東西。兩年之後，她轉職酒店餐廳。當時經理要轉換新工作環境，由於賞識Anu的工作能力，所以邀請她一起轉到酒店的新工作。Anu解釋她喜歡從事飲食業的原因。

「我實在喜歡和別人打交道。我時時刻刻都喜歡說話，哈哈。侍應要服務很多不同的人，你會遇到澳洲來的人，美國來的人，有時是土耳其、新西蘭，甚麼人都有。我總想認識他們。如果不太忙的話，我會問：『啊，那裏的生活是怎樣的？』我可以經常與不同人聊天。如果我沒有女兒，我想我今天仍然會在飲食業愉快地工作。」

當Anu有了孩子之後，她的事業來了一個大轉彎。她找到一份日間的工作，以便多留點時間給女兒。最初她在人事顧問公司做事，負責替飲食業僱主招聘員工。最近她到了一間非政府機構的就業輔導服務部工作，負責將僱主和少數族裔求職者作配對。這樣，她對自己的事業前景有了新的想法。

「我發現那些擁有豐富工作經驗但沒有學歷的人很難找到工作，他們要面對較多挑戰。有些人有學歷但沒經驗，卻總有機會獲聘。香港就是這樣。所以我正準備裝備自己，我在計劃進修，因為我只有中五程度，其實是很不利的。尤其是今時今日，很多人有大學程度。以我的學歷，能夠有目前的成就已是萬幸了，我是靠工作經驗才可以找到工作的。不過，我不能固步自封，那是以前的事了，我必須為將來設想。」

Anu計劃進修人事管理專業文憑課程。一個在職母親除了全職工作，還要照顧年幼的女兒，要繼續進修並不是容易事。幸好她得到家人及朋友的鼓勵。

「我首先告訴哥哥：『我想進修，因為我知道中五程度在這裏沒甚麼作為。』哥哥說：『噢，當然了，很好啊，因為你有女兒，你必須作長遠打算。』媽媽知道後，起初是反對的：『當然不好，進修需要錢啊。』然後哥哥向她解釋：『不，她現在須要為女兒設想了，她不可以一直待在同一工種，太過依賴一種職業是不好的，人人都需要一些學歷。』後來媽媽明白了，現在她也支持我，姊姊同樣支持我。甚至當我告訴朋友，他們都說：『好啊，是的，你很久以前就應該這樣做了。』」

因此，作為在職母親的Anu，正在計劃提升自己的學歷，尋找工作機會以增加收入，然後以她力所能及的方式讓女兒接受教育。

## 「我心中一個目標是令香港變得更多元化。」

男性，21歲，印度裔  
2016-2021年大學主修語言及聽覺科學



# GURPREET

作為語言及聽覺科學三年級學生，Gurpreet 的職業前景似乎已經安排妥當。不過，隨著他更多地投入少數族裔學生的義工服務，他正在思考是否可以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

「……我應該會成為言語治療師的……我中心有一個方向，我可以幫助有語言障礙的少數族裔兒童。我宿舍的舍監跟我說：『是的，你可以成為言語治療師及教導一些少數族裔小孩，但是如果你能把眼光擴闊到整個社會，那就更好。』」

Gurpreet 對於自己能夠做甚麼並沒有任何實質計劃，但是他肯定自己想參與促進社會共融這方面。他在香港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居住，覺得這裏有些地方需要改善。

他去年到過一些少數族裔學生集中的學校參與義工服務，其中一個活動是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國語文教育學系舉辦的，Gurpreet 和他的爸爸被邀請到學校向少數族裔學生和父母演講。他在這些活動中觀察到一些事情，事後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我參加了兩次演講，其中一次爸爸也有參與。我們在一間少數族裔學生集中的學校，我以大學生身份分享經驗，爸爸以父母身份分享親子教育的意見。在另一間學校，我教小孩一些廣東話並和他們分享大學生活的體驗。在那間學校，我見到那

麼小的年紀，只是小學一年級，不同種族的學生是分開上課的，香港學生、內地學生，還有巴基斯坦學生和印度學生，他們是分組分班上課的。我還以為這種分隔形式是在高年級才開始的。」

Gurpreet 小時候在本地學校是校內唯一的印度學生，他不懂同學的語言，不過印象中與同學的相處沒有甚麼困難。

「幼兒班，我不是在香港上的，我和媽媽去了印度，他們要我學習印度語言。在印度一年之後，我回到香港上學，在幼稚園初班時我一點廣東話都不懂。不久，我已經可以和大家相處和交朋友了，小孩子在一起只是玩耍而已，大家不需要語言溝通，只是四處跑、玩耍、捉著對方，就可以成為朋友……我小時候玩和看的東西都是中文，我在中小學幼稚園交的全都是華裔朋友。」

Gurpreet 唸完高中之後在英國讀書兩年，然後考入香港大學。他發現很多同學到英國讀書，所以他也決定到英國去。在英國，同學之中有不同種族，但是學校裏沒有這種種族分隔的情況。Gurpreet 覺得與英國相比，香港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潛在的種族歧視現象。

「他們不會當面說出來，但心裏總是在想，你是不同的、你不是我們一分子。我不喜歡這種感覺……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甚至在地鐵裏，

如果你要坐下來，本來在你身旁那個座位的人會立即起身，他還未到站，他們不是要下車，只是要遠離你……我還年少的時候，這對我的影響較大，我會想：為甚麼？我沒有做錯甚麼事啊。現在遇到相同的情況時，我會想：好啊，我有多些空間！沒所謂，那是他們的問題。」

幸好 Gurpreet 留意到陌生人才有這種態度，他認識的人不會這樣做，他的華裔朋友不會以這種態度看待他。他希望所有少數族裔都不會遇到被歧視的看待。Gurpreet 以自己的經驗來看，認為這類問題源於不了解別人的文化，他相信教育是可以改變這種情況的。

「關鍵問題是華裔和非華裔分隔式的教育。學校的通識科或宗教科，都沒有關於各種宗教和文化的教學內容。英國的普通中學教育文憑有一科是宗教科，課程內容涵蓋各種宗教和它們的歷史。在香港的宗教科，例如在我的學校裏，內容只有基督教。現實是，對於許多少數族裔人士來說，宗教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例如伊斯蘭、印度教，但是本地學生對這些宗教竟然一無所知。他們可能會覺得這些教徒的行為很古怪，原因只是不了解。不單只是華裔須要認識少數族裔的文化，少數族裔也應該接受更多教育，學好廣東話和學習香港華人的文化，所以我們必須在這些地方作出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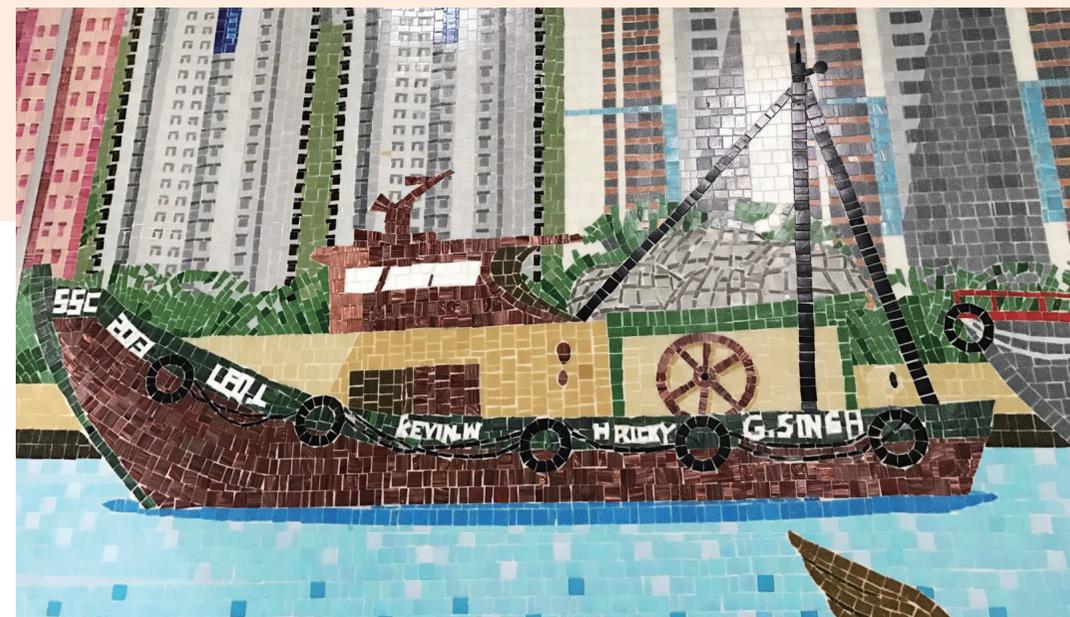
香港華裔人士對於少數族裔有許多錯誤的觀念和成見，Gurpreet 覺得網上一些關於他們的負面消息令人們產生刻板的印象。

「……很多時候，人們認為少數族裔等於犯罪份子，我覺得他們有些人是這樣想的。因為在臉書的貼文有些人會說，例如有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偷了東西，那麼所有的留言都會說：『噢，對呀，他們都是這種人，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留在香港！』等等。」

Gurpreet 懷疑單靠教育是否可以消除人們這些刻板印象和成見，特別是老人家。不過，隨著更多少數族裔成為專業人士和有更多成功例子出現，Gurpreet 希望少數族裔會被接納為社會一份子。雖然 Gurpreet 仍然不知道怎樣使香港成為更包容的社會，但他希望自己可以盡一分力。

「……我心中一個目標是令香港變得更多元化，少數族裔可以和普通市民有更多互動，可以參與改變社會，讓大家覺得我們和普通市民沒有分別。這方面我想得很多，至少希望我的孩子和孫子，我想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屬於香港這裏的。」

Gurpreet 中學時的小組美術作品在海怡半島港鐵站展出。





對於少數族裔青年來說，家庭既給予他們支持和愛護，也令他們受到壓力和精神負擔。移民家長通常對子女抱有很高的期望，甘於作出許多犧牲，以求子女有更好的發展，以改善生活環境。父母和兄弟姊妹以至海外的祖父母、表兄弟姊妹、父母的兄弟姊妹等，都能令年青人感受到家庭的安慰和鼓勵。可是家庭關係也會有紛亂、困難和窘迫的時刻。參與本研究的年青人正努力和靈活變通地和長輩們探討價值觀上的差異，一起克服家庭遇到的挫折，平衡個人理想和家庭責任，令家庭得到幸福。

# 家庭



## 「這是家庭對你的現狀審查。」

男性，26歲，印度裔  
在香港生活23年  
媽媽是家庭主婦，爸爸是生意人  
家中兩兄妹

# AKSHAY

你認為誰是你的家人？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另一個國家的叔叔呢？或者在自己社區的鄰居和朋友？Akshay覺得所有這些人都算是家人，既給他支持，也給他壓力。

Akshay的爸爸來自印度的孟買，媽媽來自新德里。Akshay對新德里比較有歸屬感，因為這是媽媽那邊的親人居住的地方。他去印度度假時，會去媽媽出生和長大的大宅，他的外祖父母、舅舅、姨母和表兄弟姐妹現在仍然住在那兒。

「我以前每年都去新德里，所以我們大家都很熟絡。我們一班表兄弟姐妹一起玩耍，關係很輕鬆。每次我去印度，基本上只是為了度假、玩樂、四處探索、逛商場、想法子消磨時間。但是今次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目的。這次過去是為了唸書，感覺很緊張，我做夢都沒想過會這樣。」

Akshay於2009年參加中學會考，得分剛好低過母校中六收生的最低門檻。他如何繼續升學呢？這不單是他個人的問題，也是父母和「大家庭」的問題。

「家裏每個人都在煩惱：『眼前這難關該如何跨過？他該到哪裏升讀中六？他應怎樣繼續學業？』我們的家庭成員覺得每個孩子都必須有順利的人生。印度人就是這樣，尤其是我的家庭，媽媽那邊，就算在印度的姨母的鄰居都知道我的事，雖然我不認識他們。如果我住在印度，拿不到好成績之類，他們會在自己家人之間談論，他們會一世都記得這個孩子是怎樣怎樣的。」

Akshay放肆地把這情況稱為「現狀審查」，在他四周的家人、遠在印度的親人甚至他們的左鄰右里都留意著每個孩子的進度。這樣的行為可以說是關心的表現，亦可視為社會壓力的來源。

「我住在美孚新邨，那裏有超過十個印度家庭。我們彼此都認識，也一起慶祝節日。週末時我們會去公園聚會，節日時也有慶祝活動。父母們喜歡分享家庭的訊息。我不知道香港人是怎樣

的，但是印度家庭或者在印度的家庭，他們通常喜歡談論朋友的兒子在做甚麼，或者朋友家人的兒子在做甚麼，而且把孩子作比較。好像我的媽媽，她會說：『噢，我朋友的兒子，他現在在新加坡，他在做這個，他在做那個，他做得很好啊。』然後又說：『我知道你做得很好，但試試做得更好吧。』諸如此類。」

「會考放榜後，我找了一些學校，灣仔有一所學校的中六仍然收生，我差不多準備交學費、買校服了，但我不知道爸爸和媽媽在想甚麼，他們忽然說：『等一等，再看看情況。』數天之後，我猜媽媽和她在新德里的哥哥談過。舅舅經常為我們一家幫過很多忙。他向我提議：『或者你可以過來印度，你可以來這裏唸書。你覺得怎麼樣？我知道會有一些問題，你毋需擔心，我會照顧你的。』」

Akshay接受了舅父的建議去印度唸了兩年書。在那邊他確實吃了點苦頭，因為那邊的生活水平、天氣、學業和語言全都與他習慣的香港不一樣。Akshay接受建議，因為他相信媽媽和舅舅所做的都是為了給他最好的。他也覺得這是他必須接受的挑戰。

Akshay經歷了生命中許多艱難時刻之後，對家人的意義有了更正面的看法。

「家人會在你身邊支持你度過難關，只要你給他們機會、向他們傾訴。和你的家人傾談你的缺點和困難是非常重要的，你才不會覺得被忽視或者覺得無人可以傾訴。只有和你的親人多溝通才能找到解決方法。」

「…… 只要有個家可以讓我回去就好了。」

Marrium 很關心她的家人，近年她覺得受到很大壓力。她是家裏第二年長的孩子，但是她的角色就像家裏的第二個家長一樣。

Marrium 一直是她爸爸的驕傲，因為她是家族中受教育最多的一個，快要取得學士學位了。她明白沒有爸爸的大力支持，這是不可能發生的。爸爸是一名保安員，同時做幾份工作，是家裏唯一的經濟支柱。即使財政資源有限，爸爸仍鼓勵她要接受更多教育。中二時，爸爸帶 Marrium 去英國完成中學課程，讓她可以在外國找到更多機會。Marrium 一直感激爸爸對家庭的承擔。

最近家裏出現經濟困難，但是爸爸拒絕讓 Marrium 做工以幫補家計，爸爸希望她繼續專心學業。於是 Marrium 以其他方法支持爸爸。

「現在爸爸受到的壓力最大，我想幫他一臂之力，例如和他一起打壁球，幫助他處理文件上的事，因為我是負責家中行政的人，不管是我自己申請學校還是申請轉換較大的公屋單位……」

雖然媽媽是全職主婦，Marrium 須要照顧家庭成員包括媽媽的許多需要。最近，家裏受到昆蟲侵擾，媽媽快要崩潰了。

「媽媽每天用漂白水清潔，可是始終不管用，令她很煩惱，晚上睡不着，要吃抗抑鬱葯，因為她在看精神科醫生…… 媽媽講的是白沙瓦語（巴基斯坦方言），即是我

女性，20 歲，巴基斯坦裔  
香港出生及長大  
媽媽是家庭主婦，爸爸是保安員  
家中共四兄弟姊妹



# MARRIUM

們的母語，我們不是講烏都語的，兩者很接近但始終有點不同，所以有時候翻譯員也不能完全明白媽媽的說話，所以她叫我下次去醫院覆診時和她一起去，但是我星期一有課，大部分的精神科診症預約都在星期一，我無法陪伴她，後來當我發覺她的情緒變差了，我決定一定要陪她去醫院覆診。」

Marrium 家正申請調遷到較大的公屋單位，她要負責所有有關的溝通和申請事宜。她不斷去有關部門遞交信件和提出請求，希望可加快被分配到另一個房子。除了照顧父母之外，Marrium 也為最小的妹妹籌謀。

「Aysha 和我是最親近的。我花很多時間為她檢查作業，也一起出外。爸爸覺得 Aysha 年紀太小無須去補習社，我堅持要她去，因為我想她廣東話和普通話都說得好，如果她將來想在香港有經濟穩定的生活，這些語言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安排她去『公文』，每個月的學費都是我支付的。」



Marrium 承認有時候她也受不了兩份兼職工作、學業和家庭責任的壓力。結果當她唸副學士第一年的時候患上抑鬱症。她的精神科醫生建議她放棄一些家庭責任，但是被她拒絕了。

「我怎能離開媽媽去散步呢？她不可以獨自留在家裏的，有時因為她的抑鬱病，例如有一次她熨衣服就燙傷了手。這種事情會發生的，所以我必須騰出多些時間陪伴她。精神科醫生說：『為甚麼你不去散步？你以為所有事情都會發生，但只是你想像而已，實際上不會發生的。』我不明白她在說甚麼，我不認同那精神科醫生，我必須陪伴媽媽！」

Marrium 在英國讀中學時亦曾患上抑鬱症，她選擇相信家人和朋友而不是精神科醫生，所以她選擇從英國返回香港。她覺得自己在香港與家人及朋友一起，會得到他們的支持和鼓勵，那個病會較容易康復。Marrium 明白在香港她要負上很多家庭責任，這是很辛苦的，不過雖然她是家庭的支柱，家庭也是她重要的精神支柱。

「如果覺得困難的時候，我只須看著 Aysha，把她抱在懷裏，我就覺得人會好一點。..... 如果你獨個兒住，你會知道家人和所有這些東西有多重要..... 他們大叫或沒有大叫都沒所謂，只要有個家可以讓我回去就好了。」

## Marrium 的快樂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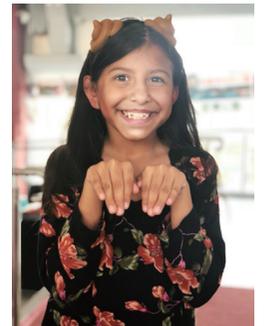
Marrium 和她的朋友



從這張照片可以看到爸爸有多喜歡和家人及孩子一起！他帶媽媽和 Aysha 去大嶼山參加小童群益會中心舉辦的燒烤活動，而我就留在家裏溫書準備考試！



這是我的妹妹 Aysha！我很愛她！每當我為某些事煩惱時，她總能令我開懷大笑！Aysha 是個很開朗聰明的孩子！不過在學業方面，我經常要用冰淇淋或到公園玩耍來向她作出利誘！



## 「自從小六起我和爸爸就再沒有說話了。」

女性，27歲，巴基斯坦裔  
在香港居住了24年  
媽媽是家庭主婦，爸爸是建築工人  
家中共六兄弟姊妹

家長和子女之間經常因為代溝而引致家庭衝突和誤會，Afia亦面對相同問題。

Afia全家在1990年代從一個她形容為很小、很偏遠的巴基斯坦村莊移居香港。她來到時只有三歲，在香港成長，她對本地社會的生活形式和規範比較接受，但是她的父母則比較習慣巴基斯坦的傳統和思想。結果Afia和她的爸爸經常有磨擦。

「我和爸爸自從小六或中一就再沒有說話了，自從我開始打板球和出來社會做事就完全停止交談……爸爸仍然活在五十年代，他以前住過的巴基斯坦村落，雖然他在香港已經超過20年，但是他的思想還是一樣的狹窄。他不想改變，仍然期望他的女兒和他挑選的男子結婚生子，做一個家庭主婦。就算他讓女兒唸書，到最後他還是希望女孩子不要出外工作。」

成長於一個國際都市，Afia覺得爸爸加諸她身上的限制很不合理。所以不久之後，她就開始如其他年青人一樣過她的生活，選擇西式衣著、代表香港參與板球比賽、在餐廳上班，全都是爸爸反對的事情。因此他們的關係日益惡化。

「我在香港長大，身邊有華裔和外籍朋友，看見他們穿的是甚麼衣服。我沒有忘記自己是巴基斯坦裔，但是如果你有華人和英國人朋友，為甚麼她們可以穿裙子，

我不可以？為甚麼她們可以出外，我不可以？……我年紀小的時候，爸爸會阻止我做這些事情，我會聽他的因為我年紀小又不知道不依他的話可以怎樣，所以我便聽他的話。但是我長大一些後，看到世界發生的事情 and 知道爸爸為甚麼阻止我，他越是阻止我，我越是想做。」

Afia的爸爸不是唯一一個由於宗教和傳統而限制女兒的人，在許多巴基斯坦家庭裏都有這種情況。任何反傳統而行的人在社群裏會受到嚴厲的「審查」，就如Afia經歷的一樣。

「我有Instagram，我在社交媒體很活躍，有很多照片和錄像。妹妹有時會告訴我：『這個親戚拿了你的照片講你的是非，你在幹甚麼？』她很擔心，但是我不擔心，我告訴她：『隨他們吧，他們只是想講是非……』男性也講女性的是非：『你看這個女的，名叫Afia，她打板球又穿短褲。』一個男的會和另一個講，然後另一個會和其他的朋友講。其實我打板球或穿短褲並不是做壞事，他們這種以訛傳訛的方式和態度，令個人的行為變成大眾議論的話題。」

Afia是一個在職青年，她已有足夠的能力，去追求個人獨立和自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Afia厭倦被「審查」和不斷出現的是非，她已搬到英國去，而且生活已經安定下來。



# AFIA

「起初我以為會很悶，現在我很喜歡這裏，因為沒有人會說：『Afia，你要在這個時間回到家！ Afia，你去哪兒？ Afia，你不能這樣做！』我一個人住，我可以想做甚麼就做甚麼。不過，我也沒做甚麼。我九點鐘下班便馬上回家。在香港，或許我做那許多事情是因為有人阻止我。如果你不阻止我，放開我，我會一個小時就回到家。在這裏我喜歡我的生活，這是個小村莊，沒有壓力，沒有人干擾你。」

為了享受獨立和自由，現在 Afia 在遠方獨個兒生活。要放棄家庭和與家人一起的溫暖，尤其是母親無微不至的照顧，當然是有苦有甜的。不過雖然相隔很遠，與在香港的時候比較，Afia 感覺和媽媽更親近。

「我在香港的時候，從來沒有和媽媽好好交談，很少坐下來，告訴她我今天發生的事情或者工作上遇到的問題，以前只是『嗨，媽媽，你好嗎？』諸如此類。現在我會和她視像通話，看著她，告訴她我生活上的事情、我的工作，我們會談上一、兩個小時……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關係親密了。」

雖然她不能預測她和爸爸的關係很快會改善，但是她渴望可以盡快探望媽媽和妹妹。自己一個人住在英國，很希望家人、媽媽和妹妹在身旁，其實每天下班後回到一個空房子，感覺並不暢快。不過她亦不願意長期留在香港，因為她正在享受一直渴望的獨立和自由。



## Afia 在英國的生活



這是利物浦一個小鎮，我在那裏第一次見到下雪。那是個很安靜、很沉悶的地方。我現在沒有很多朋友，所以我大部分時候是獨自一人，不過我還是頗喜歡這個地方。



# SUSKIHANNA

## 「我不可以女兒身份支撐他們嗎？」

女性，22歲，尼泊爾裔  
 香港出生，在香港生活15年  
 媽媽是酒店房務員  
 外祖父於1970年代是啞喀兵  
 家中獨女



Suski 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爸爸從尼泊爾來，媽媽在香港的啞喀軍營出生，父母都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只略懂英語和廣東話。父母是於婚後在香港落腳定居的，他們第一個家就在重慶大廈裏一個分租單位。Suski 自小被帶回到尼泊爾由祖父母照顧，七歲返回香港時，一家人搬到另一個分租單位，Suski 連一張像樣的牀和桌子也沒有，所以她必須想辦法令自己能專心溫習。

「……我們住在分租單位時，外面的光線不能透進來，所以室內永遠都像黑夜一般，而我只是睡在地板上，也沒有書桌。如果我須要長時間溫習，在地板上是不可行的，通常我會去圖書館或智華館（香港大學的學習園地）。如果在家的話，我時常擔心媽媽會在甚麼時候下班回來，她回家後我便無法溫習，因為她會把電視機的音量調到很大，我便無法集中精神在課本上。電視機與我的距離太近了。」

雖然父母的經濟捉襟見肘，一家人過著節儉的生活，但是爸爸仍然對她的學業和職業前途寄予厚望，希望 Suski 將來

能進入工程界或者商界。相反地，她那住在尼泊爾和外地的祖父母及許多親戚對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前途卻有不同的看法。

「來香港十年後我回到尼泊爾探望親友，他們知道我已經20歲還在唸書，問我為甚麼還未結婚。他們已經有孫兒女，男孩喜歡做甚麼都可以，還很招搖，而女孩則必須奉茶點，只可以安靜地坐在一旁。他們會當面跟我說女孩子唸書沒有甚麼用處……女孩子可以唸書，但最終只能做卑微的工作。」

由於遠離親友的影響，Suski 的爸爸有自己一套教養子女的方式，那是一種實際的、但在尼泊爾的社會裏相當反傳統、亦令到親友們側目的方式。Suski 一直留短頭髮，穿短褲多於穿裙子、而且非常熱愛運動。這些成長經驗令 Suski 有自己一套身份認同感。

「人們會說：『你們不應該強迫她玩體育運動，那是男孩的玩意。她不可以曬得太黑，她的注意力應該放在別的地方，不應該是運動，不應該受傷。』親友們都不贊同爸爸的管教方式，總是諸

多批評，因為他們認為我像個男孩一樣。事實上，我做運動時沒有在意我的性別，我喜歡爸爸這樣栽培我，我沒有因為我的性別而限制自己。」

雖然 Suski 的爸爸持開明的態度，但年長一輩心裏那種根深蒂固的性別觀念，Suski 仍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例如，媽媽不時把世人對女孩的期望放在她身上。

「媽媽時常說我是個女孩子應該懂得做家務。我當然會做家務，但男孩子成長時卻沒有這種壓力。其實男性和女性都應該懂得基本的衛生和清潔，不過如果你是女孩的話，人們會期望由你去做……媽媽常常叫我改善廚藝，我覺得廚藝是我任何時候都需要改善的，但不應用作評論我的價值的標準。」

幸好媽媽亦會欣賞 Suski 進取的一面。Suski 對學業和個人興趣非常投入，並向父母爭取選科的決定權。她多年來一直堅持努力學業，進了大學，同時繼續投入錄影製作。後來媽媽沒有再反對她了。有了這個理想，她至少成功向家人表達

了自己的意願。

「我一直在想，為何因為我是個女孩就被人看輕？……爸爸是家中長子，人人都覺得他生了個女兒是不幸。我跟祖母說話時，她對我說我必須同時擔當家中的兒子和女兒，我就問為甚麼我不可以只是個女兒？他們總是說：『不，因為你是獨生兒，你須要幫助父母支撐這個家，所以你就是兒子。』我問：『我不可以女兒身份支撐他們嗎？』」

Suski 沒有依循爸爸的意願成為工程師或者投身商界，她成為了教師。現在她是家裏的經濟支柱。

「我已開始工作，所以現在家裏的開支完全由我承擔。我們以前住在分租單位，不過自從我有了全職收入，我們可以負擔一間比較好的房子，我們可以有舒適的住所，因為我會負擔全部租金、電費、水費、所有費用……現在我覺得這裏比較像一個家，因為我有自己的房間了！」

「我想多做一點令他們可以少做一點。」

男性，18歲，泰國裔  
香港出生，在香港生活十年  
媽媽是餐廳侍應，爸爸是廚師  
家中共三兄弟姊妹

# NAMCHOK

許多家庭移民到香港是為了給自己和孩子更好的將來，可是，他們為了這個更好的將來打算作出怎樣的犧牲呢？

Namchok 的父母於 1990 年代由泰國來香港，目的是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使家人有更好的生活。父母在香港工作幾年後，Namchok 便出生了，四歲時父母把他送返泰國和他們的長女一起，由孩子的外祖父母照顧。Namchok 的童年大部份時間在泰國度過，所以他也同情父母在年青時已經要離開自己的父母到外邊謀生。

「……我的媽媽 18 歲第一次去新加坡打工，自此便沒有回去和我的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她 20 歲左右生了我的姊妹，也從來沒有機會照顧她。我的姊妹把外祖母喚作媽媽，現在當然不會弄錯，她知道甚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我想照顧好爸媽，使他們不用再吃苦。」



Namchok 的父母開始在香港定居時要面對很多困難，找工作和安頓的居所，須要在陌生的地方壓抑思鄉的情緒。不過他們仍然非常努力工作，為了養育兒女、供養父母、幫助已經有家室的兄弟姊妹，那是持續不斷的艱苦奮鬥。

「他們一天要做幾份工，一份全職和兩份兼職，他們很勤勞，願意做任何工作去賺錢，甚至替餐廳倒垃圾，真的是任何工作。他們一天做三更工作卻從來沒有抱怨過。他們的人生目標是寄錢返鄉下，犧牲自己，為了讓大家可以過舒適的生活。」

Namchok 八歲時回到父母身邊，看到他們繼續為生活掙扎。爸爸在餐廳當廚師，媽媽在機場餐廳當夜更侍應。即使到現在，Namchok 覺得父母的生活仍然是太艱苦了。

「有時爸爸會說：『別像我一樣做廚師，真的是很累人的。』我想這就是他沒有教我煮食的原因，就算我請他教我他也不會拒絕我。如果我走入廚房，他會叫我立即離開，因為他不想我學他那樣，他不想我最後變成他那樣。那表示說，他絕不喜愛自己的工作狀況，但是他從沒怨言，只是很有耐性地默默耕耘。」



Namchok 的父母無能力幫助兒子應付學業的壓力，所以 Namchok 只能依靠自己和老師的幫助；在家裏，父母會盡力令兒女的生活沒有壓力，以便他們可以專心學業。

「媽媽永遠不會告知我家裏的困難，我明白，她不想我為家庭事煩惱，擔心那會阻礙我的學業，所以她經常對我說：『你只管專心學業和照顧妹妹好了。』……爸爸有時會下廚，就算我晚了回來，一定會為我準備好飯菜的，令我感到很窩心。」

對 Namchok 來說，勤勞的父母給予他啓發和做事的推動力，所以他盡一切力量令父母開心和驕傲。一個令父母開心和驕傲的時刻就是當 Namchok 獲得全額獎學金入讀浸會大學，對他的父母來說是經濟上很大的幫助，而且這個成就使他們在泰國家鄉的村民面前，感到無比的驕傲。

「爸爸說他感到驕傲！……當他為我感到驕傲時，他從不會說出口，因為他年青時從未受過稱讚，但是會悄悄地告訴媽媽……對他們來說這簡直是一個奇蹟。祖母曾經說過：『當你返泰國時，如果你入了大學，我會給你 50 萬泰銖。』我那時很開心，

他們都非常、非常開心。我那條村莊的小孩子是沒有機會唸書的，年青人入讀大學更是罕見，姊姊是唯一能進大學的人，其實她不是唯一一個，只是別家的孩子即使進了大學也無法完成學業。所以我們就是村裏的希望。」

Namchok 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待大學畢業之後，他要讓父母返回泰國，和家人過輕鬆舒適的生活。他覺得父母的快樂是他的責任，他將會努力工作去達成這心願。

「我想有一個光明的將來，我想多賺些錢……我要父母放鬆些，所以我只想做任何可以令他們快樂一點的事情。我只想多做一點，令他們可以少做一點，多做一點令他們可以多享受一點。我還未做得到，因為他們看來總是很疲累的，不過我仍然在努力中，希望可以幫他們一把。」



Namchok 獲頒「多元卓越獎學金」  
2018年多元卓越獎學金  
Home Affairs Bureau  
Multi-faceted Excellence Scholarship Present



## Namchok 令父母感到自豪



民政事務局  
2018年多元卓越獎學金頒發禮  
Home Affairs Bureau  
Multi-faceted Excellence Scholarship Presentation Ceremony



2016-17年度  
優秀青年及優秀青年活動計劃  
2016-17  
優秀青年及優秀青年

# 在歐洲與家人 享受快樂時光



媽媽、姊姊和我可以在暑假外遊感到很興奮！



從英國、美國、西班牙、香港過來的家人，  
在巴塞隆拿享受大團圓聚會。



# JAMIE

女性，21歲，菲律賓裔  
在香港生活15年  
媽媽是酒店沙龍接待員  
爸爸是菲律賓領事館社會保障部主任  
家中兩姊妹





「雖然大多數只是不留情面的嘲弄，我們算是有交流了。」

Tenchho 和父母的關係一直不好。他雖然在香港出生和長大，但是高中時期有五年在尼泊爾度過，不在父母身邊。他回到香港之後，在酒吧當調酒員，還染上毒癮。四個月後他向父母坦承過失，父母成為他戒毒的重要推動力。

「我告訴父母我吸毒，他們很震驚。我的爸爸很有耐心，沒有表示生氣或甚麼。我的媽媽不知道怎麼辦，只是不停地尖叫。我覺得內疚，覺得傷心，因為我染上毒癮，而且無論我覺得自己有多壞，但當毒癮發作時，我仍不由自主地再吸毒。身染毒癮時，我想打扮好自己，我想看起來漂亮些，但是當毒癮發作時，我無法再整理衣服，我無法再顧及儀容……不單只在尼泊爾社區，假如媽媽的朋友知道我的事，他們會在她背後議論，所以她感到很害怕。我覺得很內疚，如果其他人知道我吸毒，他們不會再尊敬我的媽媽……所以我開始想：『我吸毒，我是在糟蹋自己，又浪費父母的金錢，傷害他們的名聲。』」

Tenchho 回憶父母在他的生命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很忙碌的，爸爸是建築工人，媽媽整天在餐廳工作。他唸小學的時候和親戚一起住，由祖父母照顧。他上了中學之後，一家人搬到外邊去，祖父母則去了英國。他明白父母別無他選，為了生活只能全時間在工作，於是 Tenchho 經常獨個兒，大多數時候他在家附近的球場流連和一些年紀比他大的朋友一起。那時他就開始嘗試吸食軟性毒品了。

「我以前上學，白天回來後就直接去打籃球，父母還在上班，所以我不清楚究竟我們之間逐漸疏離是我的錯還是他們的錯。就算現在我也是 11 點半出門直至 4 點半，然後晚上會做自己的事情，我們都沒有機會多談話。」

Tenchho 的父母發現他吸毒時，最初覺得很失望，不過仍然給他很大支持，把他送入戒毒中心令他重返正軌。現在他已經戒除了毒癮，而且熱衷於泰拳運動，他覺得與父母的關係也有了改善。

「由戒毒中心出來後，爸媽在金錢上支持我打泰拳，我不能說是完全支持，因為他們不想見到我被打到臉呀甚麼呀都瘀傷了。這是我想做的，也是比吸毒好的事情。如果我不再吸毒專心打泰拳，那就沒問題了。但是你可以從他們的聲音裏聽到他們想說你將會被打傷的。」

他的父母不是他這個新玩意的擁護者，他的祖父母更加不是。雖然父母繼續嘮叨他、嘲諷他沒有承擔，因為他曾經打跆拳道但卻半途而廢，參加軍事訓練也如是，不過父母還是會去觀看他參加泰拳比賽。就算這代表 Tenchho 輸了之後要接受他們嚴厲的教訓或責備，Tenchho 還是很高興見到父母到場觀賽。

「……當我贏了，媽媽說我是碰巧好運而已（輕聲笑）……當我輸了，爸爸說沒關係，爸爸有時是這樣的：『沒關係，你下次再來。』媽媽則是：『你看，我告訴過你的，你是不行的！』（笑聲）『你只顧抽煙，沒有跑步，你沒有好好的睡，你的身體仍然不夠強壯。』因為她覺得有六塊腹肌會令你看來強壯些……現在不同了，以前每次爸媽一開口就說：『你為甚麼還在吸毒啊？你想將來的人生怎樣走下去？』……以前我們一直沒有好好的談話，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談話了，雖然只是些粗俗的笑話而已，我們算是有交流了，所以我覺得心滿意足。」

男性，21 歲，尼泊爾裔  
在香港出生和長大  
媽媽是餐廳工人，爸爸是建築工人  
家中獨子



「這是一個掙扎……  
這理念一直在我腦中盤旋：  
我不要令爸媽以為我想離棄他們。」

女性，22歲，菲律賓裔  
在香港生活20年  
媽媽是機艙服務員，爸爸是金融公司文員  
家中兩姊妹

# PATRICIA



許多年青人夢想獨立、自由地生活，無須受家裏束縛。Patricia 和父母及弟弟一起住，她告訴我們關於她想獨立的希望。當她開始做人生第一份全職工作時，便夢想可以搬出去和好朋友一起住，那樣便無須時刻向父母報告行蹤，兼且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這的確是很吸引的生活。但是一年之後她有新的想法。

「現在我出來工作，明白了搬出去是說易行難。在香港，搬出去是很困難的，租金太昂貴了。我可以說現在已沒有以前那麼想在外邊生活，我想可能因為我長大了又有工作，爸媽讓我有更多外出的自由。以前我還在大學時，他們沒有阻止我外出，但會要求我某個時間之前必須回到家裏，或者要求我甚麼時候要留在家裏和爸媽一起。不過我覺得我的改變可能是受到弟弟和最近發生的事情影響，我現在覺得可以與家人一起反而感到舒坦和實在。」

Patricia 的弟弟比她小八歲，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不懂說話，就讀於特殊學校。因為她的媽媽是機艙服務員，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照顧弟弟的工作一直是由全家人分擔。本來 Patricia 毋須負責照顧弟弟，現在她知道父母需要她的幫忙，因為弟弟已經是少年人了，照顧的難度更大。Patricia 的男朋友是從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有了他的幫忙，Patricia 有信心可以做得更好。

「弟弟的行為會為大家帶來麻煩，因為他有很多動作，他會打、抓、咬和踢，可是你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制止他。你可以按著他、等他平靜下來，除此之外我們實在沒有辦法。爸媽有時也應付不了，因為照顧特殊需要的孩子是沒有說明書給你指示的，如果事情發生在家裏，我會向男朋友求救，他會給我建議和指示。可是因為弟弟的個子愈來愈大，家人也覺得愈來愈難應付，我們和他比較起來，個子實在太小了（輕聲笑），就是這樣。家裏的女傭姐姐，年紀也愈來愈大，我們不能再完全依賴她了。」

家庭團結和互相支持是 Patricia 從父母身上學會的核心價值。不過，她也珍惜與朋友及男朋友相處的時間，有時她須要為了考慮如何分配時間而感到煩惱。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爸媽一直都在我們身邊，他們很少和朋友相處，他們的一生差不多都是為了家庭，所以我是在『以家庭為先』的氛圍中長大的。不過我的想法始終有別於爸媽的，我比較珍惜朋友和生命中其他東西。所以，我覺得好像有不同的東西在拉扯著我，例如我的朋友提議一起聚會，但是我只有時間和男朋友相處；又如果我在平日和朋友出外，我到第二天才可以和家人一起。這是一個掙扎……這理

念一直在我腦海中盤旋：我不要令爸媽以為我想離棄他們，因為家裏有這種情況而又需要很多支援，所以我不斷告訴自己，我要做到：我人和心都在這裏。雖然我未必經常和他們一起吃晚飯，但是我的心就在這裏，我在家裏吃飯，他們時常都可以見到我。」

Patricia 認為家庭時間並不一定須要一起做特定的事情，有時可以只是一家人吃一頓飯，或者只是待在一起已足夠。因此，Patricia 通常在星期六與朋友約會，把星期日留給家人。

「說回私人空間，我有時也會想有私人時間，目前這份工作比較緊張和令人勞累。所以有時我回到家裏，我也想有私人時間，不想有人打擾我，只想獨個兒。有時候是這樣想的，不過大部分時間我更想與家人在一起。」



## 「還未到生小孩的時候。」

# ALI

男性，26 歲，巴基斯坦裔  
在香港生活 23 年  
媽媽是家庭主婦，爸爸是保安員  
家中共五兄弟姊妹



我們初次與 Ali 會面時，剛好碰上他生命中一個重要的時刻。當時 25 歲的 Ali 是家中長子，打算幾個月後結婚。我們很替他高興，但他當時的反應卻比較冷靜。

「……我好像沒有感覺，我不覺得興奮，大多數人結婚都會覺得興奮，因為那是生命裏其中一個重要時刻。對於我來說卻並不如此……那不是愛情婚姻，是包辦婚姻，兩者是不同的。我答應結婚純粹因為我爸媽喜歡……」

包辦婚姻在許多南亞族群之間仍然很普遍，而且不單是女兒必須服從，兒子也一樣。許多家長喜歡替子女選擇配偶，保證他們結婚的對象是來自父母認為有體面和可靠的家庭。所以 Ali 和 24 歲、在美國唸護理學的表妹訂了親。

「事實上大部分巴基斯坦父母都覺得假如女方是親戚，那麼如果夫妻間發生甚麼問題都可以一家

人關上門自己解決……有些父母認為香港女性欠缺傳統思想，不懂做家务，如果你吩咐她們做些甚麼，也許她們會反駁你，她們會對你無禮，甚或會對你的父母無禮，所以長輩們喜歡選擇巴基斯坦女孩做媳婦。」

不過，Ali 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兒，因為父母沒有強迫他更早便要結婚，他們反而要求他結婚前先要有穩定的工作和經濟基礎。這個想法並不常見，尤其是在父母的年代，父母結婚時，Ali 的媽媽只有 16 歲，爸爸只有 17 歲而且還在求學階段。結婚兩年後，爸爸才完成學業去香港工作賺錢養家。

Ali 的婚禮在他的家鄉，喀什米爾的 Kasgumma 舉行，所有親戚朋友都到來出席。那是個龐大的慶典，招待了大約一千個賓客。經過兩個星期的婚禮儀式和與親友會面之後，Ali 正式和妻子完婚。

五個月後 Ali 坐下來接受訪問，回憶結婚後第一個感受。

「（笑聲）真的很尷尬，我們只是打一聲招呼，用我們的語言說 Salam，意思是願你平安。我們就說這個然後開始談話……只是平常的東西，例如她喜歡甚麼，她想做甚麼……不過通常最初幾天我們不會談話（笑聲）……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所以需要一點時間去互相了解……」

結婚之後大約一年，Ali 和妻子的關係改善了，因為分隔兩地，他們透過電話維持溝通。對 Ali 來說，兩夫婦仍須努力建立溝通關係。

「有時我忙於工作，她會在 WhatsApp 傳訊息給我，如果我沒有回應，她會說：『為甚麼你沒有回應？你忙到不理會我了？』因為她認為自己現在是我最重要的人，但是她不明白我須要工作賺錢養家……起初我不明白她，她也不明白我的說話，我想說甚麼，不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沒事了。」

Ali 的妻子完成學業和獲得移居香港的簽證後便會過來與 Ali 團聚，因此他關心的事由結婚轉移到履行婚後的責任了。

「通常在我們的文化，包括我的父母，大家都準備子女在結婚一年後生小孩……例如媽媽與親戚朋友見面或者去參加聚會時，他們會問：『噢，你的媳婦何時來香港？我們會不會很快聽到好消息？』諸如此類……這些說話給了父母壓力，那壓力又轉移到我自己身上（笑聲）。」

Ali 想到他的新家庭，回憶起家裏的真實經驗。爸爸是透過他的岳父以工作簽證申請來香港的，而 Ali 和媽媽及兄弟姊妹則於 1997 年搬到香港與爸爸團聚。Ali 和兄弟姊妹還在求學階段時，爸爸是唯一經濟支柱，當保安員獨力供養一家七口，媽媽是家庭主婦。Ali 希望自己有不同的家庭計劃。

「現在還不是生孩子的時候……如果我有小孩，我會專注在他們的將來而不是我自己的將來……目前的情況還好，我們未曾一起住，我可以有更多時間計劃和追求自己的事業。爸媽很年青時便有了小孩，我覺得他們還未做好準備，爸爸尚未找到適合的工作，媽媽只是個家庭主婦。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有多一點時間和空間為家庭和事業做好計劃和準備。」

Ali 已經有一套清晰的家庭計劃和準備成為註冊社工的職業目標，當太太來到香港後，兩口子會與父母分開住。他希望到時跟許多香港的年青夫婦一樣，太太和他兩人都有自己的事業，共同分擔家庭開支。當兩人都安定下來後，他希望生兩個小孩，以自己的方式教養孩子，給他們最好的教育、機會、甚至將來擇偶的自由。



就如許多普通的本地年青人一樣，非華裔年輕一代也參與不同類型的餘暇和創意活動。透過培養個人愛好，他們都能夠找到自我充實的空間、達致成功、並能解除日常生活裏的壓力和精神負擔。有些愛好最後可以幫助個人事業的發展，在學校裏和社群中得到認同和支持。他們參加群體的餘暇活動時，亦可以與不同的社會團體和族群建立更多有意義的接觸和聯繫。

# 餘暇愛好

# ALI

男性，26歲，巴基斯坦裔  
社會服務機構擔任項目助理  
喜愛攝影

「我可以做喜愛的事情，心裏很  
是快樂。」

在生活裏眾多事物之中，Ali 十分喜歡攝影，這是他在中學時受到同學的影響而培養出來的愛好。

「..... 我的同學們參加了（攝影班），用手機拍照，照片很漂亮，我看到便開始覺得有興趣。有時我們忙碌的時候不會專注在細小的事物，所以我覺得當我在工作 and 學業及其他事情上感到有壓力時，最好就是放鬆一下頭腦。於是那時我便開始用手機拍照。」

Ali 實在很喜歡攝影，開始選購合適的攝影器材，由於手機的攝影功能有限，他在高中時便利用積蓄購買了第一部相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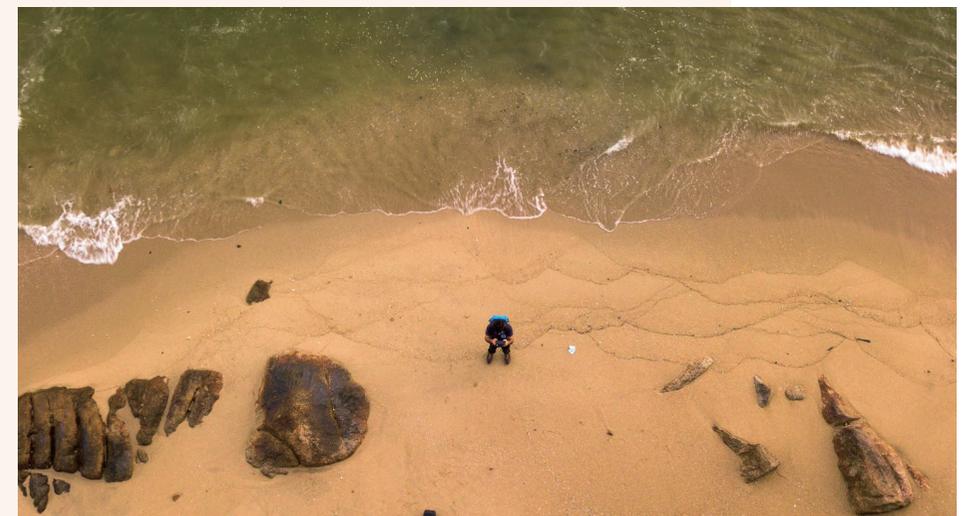
「我只是把零用錢儲蓄起來，我唸中學時，媽媽每天都給我一些錢用來小息時買零食，我把零用錢儲起來（每個月大約港幣 200 元），儲了一年左右使用那筆積蓄買了第一部相機。那部相機不是很昂貴和很高級的，只是足夠拍到好的照片就行了。」

Ali 對於能夠用自己的積蓄買第一部相機——一部價值港幣 3,000 元的佳能 600D，他感到很自豪。他繼續把時間和精神投放在攝影這個嗜好上，在社交媒體分享這興趣因而擴大了朋友圈子及與其他人的聯繫。他大部分的網友都是本地華裔人士，大家溝通得很好。他們一起探索攝影技巧，在過程中互相了解更多。

「我們大多談論攝影技巧，例如我們可以怎樣把這個景色拍得更美。有時他們 ..... 因為我在 Instagram 和他們用中文溝通，我們也在 WhatsApp 通訊，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是巴基斯坦人或南亞人 ..... 所以當我們最初在線上談話時，他們以為我是香港人，但是當我們見面時，他們總是表現得很驚訝（笑聲）。有時他們想知道，我的文化和他們的有甚麼不同。有一次這班朋友約我晚上和他們一起去玩天文攝影，例如拍攝星象、銀河系等等，我說：『噢，不行啊，晚上十點後我是不能在外面的。』朋友問：『你幾歲了？』我說：『我 20 幾歲。』『這麼大了，還是不准？！』（笑聲）這就是大家文化不同的地方。因為他們的父母沒有那麼嚴格，所以他們可以去露營等等，但是我的父母就不容許了。雖然我現在已經是成人，父母仍然會擔心我的安全。」

自從 Ali 五年前開始玩攝影之後，他的攝影技巧已經進步了很多，甚至開拓了賺外快的機會。

「兩年之後我開始接散工，我買了一部比較好的相機，較高級和專業的，因為那時我的技巧已經不錯，會接一些工作，或者是朋友介紹的公司 ..... 我收取的費用不像其他專業攝影師那麼高，所以透過朋友介紹，我接了一些婚禮攝影工作；我也做一些大型活動，一些慈善機構舉辦的活動，是一些華裔朋友給我介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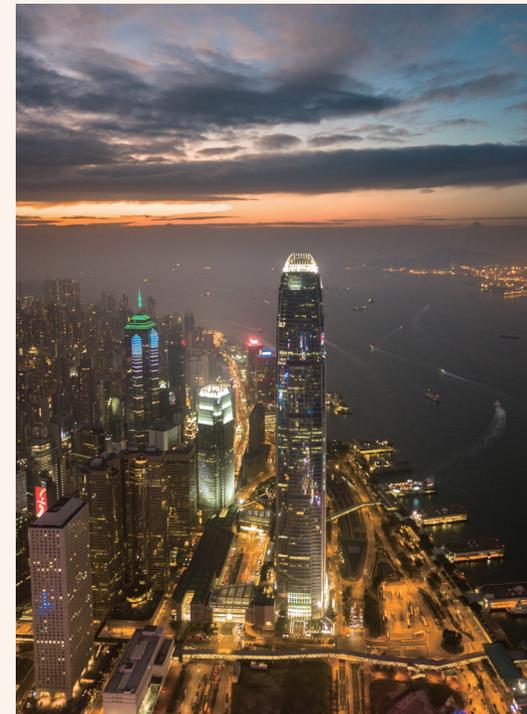
## Ali 的風景攝影



透過攝影，Ali 每次活動賺取數千元，所以他覺得他的嗜好是有價值的。不過 Ali 告訴我們攝影是很昂貴的嗜好，他須要注意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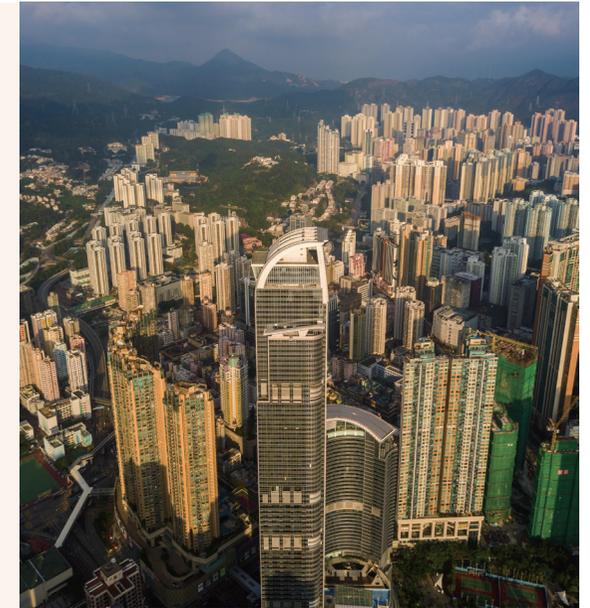
「相機本身不很昂貴，鏡頭比較昂貴。有時我會有一筆儲蓄，有時我會賺到一千元或者兩千元，視乎工作的性質，那筆錢我會用作購買更多不同型號的鏡頭……你不是每天都有這種工作，或者幾個月都沒有。所以有時如果我覺得需要一個器材去拍更好的照片，如果我沒有接到工作的話，我會稍等一下，因為如果我沒有從攝影賺到錢的話，如果那只是一個嗜好，我就不應該花太多錢在這方面。」

Ali 盡量令攝影的開支和收入互相平衡，即使不能憑攝影賺外快，他亦會一樣投入。他感到在香港這個競爭大、步伐急速的城市裏生活，只有攝影才能讓他保持頭腦清醒。



「……就好像令我在繁忙的生活中鬆弛下來，例如如果我覺得太綑緊了就會到外邊散步，不做其他事，只是出外拍拍照，我的內心便會感到快樂、滿足，我是在做我喜愛的事情，而且我有了屬於自己的時間，而不是為別人忙這忙那。」

Ali 的強項是香港風景攝影，他餘暇時會到處走走、拍照和放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希望憑著他的照片讓所有人看到香港的美景和一般人可能忽略的日常生活。



我記得有一則新聞說香港不及臺灣那麼多可以拍照的美麗地方。所以我要告訴人們：香港也是美麗的……香港給了我一個更好的將來，更好的居住地，和更好的生活水平。攝下香港美麗的一面是我最起碼能為這個地方做到的事情。



# AFIA



「我追求的就是那種榮耀！」



女性，27歲，巴基斯坦裔  
從事餐廳工作  
喜愛運動

「你令我蒙羞。如果是我的兒子代表香港，我會覺得自豪，但你是女孩，那就不是好事了。」那是 Afia 的爸爸知道她代表香港出賽打板球時的反應。

Afia 自從中學起便開始打板球，事實上，她在學校不只是打板球，還參加了各種運動，例如籃球、排球、游泳和田徑。不過板球是她唯一在中學畢業後還持續參與的運動，即使爸爸不同意並認為運動是屬於男孩子的活動。

「我打板球，但是爸爸從來都不贊成。我騙他說我去補習或其他，其實我是去打球。有時我會帶妹妹一起去，讓他相信：『好的，她們是去補習。』其實我們是去了比賽場地，我打球的時候妹妹就坐在一旁發呆。」

Afia 不完全明白自己對板球的熱愛是從何而來的，因為當她在中學第一次被選入校隊時並不是很投入。她想到，板球是許多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熱愛的運動，也許這影響了她。她覺得也許因為球會的環境鼓勵她堅持打板球，即使在中學畢業之後她仍然沒有放棄。

「我們離開學校之後馬上加入了球會，地利亞的教練也是從那裏出來的。他們把我們放在他們的球會，所以裏面都是我們的人。那些女隊員、甚至教練們都是巴基斯坦裔，所以我們對於球會和球會訓練的方式都覺得很自在。如果你不明白，他們會用各種方法向你解釋；如果他們是外國人或者華裔教練，我們會較難明白，或者他們也較難向我們解釋某些特別的打法。所以我想那是其中一個原因使我愈來愈喜歡打板球。」

Afia 被挑選進入了香港板球隊，在香港和到外國參加比賽。身為香港隊隊員需要投入更多，每週有三、四天她必須在未天光的清晨 4 點半起牀參加訓練，有時還要去健身室接受額外訓練，真是一個絕不輕鬆的嗜好。Afia 覺得令她堅持下去的是她得到的自豪感和讚譽。

「代表香港比賽是我的驕傲。你入了香港代表隊啊！被選中已經不容易，更何況我可以出賽……當一個巴基斯坦人聽到你是香港隊員，他一定像聽到一件大事般感到雀躍，你知道嗎？……我想我的成就算是給巴基斯坦社群的女孩帶來一點鼓舞。」





雖然 Afia 全力投入板球，她覺得在選拔隊員參加全國比賽時她不是常常獲得公平的對待。

「..... 以前在香港隊是非常不公平的，他們會說如果你百分百參與了這個訓練，你就會入選參加比賽。結果，雖然我出席了所有訓練，始終有些比賽我是從來都不入選的。不但是我，還有許多女孩子，甚至華裔女孩子。優先權好像是留給有名氣的球會，或者那些有有錢爸爸和富裕家庭背景的球員。那些球會的女孩，即使她們打得不那麼好，總比我們優先獲選。」

最後 Afia 退出了香港隊，她覺得投入那麼多時間並不實際，尤其是那並不可以保證她得到穩定的收入和事業前途。她寧願專心做好一份有收入的全職工作。



「假如你有家人在經濟上支持你，他們說：『好的，你想打板球，那就打吧，不用擔心其他事了。』那樣的話你便可以達到夢想了。但是如果你須要同時兼顧工作、板球訓練和其他事情，很明顯你將會落後於人。」

可是 Afia 沒有完全放棄打板球，現在她在英國追求更好的前途。她在找尋一份可以自給自足的穩定工作，所以暫時完全停止打板球，不過她仍然懷有希望，認為現在是休息的時候，稍後在英國的工作和生活安頓好後，便會重拾球棒。

「我非常熱愛板球。我們國家的人，巴基斯坦人，認為女孩子做甚麼都不會成事，我要他們看到，有些女孩子是做得到的！若果我可以代表英國這樣大的國家隊，比賽就會在電視播出，我就會打開那個頻道，我便會見到自己在電視上出現 ..... 我追求的就是那種榮耀！」



男性，24歲，印度裔  
任職見習經理  
喜愛足球、籃球、網上遊戲

# IQBAL

「足球在我生命中佔有重要地位。」

Iqbal 對足球滿有興趣，他有很多和足球有關的難忘記憶。

小時候的 Iqbal 經常和表兄們一起踢足球，專門擔任守門員。

「我們打板球或足球時，我永遠都是當球童那個。打板球時，我負責執波；踢足球時，我是守門員，總是這些瑣碎的崗位。我會哭著回家，告訴姊姊們表兄不許我玩、他們恨我。姊姊們會安慰我說：『沒事的，他們會讓你玩的，或者你再落球場試試看吧。』我回去後表兄就推我，說：『你為甚麼告訴她們？』諸如此類。」

Iqbal 有四個姊姊，在表兄弟姊妹中，他是最小的一個。當他還是很小的時候會和姊姊及鄰居的女孩玩耍，如果要和男孩玩耍就要和表兄們踢足球了。週末和學校假期時，Iqbal 有機會踢足球，直至其中兩個表兄移居英國，表兄弟「球隊」便解散了。想不到，因被表兄欺負而被迫當守門員的經驗，後來變成對他有利的鍛鍊。

小學二年級那年，Iqbal 參加了在香港各區舉行的麥當勞足球訓練計劃，他通過了第一階段的訓練升到第二階段。如果他能夠升上第三階段便可以加入沙田區足球隊了。

「小時候，表兄們欺負我，要我當守門員，無形中我被訓練到不害怕迎面飛來的球，所以我又再被選為守門員。我的表現很好，甚至有些孩子也仰慕我，說：『你這個守門員很棒啊。』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我進不了區隊，有時我在想，可能是因為種族歧視或其他，因為我的中文不很好，而那些教練常常對我聽不明白的中文。」

Iqbal 對於結果很不開心，因為在第二階段，他被認為是兩個守門員之中較好的一個，他的隊友也替他不值。所以他把落選歸咎於語言問題，他稱這為「種族歧視」。

他覺得沮喪，之後幾年放棄了足球，直至小學五年級，學校成立了新的足球隊。Iqbal 和爸爸發生了很大爭執，他甚至被掌摑。爸爸和其他父母一樣希望子女努力讀書而不是把時間放在運動上。最後 Iqbal 還是加入了足球隊，不過事情發展並不如預期中順利。

「我已經不再一樣了，經過那兩三年後，我的能力改變了很多，我不再棒了，我不能打得像以前那麼好，那幾年我長胖了很多。我記得小一時我是跑得最快的，小六時我體質很差，所以我被欺負、被取笑。我最好的朋友變成學校裏的有型士，由小五到小六，我在球隊中飾演小丑的角色，因為這緣故，我離開了球隊沒有繼續踢足球了。」

很快 Iqbal 找到新的興趣。就像許多男孩子一樣，他迷上了電腦遊戲，像「吸毒」般。

「週末我甚麼地方也不去，留在家裏。同學問我：『你想出來看電影嗎？』我會說：『不了，這是家庭日。』其實我是整天玩電腦遊戲。我只是坐在那兒，我的父母拿午飯給我，拿晚飯給我，我根本不需要站起身來。我的健康狀況愈來愈差，我不會用痴肥來形容自己，但是我這個瘦子卻頂著個大肚臍。的確是很差的情況，我沉迷了，非常沉迷。」

有一天，足球再次走進 Iqbal 的生命，令他有另一次重要的改變。一個平常的週末，他走入一個足球場，就在他馬鞍山的家附近。他加入了一群本地華裔小孩，和這些陌生人踢足球。第二次一起玩的時候，大家開始交談。

「我們談了一會兒，例如我是誰，你是誰。其實我的中文不大好，我用很零碎的中文表達，不過我們的確在交談，他們覺得我很有趣，因為我的名字是 Iqbal，很像一位名叫「伊巴」的足球員（Ibra, Zlatan Ibrahimovi, 瑞典職業足球員），所以他們把我叫做「伊巴」。然後我和他們混熟了，他們把我加到 WhatsApp 群組中，我們一起出外、一起踢足球、晚上去吃糖水。我們肯定是一班好朋友。」

有一段時間他保持著電腦遊戲和足球兩個嗜好，直至他透過友誼找到足球的新意義。

「我的網上遊戲到達了一個很難升級的階段，我覺得很沒趣，已經不再好玩了，同一個遊戲，同一個級數，同樣的東西不斷重覆，所以我不玩了。但是足球是千變萬化的，我是說運動是永遠不會重覆的，時時都有新意，對嗎？打足球你需要新技巧，你有新的射球方法，你有那麼多新的東西可以發掘。所以我們之間做小型訓練和小型比賽去學新的技巧，一起開心，也許你輸的時候他們會踢你的屁股之類這些鬧著的玩兒。所以越來越好玩。」

Iqbal 不再覺得自己是個普通的印度人，因為他的廣東話進步多了，他更加熟習本地的生活方式，想法也「本地化」了。中學文憑試之前兩個月，Iqbal 決定努力溫習，每天 12 個小時在自修室讀書。他的朋友會叫他出去打 15 分鐘足球作為小休，也鼓勵他。這個群組的朋友成為了他現在其中一個最好的朋友圈。





# NAMCHOK

「欖球造就了今天的我。」

男性，18歲，泰國裔  
大學本科生  
喜愛舞蹈及運動

Namchok 在香港出生，四歲時回到泰國，八歲才返回香港。回來後入讀本地中文小學，開始時他很沒自信。

「..... 不懂中文或英文的人在香港唸書、在班裏上課時，甚麼都不會懂，老師在講什麼完全不明白。結果你只是呆在課室裏甚麼也不能做。你只是在那裏做自己的事，例如在桌上畫圖畫..... 所以像我那樣，我沒有學習的熱誠，我不關心我的學業，因為我認為我不會有甚麼成就。」

Namchok 在學業上遭遇挫折，在非學業方面似乎也不突出。加入足球隊之後他有這些想法：

「我被選為守門員，但是我的個子太矮了，他們找另一個同學代替了我。雖然我在隊裏是最差勁的一個，我仍然參加所有訓練，教練叫我做甚麼我便做甚麼。每次有比賽，我們好開心，因為可以走堂嘛，對嗎？老師仍然會叫我去但不是去打球，只是當個『執波仔』，甚至不是後備，是派水童！我其實心裏很不痛快，天呀.....」

Namchok 上了中學，不但無心於學業，也沒有繼續踢足球。原來中一時他跟同學嘗試打欖球。雖然他沒有期望會得到甚麼，但是因著那積極的學習環境，他變得很投入。

「..... 小學足球隊有明星球員，你知道啦，如果你做錯了甚麼，他們真的會怪責你。但是在欖球，我們大多是新人，所以我們犯錯是正常的。事實上老師會給予我們很多鼓勵，尤其是教練，他們給我們很多鼓勵，所以我不怕犯錯。」

Namchok 對欖球的投入與日俱增，即使當所有朋友都離開了，他還是繼續下去。他發現欖球可以給他成就感，以彌補他在學業上成績偏低的不足。

「..... 打了幾次比賽之後我開始相信自己，開始相信其實在我的生命裏我可以有更多成就。事實上我可以站在台上，邀請父母和我合照。在學業上我一無是處，我在課堂上聽不明白老師的說話，因為我真的不懂中文，英文也不濟；所以到了中一，我覺得如果我打欖球，至少可以贏一些獎項，至少在生命中可以拿個獎牌或獎盃，我感覺很好，所以繼續打下去。」

由於積極操練，球隊的水平進步了，還贏到很多校際和區際比賽。因為 Namchok 是位守紀律和忠誠的隊員，第二年他被選為隊長，這顯示他在球隊的表現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肯定，使他對自己更有信心，也令他對學習的態度有所改變。

「..... 老師選我當隊長，那時我開心極了。我在想，如果我在其他事情上努力一下，我也可以做出好成績來，包括讀書方面。所以我開始重視學業，心想：好吧，也許我應該溫習一下。因為在中一時我沒有溫習過

(笑聲)，所以我開始想到爭取好成績，渴望得獎。因為這樣，我開始學習英文，也學習與別人溝通.....」

Namchok 在學校、學業和課外活動都全力以赴，給自己訂立更高的目標，漸漸地有了成果。在打欖球的同時他的學業成績逐漸進步，校長注意到他的表現，於是提名他爭取「多元卓越獎學金」。這項由香港特區政府頒發的獎學金，目的是支持在運動、藝術或社會服務有突出表現的本地學生，讓他們在香港接受大學教育。

「..... 校長說我未必輕易上到大學，因為要和 Band 1 (第一組別) 學生競爭，也要和香港欖球隊的人競爭。我認為我不會得到這獎學金的..... 既然校長提名我、信任我，我不可以令他失望，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盡力。」

經過嚴格的面試之後，Namchok 獲頒獎學金，是 2018 年全港 29 位得獎者之一。

他憑著這獎學金，加上努力溫習準備中學文憑試，結果成功被取錄就讀浸會大學體育學士課程。

「我覺得這結果非常不真實，因為我從未想過自己會被大學取錄。我在大學聯招的選擇甚至沒有填上浸會大學，我選了一些副學士、高級文憑和公開大學的課程，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做得到..... 因為欖球給我信心，結果我拿到獎學金還進了大學..... 欖球造就了今天的我，所以有現在的我。」

現在 Namchok 是大學本科生，能夠達到超乎他想像的成就，他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議。他感恩有了獎學金、老師和校長的支持，打算將來回饋社會。他想成為老師，以自己的經歷去啟發表現欠佳的學生，讓他們也能在生命中追求更多成就。



## Namchok 在欖球的成績





男性，21歲，尼泊爾裔  
泰拳教練  
喜愛綜合格鬥及音樂

我們樂意花時間在自己喜愛的事情上，有些人更希望把個人嗜好變成自己的職業。Tenchho 也有這種抱負，他希望成為職業拳手，因此把所有時間投放在武術上。對於自己熱愛的事情，他向來都抱全程投入的態度。

他幼年時夢想跟祖父一樣加入軍隊，但是到了少年時，他沒有信心可以通過考驗。於是他轉而對音樂產生興趣並花了六年時間學習音樂，曾經想成為音樂家，可是，因為沉淪毒海而放棄了這個夢想。

Tenchho 找到了一個新的熱愛對象——打泰拳。已經有三年了，他每天都認真地練習，也參加本地及外地的比賽。他自小已喜歡武術，現在認真地把它作為職業。這份職業可以為他帶來一般職業沒有的名氣和財富。

「我想保持嚴格的訓練，提升自己，將來或許會做出成績來。」

# TENCHHO

「我不是說我因為喜歡才做的，因為在裏面我也看到金錢，我也看到名氣……所有已經變得富有的拳手，都是在終極格鬥冠軍賽中成名的，例如 Connor McGregor，他也是像我這樣開始的……像所有人一樣先參加小型比賽，逐步前進。所以我想說的是，對我來說這條路不算難行，我只要循正確方向前進便成了。如果我符合所需條件，我可以先在香港比賽，打敗重要聯賽的選手，然後去其他地方。我聽說如果你在終極格鬥冠軍賽出戰，即使輸了也會得到最少二萬五千元，如果贏了會得到更多……」

Tenchho 說有些人覺得他是在做白日夢，雖然他明白想要達成目標並非易事，但他的信念沒有動搖，每天仍堅持著。他曾經遇到過幾次挑戰，令他差不多要放棄了。

「夏天的時候我差點兒要放棄一切。我有三個比賽，第一個慘敗了。如果你看我的 Instagram，我想應該有一個錄像是那個人一拳擊向我，我倒了下來，因為那時我剛下班，我整天在建築地盤工作，回家後又抽煙，精力已消耗在工作上，結果遲到沒有做足夠熱身，所以我打輸了。我身體和精神都很累……之後我想了很多，例如我究竟是否應繼續堅持下去，我擔心一切努力都只是白費心機，而且我還有其他事要做，我就是這樣胡思亂想。不過一個月後我回來了，我決定繼續做拳手。」

當業餘拳手不會讓他賺到任何收入，所以放棄打拳、專心一意做好有薪水的工作會是較合理的選擇。Tenchho 心想：若果自己只有十幾歲，或許會這樣做；不過現在已經是 20 多歲的成人了，自覺有能力應付挑戰，而且現在有更強的恢復力，相信自己可以做一個有承擔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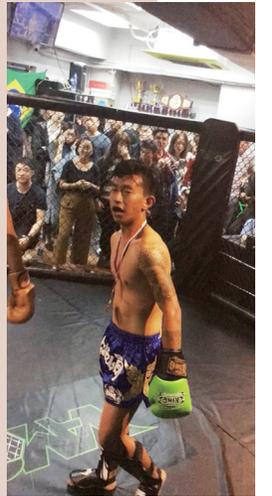
## Tenchho 的戰鬥模式



「以前，我做得不好的時候，我心裏想：面前將會有很多掙扎和痛苦，所以我有心理準備，不要輕易放棄……當我告訴別人我會做這個做那個，我其實想證明我能做到。就算我做不到，我想至少我曾經嘗試過。有些人說他們想做甚麼，但是連第一步也沒有踏出過。我想做一個『說得出便做得到』的人，我想做拳手，做一個出名的拳手，我便要全力以赴。我有計劃朝這方向發展，所以我不想輕易放棄自己的夢想……」

步入成人階段，Tenchho 明白他選擇的職業是不穩定的，而且他是家中獨子，對父母他是有責任的。不過他仍然堅持奮力追求夢想，他辭去了建築地盤的工作，當兼職泰拳教練，那樣他可以全時間留在拳館。雖然他少賺了錢，但是他覺得如果做不成職業拳手，泰拳教練也是一條值得投身的路。

「現在我所想的全都關於自己，例如我怎樣打武術，如果我現在為了夢想而努力的話，那麼將來會有甚麼回報……。現在對我來說，武術方面是成功的，比我做過的酒吧或建築或任何工作都成功……這是我真正想做的……我不知道為何我對武術這樣認真，不過我覺得自己已做好了一切準備，現在我只想保持嚴格的訓練，提升自己，將來或許會做出成績來。」



# SUSKIHANNA

「現在是年青人發聲的時候，尤其是年青女性。」

女性，22歲，尼泊爾裔  
教師，「流浪之聲」社區總監及錄像監製  
喜愛寫作和錄像製作



去年 Suski 為了爭取香港少數族裔的權益而公開發表倡議，受到不少人認同。她到日內瓦參加聯合國會議受到報章媒體報道。不過她一向並不是那麼自信和敢言的。回想過去，Suski 形容自己少年時是個害羞卻又易怒的女孩。

「我在尼泊爾生活至七歲，我不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我不想回來香港，因為小孩子會想留在一個熟悉的地方，有熟悉的文化和語言。而且我覺得我的父母帶我回香港對我來說是很不公平的。我一到達香港就覺得所有事物都很陌生，尤其是語言。我最初覺得很難適應，我是一個病人，有一段時間我患上一個罕見的疾病，第一年我差不多是在醫院度過的。我對社會有疏離感，變得很沉默，因為我覺得跟這個地方格格不入，很不自在。」

Suski 從寫作中找到慰藉，因為她可以自由地表達她的想法和不滿，不用顧慮別人的批評。由小學一直到大學，她都透過詩篇、故事、文章和寫日記去表達自己。

她進入大學之後才建立到表達自己的信心，在大學期間認識的人鼓勵她，使她有勇氣發聲。

「我入了大學之後，也從別人身上學到積極表達的勇氣，例如我認識了許多唸大學的少數族裔朋友，他們和我一樣年紀或比我稍大一點，就像我的師兄師姐。他們對我很熱情、很友善，就像一個很小但熱情的社群。因為我是融樂會獎學金的得獎者……我認識了一些教授，他們是香港大學裏的巴基斯坦裔香港人、印度裔香港人。我從來都不知道有這些族裔的教授和這種社群。我和他們相處的時候，他們對我很友善，並給予我很多鼓勵，他們是我尊敬的學習對象。」

Suski 透過文字和錄像，最初是記錄和表達個人思想，慢慢利用它來探討社會問題。由於唸新聞學的緣故，她開始由寫作轉為用錄像表達想法，她開始製作以少數族裔為題材的紀錄片。在爭取有關少數族裔權益的過程中，與非政府機構和參與人士合作，她自覺不但可提高公眾的意識，自己亦變成一個倡議者。

「有一個非政府組織叫香港融樂會，我有幾年獲得了獎學金，他們叫我出席活動……我答應了，因為我覺得少數族裔的處境向來是其他人談論的課題，少數族裔自己卻沒有聲音……現在是年青人發聲的時候，尤其是年青女性。不應只有年紀大的人發聲，因為我們是在香港受教育和成長的一群，必須向身處的社會發聲。」

對於 Suski 來說，一個 21 歲的年青人能夠成為國際代表的一分子，不是一件小事情。代表少數族裔在國際論壇上敦促本地政府改善少數族裔的政策和措施，是 Suski 感覺自豪的時刻。這次行動使她得到許多人尤其是尼泊爾人的欽羨和支持。

不過 Suski 的爸爸並非十分支持，他擔心 Suski 會惹來太多注目。這擔心是有理由的，Suski 的故事獲得報道之後，有支持的聲音，也有來自本地公眾和尼泊爾人士批評的聲音。

「在那裏，作為年紀最小的一個，我有點害怕為何會選擇了我。我覺得肩負了重擔，尤其是因為尼泊爾社群裏有些人把這個故事誇大了，令別人覺得我是個被洗腦的孩子，沒有主見，對於自己的經歷沒有真正了解。所以我覺得被監視，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去日內瓦，我感到身邊有很多壓力。」

這不是 Suski 第一次面對敵意，學生時期接觸創意媒體時已曾遇到類似的批評，使她變得較為厚臉皮了。因此她發表意見的時候是不會因為惡意批評而退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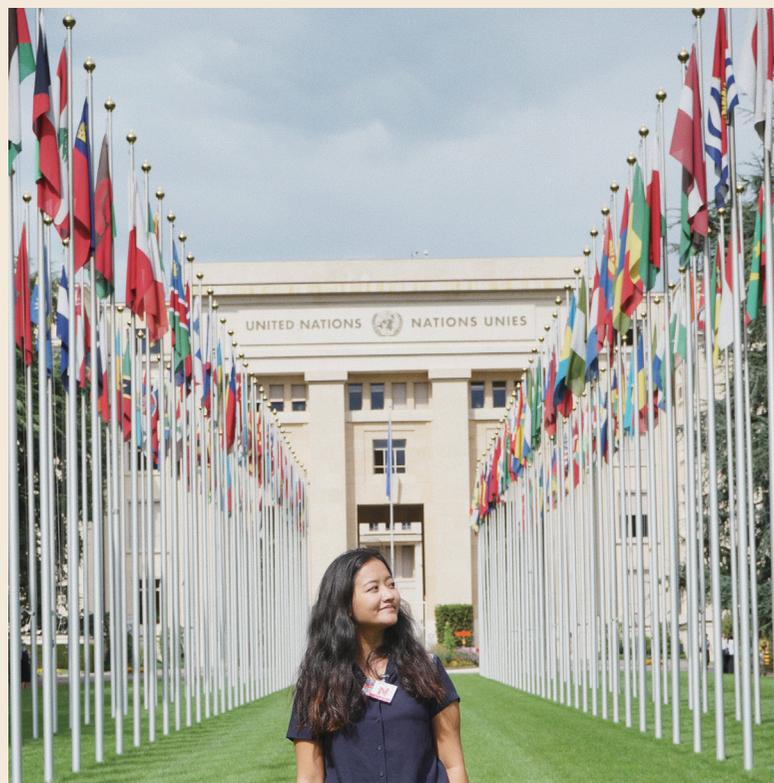
「有些種族歧視的言論總是說：『你為甚麼諸多投訴，如果你有那麼多不滿，為何不返回你的國家去？』諸如此類；『你不能學廣東話是你自己的問題，為甚麼責

怪我們？』……我不是真的害怕這些強烈的反應，總有人不了解你或者歪曲你的意思。我不介意露面和發聲，因為現在我的臉皮已經變得很厚。很多時候人們會製造負面新聞去引人注目，但不表示我們要避開或者不挺身而出，因為如果我們那樣做，我們永遠都不能在社會上得到公平對待。」

現在 Suski 作為教師，會利用寫作和製作錄像訓練學生有信心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關注的課題，那樣，他們不會在面對社會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時，仍然沉默不語。



代表團由日內瓦回來後召開記者招待會。



聯合國在瑞士日內瓦的辦公大樓

## Suski 以寫作和拍攝錄像 表達她的主張



Society  
**Hong Kong-born Nepali, 21, to speak at UN about local ethnic minorities' fight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HKU fresh graduate Suskhanna Gurung taking part in NGO delegation to Geneva to raise points about local school system and effect on job searches

May Ann Bellini  
Published: 12:28pm, 10 Jul 2018



Suskhanna Gurung, 21, speaking for Chinese territory. Gurung has part in a UN committee meeting, addressing local discrimination in Hong Kong, Philippines, Tim

A young woman from an ethnic minority group in Hong Kong will for the first time bring the fight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 and jobs to a UN committee in Geneva next week.

Suskhanna Gurung, 21, who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arlier this year, will take part in an NGO delegation, meeting experts and members of the UN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我是個做每件事都要求  
百分百付出的人。」



# ISHITAA



女性，26歲，印度裔  
體育科教師  
喜愛運動



Ishitaa 天生是一個運動員，在成長過程中涉獵過各種運動項目，甚至曾經是香港板球隊的隊長。現在她把對運動的興趣和天賦變成熱愛的職業。

Ishitaa 自少和爸爸一起玩各類運動，例如籃球、板球、游泳和乒乓球。她成為運動員不只因為個人天賦，她發覺自己對運動的熱愛是源於生活的環境和父母的支持。

「每天下課後，我會到樓下的空地上和朋友們玩耍。我們的大廈裏有個游泳池。我們亦會盡用大廈裏每一個空間，例如有人在用來洗車的空地上安裝一個籃球架。我們的大廈裏沒有最高級的運動設備，不過我們總是可以利用身邊的環境辦運動比賽。在戶外，我們會打羽毛球、籃球、板球、檯球，什麼都行；在室內，我和爸爸在飯桌上打乒乓球，有時在我的睡房裏打板球，我們把所有易碎的物品例如相架等搬到另一個房間，關了門和窗，便可以放心地擊球，非常好玩。」

小學時，Ishitaa 上過各種運動班，她最喜歡籃球、足球和網球。很奇怪，她最初對板球沒有好感，因為她看到爸爸觀賞電視播放的板球賽，

一看便是幾個小時甚至幾天，她覺得很沉悶。直至和男孩子玩板球時，Ishitaa 才開始發現樂趣，因為她覺得板球可以挑戰自己的能力。

「我還在唸小學的時候，有一天，Anita Miles 看到我在香港板球會和爸爸在打板球，她問爸爸我有沒有興趣和資深球員一起受訓，於是我 11 歲時便開始在球會和年紀較大的球員一起受訓。」

Ishitaa 的媽媽也非常支持她成為運動員，在學校考試期間，她的媽媽在家協助她溫習學校課程，好讓她能追上進度，並幫助她安排好訓練和學習的時間。

「我 14 歲加入香港板球隊，我們一個星期訓練五、六天，每次兩至三個小時，所以是一個很大的投入。因為考試也差不多在那時開始，媽媽會給我找些播客讓我往返訓練途中在巴士上聽溫習的材料。每一段車程需要一個半小時，所以，如果我不溫習每天便會浪費掉三個小時。」

雖然 Ishitaa 的爸爸很支持她在板球的成就，但他希望女兒在大學唸工商管理。Ishitaa 在香港科技大學唸了一年工商管理之後決定依自己的興趣在香港大學唸運動科學。畢業之後她在澳洲墨爾本大學進修教育碩士課程。2016 年

Ishitaa 離開香港隊，因為她想專心當體育教師，現在她在香港的國際學校任教體育科。

「我是個做每件事都要求百分百付出的人，我唸書的時候可以把所有時間和精力都給了板球。畢業之後，我認為應該將時間和精力放在我作為體育教師的事業上。我完全享受那十年的板球生涯，覺得十分感恩，我問心無愧能有機會擔任香港隊隊長，而且參加過兩屆亞運會。在香港很難兼顧個人事業和全職運動的，所以我對退出香港隊沒有任何遺憾，因為現在是時候要專注我的教師事業了。」

Ishitaa 享受她的教師工作，對於自己在事業上的進展也感到興奮。除了在學校教學之外，她也是排球隊的教練，並和球隊去過上海參加排球比賽。



非華裔青年在香港成長的過程中，必須在不同範疇裏培養多元的身份意識——作為子女、學生、老師、社工、企業家、音樂家、朋友及情侶、本地及國際公民等。年青人在踏入成年階段時會遇上各種疑惑和挑戰，他們的身份並非固定的，而是不斷在演進中。我們發現，少數族裔青年的身份意識，是透過在社會上與其他人的互動磨礪而形成；與上幾代移民不同，新一代的非華裔青年是透過參與社會事務，在與自己所屬的族裔社群和其他社會群體的日常交往中，逐漸培養出社會歸屬感。因此，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青年可能是改變社會不公的力量，促使香港逐漸變成一個更有包容性的社會。

# 身份認同



# MARRIUM

我們問 Marrium 認為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她思考良久，然後自豪地說：「我是一個獨立女性！」

「我無須依賴任何人。例如，如果我有任何事情需要到政府部門的話，或者因為生病要看醫生，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可以自己做到。但許多婦女，因為語言限制，必須依賴別人幫忙解決，而我，可以有信心地向別人清楚表達自己的情況。」

我們或許會認為所謂獨立女性，並非甚麼新鮮或特別的事物，因為現代社會很多女性都有獨立能力，但是對 Marrium 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成就。Marrium 身邊有很多缺乏足夠教育的女性，目睹她們的遭遇，令她更肯定自立能力的重要。

「..... 在我們的文化裏，女性是不可以隨便和男性交談的。我不會依循這種規限，因為我在香港已經很習慣和男性說話，這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有些人因為語言限制，亦不想向男性談論自己的身體、健康或其他，..... 我見到一些阿姨們須

「我是一個獨立女性。」

女性，20 歲，巴基斯坦裔  
香港出生和長大  
大專學生，修讀食物及營養科學



要依賴丈夫，她們會哀求丈夫到醫院陪診：『你一定要請假來帶我去醫院，我不可以告訴翻譯關於身體和健康這些私人的東西。不，你一定要來！』丈夫可能因為要上班不能隨便過來，但在妻子哀求下，他們感到無奈唯有請假兩小時。」

Marrium 懂得流利的英語、烏都語和廣東話，所以她很開心能夠有自信地隨便在社區裏走動。她是家族裏受教育最多的一個，也是第一個快要獲得學士學位名銜。她相信全因為父母的支持，容許並鼓勵她繼續學業。和一些女性相比，她覺得自己享有特殊優待，因為在她的社群裏，教育不被視為女性的基本權利。

「在我們的社群，父母想女兒唸書，但有些人覺得假如女性的教育水平太高便不會做家務，也害怕她們會忘記身為女兒的責任。那就是我們的文化 ..... 不過很多人正嘗試開放思想 .....」



Marrium 知道老一輩的人在思想方面比較保守，認為女性無須接受太多教育，她便利用技巧和知識去幫助她的族裔社群，令她們對女性接受教育有正面的看法，以行動贏取他們的認同。

「我認識一位阿姨，因為他們一家要回巴基斯坦老家，所以請我替她的兒子寫一封請假信交給學校。我幫了她……許多阿姨都喜歡找我幫忙，因為我的確可以幫得上忙，替她們處理即時傳譯和與政府部門接觸的事，例如生病時看醫生等等，所有這些事情。如果她們不知道我的能力，只會覺得：『噢，她只是一個學生，如此而已。她沒有值得尊敬的地方，甚麼也沒有！』但是如果我和她們說話，例如我幫過她們一把，她們就會想：『噢，我真想我的女兒也有這樣的能力。』……好像社會模範一樣，我說：『你的女兒也可以這樣的啊。』所以我覺得現在已經有一些東西在改變中。」



傳統上，女性的角色只局限於家庭內，主要的責任是做家務和帶孩子。不過隨著時代變遷，Marrium 的社群看到更多像她一樣的女性在家庭以外作出貢獻，於是改變了大家對女性接受教育的想法。

「……我的祖母在醫院治病，一位女翻譯來為她傳譯，那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祖母說：『嘩！看她們，女孩子讀過書，她們可以幫我們！』……她似乎想說：『看她，是讀過書的，我想我的女兒也這樣！』那就是吸引她們的地方，令她們讓家裏的女孩上學，那麼她們就不用依賴別人了，可以依賴自己身邊的女兒。我相信在她們的年代不會有人希望女兒接受教育。」

Marrium 認為隨著越來越多接受過教育的女性有成就和貢獻，會有越來越多家庭明白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要。即使個人的角色很渺小，Marrium 還是高興自己能參與這個積極的改變。



女性，22 歲，尼泊爾裔  
香港出生，在香港生活 15 年  
教師，「流浪之聲」社區總監及錄像監製



# SUSKIHANNA

「現在，若有人問我：你是從哪裏來的？  
我會說：我是尼泊爾裔香港人。」

「我認為在香港成長的年青人會有沮喪和困惑的感覺，尤其是我成長的年代，社會上沒有很多資源和支援用來照顧少數族裔，這使你對自己的身份感到很困惑。為何我們與華裔學生要分開上課？我也覺得很困惑。香港大部分人口是華人，為甚麼我們不是和他們一起上課，而是分開在不同學校上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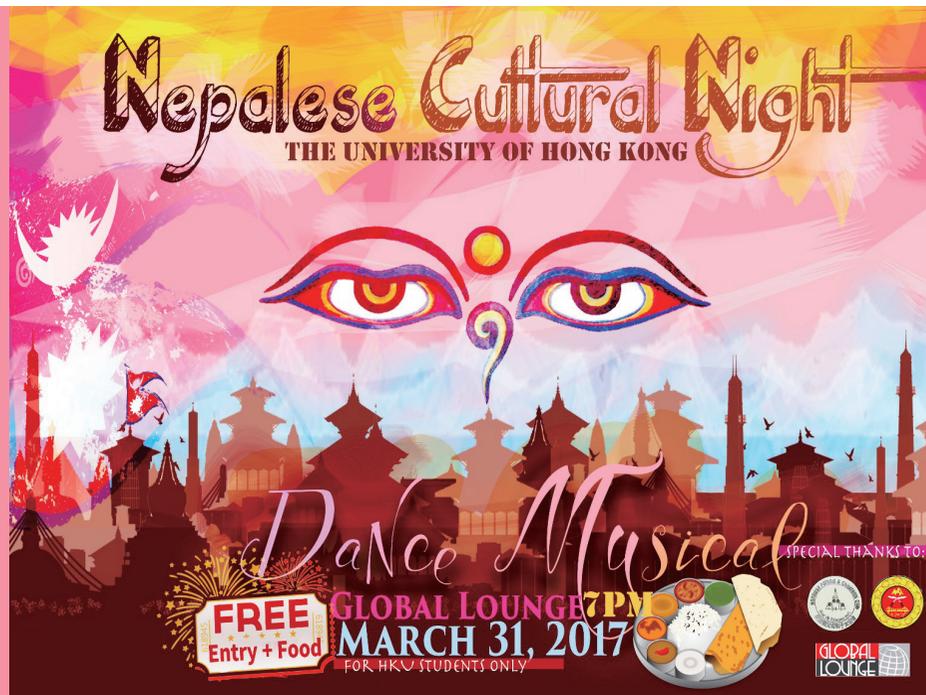
一個人的身份建構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當你在成長時要游走於兩個不同的文化和國度，問題便更加複雜了。Suski 在香港出生但有一段時間在尼泊爾生活，她被帶回香港的時候，對於哪裏才是自己的家感到有點混亂。

「在香港，我很少接觸尼泊爾人的圈子，首先，我的爸媽沒有興趣，所以向來很少帶我參加尼泊爾人舉辦的活動。然後，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沒有華裔朋友，也沒有人給我介紹中國文化，所以我很少涉足香港人的圈子。從小學到中學我覺得怪怪的，自己不屬於任何一個地方 ..... 我和一些朋友都覺得自己像被遺棄了般，是局外人，與哪個社群都格格不入似的。」

Suski 進入大學的時候，她的身份認同和自尊心更加受到挑戰，因為她的同輩都是來自富裕家庭的。

「我最初入大學時，身邊的環境變得非常陌生，因為從小學到中學，我們身邊都是少數族裔學生，大多來自低下階層。忽然間，我在大學裏見到的全是華裔學生和一些外國學生，不少是名校尖子，懂多國語言，會多種樂器，拿到很高的 GPA（成績平均積點），又或是運動健將，是香港代表隊、大學代表隊等。他們還是小孩的時候，已經有很多資源投放在他們身上，把他們培養成出色的人。我們的成長和對生活的體驗有很大差異 ..... 大一一的時候，當要告訴別人我的族裔時，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對於自己的身份沒有自豪感。你知道嗎？年青的時候你是不想把自己凸顯出來，想和別人有聯繫，想可以融入群體之中 .....」

由香港大學的尼泊爾裔學生團體舉辦的尼泊爾文化活動，Suski 亦參與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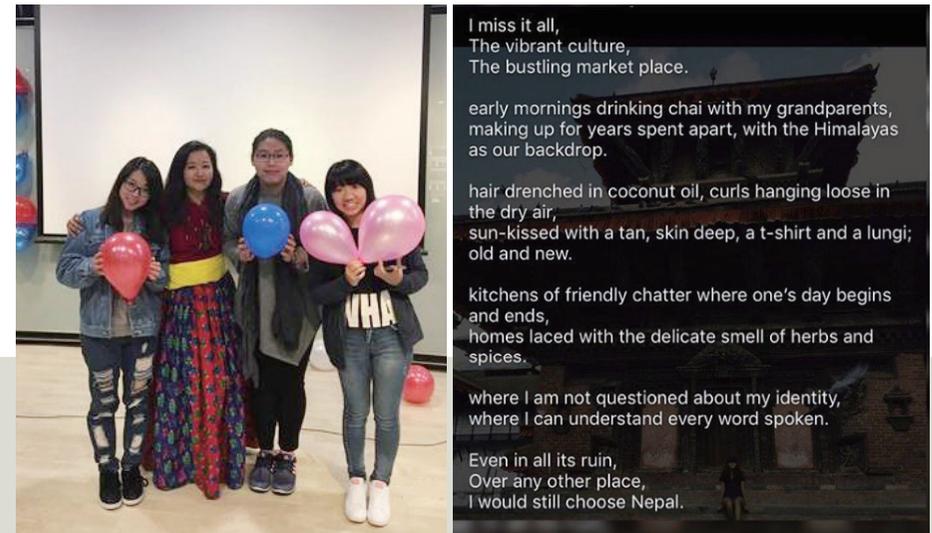


Suski 覺得缺乏安全感，是由於人們對少數族裔的成見，認為他們是力有不逮的一群。

「當我告訴別人我是在香港大學讀書的，他們一定不相信我是少數族裔。他們會問：『你是直接從別的國家來的嗎？』或者『你是唸國際學校的嗎？』……他們認為我一定是特殊例子或者我不屬於少數族裔群體，因為在他們的腦海裏，少數族裔不會有這個水平，因為你聽到所有關於少數族裔的新聞大都是負面的，出現的形象都是負面的，所以人們把我們想得很負面……許多華裔人士……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的存在，我的意思是，當大家談起少數族裔，他們只聯想到移民，他們絕不會想到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南亞裔青年。」

在大學期間，Suski 注意到一些隱性的種族歧視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少數族裔經常被視為低等公民。

「有些大學的朋友會說我像家務助理，由於我的臉和皮膚的顏色……許多本地學生喜歡講這樣的笑話：如果一個人是深膚色的話，就算她是本地華人，也會被人視為是家務助理或者南亞人。這



I miss it all,  
The vibrant culture,  
The bustling market place.  
  
early mornings drinking chai with my grandparents,  
making up for years spent apart, with the Himalayas  
as our backdrop.  
  
hair drenched in coconut oil, curls hanging loose in  
the dry air,  
sun-kissed with a tan, skin deep, a t-shirt and a lungi;  
old and new.  
  
kitchens of friendly chatter where one's day begins  
and ends,  
homes laced with the delicate smell of herbs and  
spices.  
  
where I am not questioned about my identity,  
where I can understand every word spoken.  
  
Even in all its ruin,  
Over any other place,  
I would still choose Nepal.

自七歲起移居香港後十年，Suski 第一次回到尼泊爾探望親友。這是她的詩作。

是有歧視性的幽默，但是這個笑話在校園和宿舍裏廣泛流傳，沒有人站出來制止。我覺得很不自在……我嘗試告訴他們不可以這樣說，這是種族歧視。有人認為我很掃興，他們覺得我太敏感了……他們覺得那只不過是說說笑，是無傷大雅的。」

Suski 在大學那幾年遇到差異和排拒的經驗，愈發覺得自己屬於少數的身份。她亦遇到過一些對她表示接納的朋友，這些正面的經歷加強了她對自己身份的認同。

「大三那年，我認識了一些華裔朋友，他們很支持我，也會保護我。他們告訴我，我也是香港人，不要聽其他人的妄語，我覺得這令我對香港的感情加深了。有這些代表香港的人相信我也是香港的一分子，確實令我的思想開放了和改變了。假如我沒有遇到這些人，我未必會稱自己是香港人。」

對於 Suski，接受就是賦予力量，近年來，她從自身經驗出發，參與爭取少數族裔權益的倡議活動，希望可提升大眾的關注，這些行動使她對自己的身份更加充滿自信。

「現在，若有人問我：『你是從哪裏來的？』我會說：『我是尼泊爾裔香港人。』我的觀感是，無論答是尼泊爾人，抑或是香港人，都是不妥當的。香港大學有一個香港尼泊爾學生群組，和他們一起我明白到我們的掙扎是獨特的，不只是尼泊爾人的掙扎或只是香港人的掙扎，是不同族裔生活在多元文化下的一個混合體……有人會告訴你：『你不可能是香港人，因為你的父母是尼泊爾人』。事實上，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經對香港社會作出貢獻，許多少數族裔都對香港社會作出貢獻，所以我認為，我們有權利、有資格說：『香港是我們的家。』」

## 「我是真正的香港人，我也是印度人。」

女性，18歲，印度裔  
香港出生及成長  
大專學生，修讀幼兒教育

# ANNA

Anna 在香港出生，一直在香港生活。她童年時在本地中文學校唸書，廣東話是她的母語。除了英語和旁遮普語，她也能說和寫流利中文，她甚至懂得中文電腦輸入。雖然父母是印度人，但她覺得被認同是香港人的身份很重要。

「我說話的方式，或者我吃的東西……例如，臭豆腐、炸大腸、『譚仔』……我們的聚會就像開派對般，我會去朋友家打麻將。我會打麻將，常常逗朋友不如今晚打麻將吧，雖然我的技術不是很棒，但我是會打的。還有『鋤大弟』（玩啤牌）。我也能說流利的廣東話，這是很重要的。」

Anna 覺得她的朋友、她追隨的潮流、生活方式等都和香港其他年青人沒有兩樣。因為她有許多華裔朋友，她從他們那裏學會很多，不想跟他們有區別。她不認為常常被視為鶴立雞群是一件好事。

「有時我的朋友穿傳統服裝，乘電梯時，別人會掩著鼻子，覺得我的朋友有異味。」



我們出汗時身體會有臭味，你出汗時身體也會有臭味，是不是？……我大部分朋友都是華裔，我和他們出街不會穿傳統服裝的，我會覺得尷尬和奇怪，而且我穿印度服裝也不覺得舒服。印度服裝很漂亮，我喜歡，不過我去錫克廟、跳印度舞或參加派對時才會穿上。」

Anna 既熟識也非常適應本地環境，整體上她覺得自己很適合在香港生活，尤其是她穿的、說的、吃的、做的全都和大部分本地年青人一樣。可是她總覺得自己引人注目。

「有好幾次我被人打量，也許在地鐵內瞪著我，不過也不算很奇怪……我的外表、膚色不同，自然會吸引周圍的人的目光。如果我見到一個外國人，我也會打量他們……所以如果他們瞪著我看很久，我會向他們微笑，他們的目光就會移開。有時他們也向我微笑，有時他們會害怕，我就會笑出來。」

說到身份，Anna 認為自己是傳承自印度的香港人。居住在香港或許令她成為香港人，但同時她仍保持各種印度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她沒有感到這種雙重身份有何不妥，她反而覺得那是值得自豪的事。

「我不能否定我的印度種族，因為那是我的國籍。我是香港人……我也是印度人。由於身體的外表和我的宗教（錫克教），我是印度人，很少香港人信奉這個宗教的，外國人也很少信奉這個宗教，除了印度人。另外，我認識的事物，例如漢娜彩繪和印度舞，都是和印度有關的……這些把我和印度連繫起來。」

事實上，透過印度文化，例如表演印度舞、分享漢娜彩繪藝術，Anna 和華裔人士也產生了聯繫。她看到別人欣賞她的文化，所以她相信她擁有兩個世界最棒的東西，不會為了其中一個而放棄另一個。



家以外的家



2017年11月：

這是我的家鄉——杜馬蓋地。年幼時，我每年只能回鄉一次；現在我長大了，今年我已經回去三次。最近我培養了愛家鄉的感情，這張照片是在 Escano 沙灘拍的，那裏離我的家很近。我很喜歡這張照片的平靜氣氛——很像我的家鄉，那裏的步伐比香港慢，讓我可以細味每天的生活。



2017年11月：

住在香港的一個好處是距離菲律賓很近。我通常每幾個月便會回去探望家人。這個月很開心，我的表姊和她的孩子（即我的姨甥和姨甥女）都過來看我。



2017年12月：

我再次回家探望家人。他們為我開了一個小小的驚喜派對，慶祝我畢業（去年11月）。過去三年，我每逢12月都回去探望我爸爸那邊的親戚。這讓我感受到我的菲律賓根，那便是和我愛的人一起，這樣便可補償一整年因為我在香港而無法和他們相處的時光。



# PATRICIA

女性，22歲，菲律賓裔  
在香港生活20年  
現職數碼及銷售助理

## Karli 的信仰 就是她的身份認同



2017 年 10 月：  
無畏無懼的 2017 年。很感恩成為工作坊的一分子，為年青人打氣，燃點他們對信仰的熱誠。那個週末沒有小玩意也沒有時間限制，只有神和好久沒見的朋友。我的心滿載歡喜，因為我們度過了一個無須擔心要早歸家做功課的週末。

2018 年 3 月：  
這是我今個月參加的另一項活動——我所屬的青年群組「十字架站」，我們一起紀念耶穌受難。聽到其他年青人分享他們的生活，很有啟發性和使人充滿自信。像耶穌那樣，我們雖然受苦，但是會再站起來，知道我們在路上並不孤單。



# KARLI

女性，20 歲，華菲混血兒  
香港出生，在香港生活六年  
大學本科主修亞洲研究



2018 年 10 月：  
我的信仰是我生命的堡壘，永恒地給予我力量和平靜的心靈。照片中的我正在一個社區活動裏領禱。我永遠感恩我活著的生命、所有我遇到的機會、還有永遠是我親愛的、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



# ANSAH

女性，33歲，巴基斯坦裔  
香港出生，在香港生活27年  
社會工作者



「所有在香港發生的事也在我身上發生。」

Ansah 直接了當地把自己稱為香港人，這是她介紹自己的第一句話。

「首先，我叫 Ansah，我是香港人。我不會稱自己為其他國家的人，只會稱自己為香港人，我覺得，我是……我把香港稱為我的家，因為我在香港出生、長大、唸書、工作。所以，我稱它為我的家。」

Ansah 認同香港因為她覺得安全、自在和親切，跟身處巴基斯坦時的感覺不一樣。她說這是日常生活的歸屬感。她知道香港發生許多政治改變之後，更加認同自己是香港人。每年她都盡量參加六四燭光晚會和七一遊行。

「我不認為單單出席這些活動便是甚麼一回事，例如六四或七一。我覺得重要的是，你知道那個事件、知道那個活動、知道那個情況。我常常自稱為香港人，因為我覺得所有在香港發生的事也在我身上發生，同時也在我的家人和我們的人民身上發生。如果那是關於香港的，就等於關於我的。所以無論何時，能夠的話，我都會抽時間出席這些社會活動。」

諷刺地，雖然 Ansah 毫不猶豫地參與這些政治活動，其他華裔參加者卻需要時間接受她和她的少數族裔朋友為「本地人」。

「每次我們參加六四，人們常常假設我們是外國人，只是像其他遊客一樣來維園湊熱鬧。一年又一年，我們已經認得許多熟悉的面孔和台上發言的人。一年又一年，他們也開始認得我們，許多主辦者和義工見到我們都會說：『又見到你們了。』所以我們已經被認同是香港人。」

這個社會認同的體驗令 Ansah 更加相信少數族裔參與本地政治活動的重要，這個被本地華裔接受的體驗在她和朋友加入 2014 年的「雨傘運動」時是最強烈的。

「我可以說那是在香港最不可思議的體驗。雖然我們沒有做甚麼，只是每晚去逗留，我們和每個人打招呼，做漢娜彩繪，我們在那兒把漢娜雨傘繪在人們的手上，和人們傾談，幫忙回收廢物，清理洗手間，任何需要幫忙的我們都會做。我們覺得我們屬於那個地方，屬於香港。參與的人們和我們有互動，和我們傾談，接受我們，真的欣賞我們所做的事。」

在那段期間，Ansah 和一班朋友忙於利用社交媒體如臉書、Instagram 等去提高少數族裔對於這次事件的認識。她發覺許多香港少數族裔都不知道社會在發生甚麼事，因為他們聽不懂中文新聞，從英語新聞所知道的也不多。她覺得要認識社會的事



最好的方法是親身體驗。於是他們開始做些事以引起少數族裔朋友的注意。當少數族裔人士對他們做的事感到好奇，Anisah 便請他們一起去親自體驗。

「我們拿著橫幅在金鐘、灣仔、旺角和銅鑼灣遊行，有一位印度女孩子和媽媽，一位巴基斯坦男孩子和爸爸，跟我們一起走。我們拿著橫幅一邊走一邊喊口號時，人們都會鼓掌，擁抱我們，說道：『對呀，

# 你哋都係 香港人

（是的，你們都是香港人）。』

我的意思是，他們接受了我們。我們很多人都懂廣東話。聽到華裔人士這樣說，那位印度人很震驚也很感動。我問她：『你為甚麼哭？』她說：『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別人接受我們，他們說我們也是香港人。』我說：『噢，是的。』雖然我們自稱香港人，但現在是其他人接受我們，那是很重要的。』



身份認同很明顯並不只是自我認同，還有互相接受。近年有些本地華裔人士反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願出席紀念六四的活動，但是 Anisah 仍然覺得緊貼這些政治事件是重要的。

Anisah 認為人們不應該被國籍分化，應該以人道思想把大家聯繫起來成為一個社區。她現正組織草根階層，無論是本地華裔、大陸移民還是少數族裔，同樣要向政府表達他們的需要。她相信所有社會政策，例如勞工、房屋和醫療，都影響每個香港市民，不管來自哪個族裔。原則上，社會政策應該平等地保護任何階層人士，但是邊緣社群的聲音總是最少被聽到的。作為一個香港的社會工作者，Anisah 很高興可以幫助到社會上每個有需要的人。



「我希望本地香港人和少數族裔  
可以和諧共融。」

# HUSNAIN

男性、23歲、巴基斯坦裔  
香港出生和長大  
大學主修文學院  
副修傳媒與文化研究



我和隊友到阿美尼亞參與文化保育的義務工作。

## 義務英文教學

這是香港大學與賽馬會合辦的全球領袖培訓計劃。我們到緬甸做義務老師。



最後一天上課，我和學生都感興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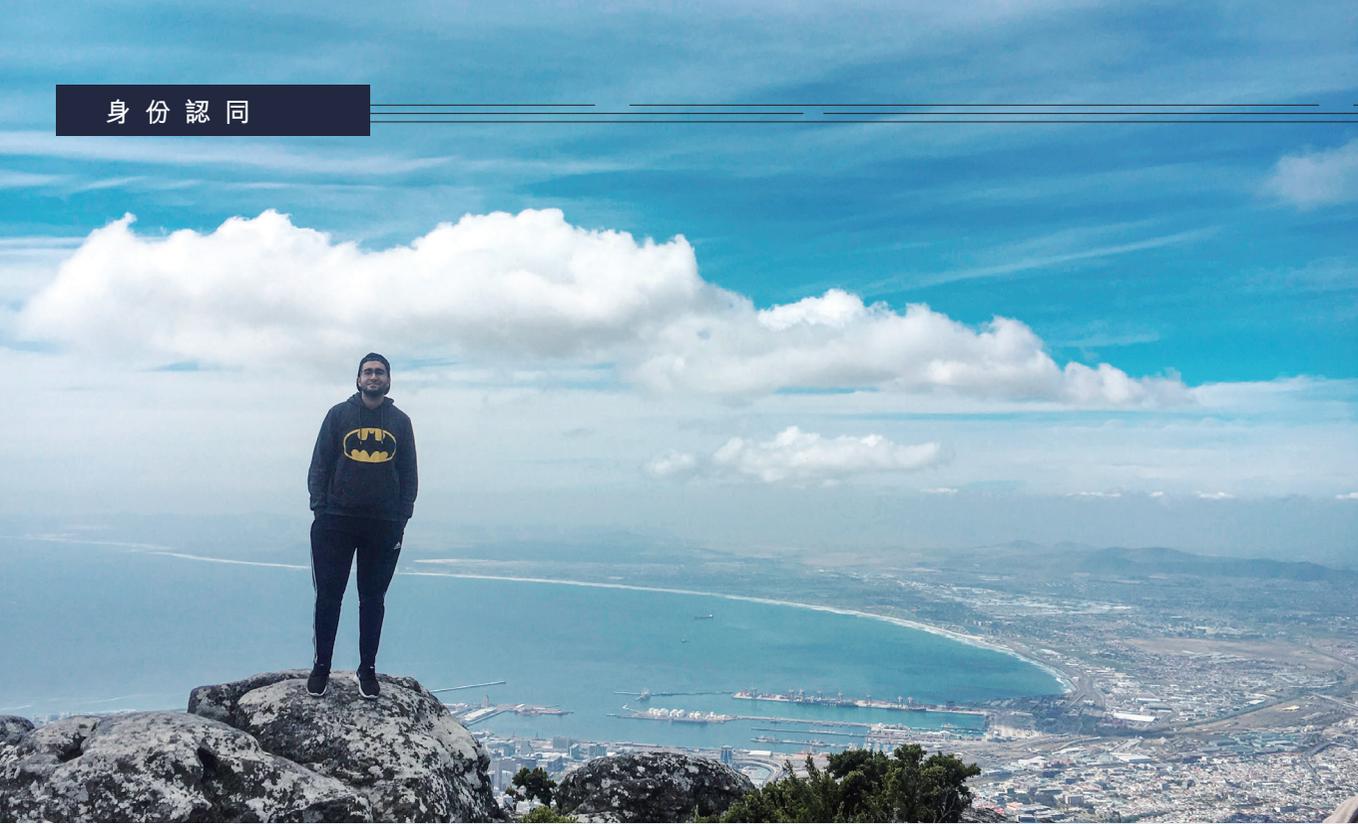
畢業典禮。

Husnain 形容自己在文化上喜歡香港的語言和生活方式多於巴基斯坦的。我們的訪談以廣東話進行，因為他說喜歡這種語言。我們請他由童年時談起，他立即憶起在學校裏的語言經歷。

「幼稚園有中文班和英文班，我唸中文班。到了小學，我入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所以我不懂烏都語，不懂如何與其他巴基斯坦人溝通。有些我們家庭的朋友建議媽媽把我送到李鄭屋官立小學讀書，我便可以和其他南亞裔學生一起上課，順便學習烏都語。在那裏，我開始與其他巴裔兒童一起玩並開始說烏都語。中學時我升讀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那是一間南亞裔學生為主的學校，我上中文課或者和老師談話時才有機會說中文。」

這樣，Husnain 建立了多種語言的能力，他和巴裔或印度裔朋友談話時用烏都語，和菲律賓或尼泊爾裔朋友說英語，和老師說廣東話。Husnain 漸漸發覺自己說烏都語比廣東話多，因為他大部份朋友都是南亞裔的。回想過去，他發覺自己在中小學時太少使用廣東話，現在感到有點遺憾。

作為香港的巴基斯坦裔，Husnain 明白他的媽媽不想他與巴基斯坦社群太疏離，所以他必須懂得巴基斯坦的國語——烏都語。他的媽媽亦想兒子學好中文，他就讀的中學有兩個中文課程，媽媽在學校發出的選科通知書上選了那個「艱深」課程。



攝於在南非開普敦的一次學習旅遊。

「其實媽媽不知道兩個課程有何分別，她只知道其中一個有普通話課，於是她在旁邊的方格內加✓。我上課時發現課程是很艱深的。小學時，我學的中文是為少數族裔而設計的，所以和本地中文課程的程度不一樣。因此，初中時我所有的默書都是零分。我哀求媽媽：『我不想上這個班，讓我轉回容易的班吧。』但是媽媽一直說不。要由零分追上來是多麼困難的啊。幸好過了一段時間，我的成績改善了許多。」

結果 Husnain 是香港少數非華語學生應考中學文憑試中文科而且成績及格的其中一人。回想當年，他寧願在以英語授課的本地學校唸書，既有本地華語學生，也有非華語學生。

「如果我有機會再選擇一次，我會選擇在本地學校讀書，因為我想有多些本地朋友。現在入了大學，我嘗試結交多些本地朋友，因為我覺得我是香港人多於巴基斯坦人，我喜歡看本地電視和說廣東話，有時我覺得和巴基斯坦朋友傾談時反而找不到共同話題。」

在大學一年級時，Husnain 發覺自己游離於巴基斯坦朋友圈和華裔朋友圈之間，無法完全融入任何一個社群。

「無法完全融入一個社群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的問題是我想結交多些本地朋友，所以沒有時間和巴裔朋友在一起。和巴裔朋友一起時，我覺得大家之間有分歧；和華裔朋友一起時，我們有文化差異。例如，我不會和本地朋友出外吃飯，因為我在

宗教上有飲食限制，我只可以吃清真食物，所以我會先看看他們去哪兒，如果只有幾個人的話，他們知道我可以吃海鮮，便選擇有海鮮的餐廳。最近一位朋友邀請我出外用膳，可是大部份食物我都不能吃，最後我們只點了甜品。」

雖然 Husnain 無法盡情享受與華裔朋友吃飯的樂趣，但他卻很喜歡運動時與朋友的互動。

「我參加大學的空手道，隊中有華裔和非華裔學生，跟師兄、師姊和師傅一起做訓練和練習是一種享受，我們就像一家人，所以我喜歡空手道。」

另一方面，Husnain 自出生便是穆斯林，他對伊斯蘭教非常虔誠。自從小學五年級起，他每天都去清真寺，週日他會逗留三小時，週末則逗留六至七小時。他在那兒誦讀《古蘭經》和學習伊斯蘭宗教知識和文化。

「那是很好的宗教，我們必須嚴格遵守教條。所有教條都有背後的意義，引領你自我約束成為一個善良的人。我小時候每天都去清真寺，現在我很忙，沒法經常去，但是我遵守規定的教條。例如穆斯林每天祈禱五次，我無論多忙都會每天祈禱五次，因為宗教對我來說很重要。沒有宗教，我可能會太放任，無法自我約束，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包括壞事。」

Husnain 的身份認同是多面化和有彈性的。他盡力做一個有承擔的穆斯林，同時選擇生活於香港文化中，喜歡以廣東話與本地人溝通。作為一個普通的年青人，他在尋找真正喜歡的職業，讓自己覺得有樂趣和有意義。作為一個大學生，他嘗試盡量擴闊自己的視野，例如參加香港青年大使計劃，在大型活動中當義工及代表香港到海外交流。

「我也喜愛參加服務旅遊，例如到埃及和緬甸做義務教師，那是我去過最棒的旅程。我希望認識不同的人 and 令人快樂的事，透過探訪不同的地方，我可以和不同的人分享故事，認識了新朋友，我也可以聆聽他們的故事。」

現在 Husnain 是大學最後一年了，他不再煩惱於游離在兩個文化之間，反而明白到共融的重要。他注意到即使在大學裏，華裔和少數族裔甚少走在一起。由於很少華裔學生會主動結識少數族裔學生，他選擇走到華裔學生身邊，主動跟他們做朋友。當他知道自己許多華裔朋友結交的第一個少數族裔朋友時，他為自己的主動性感到自豪。

「我希望本地香港人和少數族裔可以和諧共融。」

「我有身份衝突。」

# RIZWAN

男性，19歲，巴基斯坦印尼混血兒  
香港出生和長大  
大學主修工程學

「一開始時我只和幼稚園另一個巴基斯坦裔男孩子玩耍，那兒只有我們兩個是非華裔學生，其實我們兩個是用廣東話交談的。後來我主動和華裔小朋友談話，我們便一起玩耍了。當我被拒絕時我感到很不開心，不過當他們的媽媽叫他們和我玩耍時，他們便和我一起玩了。」

Rizwan 的爸爸本來是巴基斯坦裔工人，媽媽是印尼裔家庭傭工，他們在香港相識、拍拖、結婚，努力工作養育兩個孩子。Rizwan 的媽媽教兩個孩子說廣東話，因此廣東話是這個家庭的共同語言。

「我年幼時只懂說廣東話，我不懂其他語言，只懂廣東話。我的爸爸會說烏都語、英語和廣東話，媽媽會說印尼語和廣東話，所以廣東話是他們之間的共通語言。他們有事情需要商量時用廣東話交談，媽媽說廣東話比較流利，爸爸只能說最基本的廣東話。如果他們不明白對方時，便會用自己的語言表達情緒，那時沒有人會知道在發生甚麼事。待他們平靜下來後，便會用廣東話繼續討論。」

Rizwan 入讀住所附近的幼稚園時開始和本地華裔小朋友一起玩耍。因為他的膚色，幼稚園裏的小孩最初不願意和他一起玩。被小朋友拒絕當然令 Rizwan 感到不快。

由於 Rizwan 媽媽說流利廣東話，她和其他華裔媽媽交了朋友，連帶小朋友也做起朋友來。入讀小學之前，Rizwan 以廣東話和其他小孩及老師溝通，不過，這使 Rizwan 感到兩面為難。雖然他有巴基斯坦裔血統，但他不喜歡和巴裔小孩玩耍，因為他們用不禮貌的說話批評他。當時他去的清真寺也在住所附近，所以幼稚園小朋友和清真寺小朋友有時會同時在附近的公園玩耍。

「在清真寺，大多數小朋友是說烏都語的，我無法和他們交談。所以在公園裏，我較多與華裔而不是巴裔小朋友玩耍。很快我發覺有身份衝突的問題，我不知道應投入到哪個圈子去。因為我是半巴裔而他們是巴裔，我感到很迷惘，似乎我應該和巴裔小朋友一起，但實際上我經常和華裔小朋友一起。有時巴裔小朋友會罵我，他們說我是『支那』。初時我不知道這個詞是甚麼意思，我哥哥懂一點烏都語，他說：『他們的意思是你是中國人，因為你不和他們玩耍。』」

Rizwan 所說的「身份衝突」是指他的膚色和語言不相配。許多人喜歡根據膚色或種族來選擇朋友，小 Rizwan 則喜歡根據大家使用的共同語言來選擇玩伴。人們傾向和自己一樣膚色的人在一起，這也許是常見的現象。有趣的是年紀小小的幼稚園小孩也會以種族和膚色把人們區分，而且少數族裔小孩並不一定是被排拒的一群，他們也會排拒屬於大多數——華裔——的小孩。

在小學裏，情況逐漸轉變，因為大部份學生是非華裔兒童，以南亞裔為主。Rizwan 在學校裏學到更多英語，並且開始和南亞裔同學成為朋友。由小學至中學這段期間，Rizwan 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多，比講廣東話更流利，現在他選擇朋友時不再以語言或國籍為限。

「現在我有許多朋友，他們之中有不同年齡和種族，我不會只選擇結交華裔或非華裔，我對他們一視同仁。我長大之後，發覺我與華裔人士交談時不再被人批評了，那只是小時候才發生的事。」

Rizwan 不想以膚色將人們區分，他喜歡居住在一個平等而開放的環境裏。那麼他在香港的主觀身份呢？

「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我在這裏出生、長大，非常熟悉這裏的環境和制度。在這裏我有許多朋友，這是我的家。我將會申請香港特區護照，香港人應該有香港特區護照，但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是華裔血統。我認為不同種族的人都可以自稱為香港人，我不覺得這有甚麼須要爭論的。」

Rizwan 的想法與許多香港華裔青年一樣，他不接受包辦婚姻，會自己選擇妻子，也會待自己事業有成並擁有房子才計劃結婚。他的人生計劃就是一個地道香港青年的人生計劃。



# 少數族裔社會服務資訊



## 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

以下各服務中心由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總署種族關係組撥款資助，提供各類度身訂造的課程、課餘補習班及專為少數族裔青年而設的活動。並透過輔導及轉介服務和各類社會共融活動，協助少數族裔青年融入社區。



瀏覽民政事務總署種族關係組提供的活動和服務：  
[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programmes.html](http://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programmes.html)

<p><b>香港基督教服務處</b></p>	<p>融匯——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巧明街 111 至 113 號富利廣場 6 樓 3 室                  電話：3106 3104</p> <p>網址：<a href="http://hkcscheer.net/hk/">hkcscheer.net/hk/</a>（多國語言資訊網頁）                  下載服務簡章：<a href="http://www.had.gov.hk/rru/tc_chi/programmes/files/hkcs_leaflet.pdf">www.had.gov.hk/rru/tc_chi/programmes/files/hkcs_leaflet.pdf</a>                  【設免費電話傳譯服務】</p>
<p><b>新家園協會</b></p>	<p>Home Centre（油尖旺中心）                  地址：九龍油麻地炮台街 73 號順華大廈地下 B 舖及 1 樓                  電話：3610 4418</p> <p>Home Centre（深水埗分中心）                  地址：九龍深水埗九江街 130 號南洋大廈地下 A 舖                  電話：3610 4428</p> <p>網址：<a href="http://www.nhahome.hk/web/index.php">www.nhahome.hk/web/index.php</a>                  下載服務簡章：<a href="http://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home_centre_leaflet.pdf">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home_centre_leaflet.pdf</a></p>
<p><b>國際社會服務社</b></p>	<p>HOPE Centre                  地址：灣仔灣仔道 113-117 號得利商業大廈 3 樓                  電話：5188 8044, 2836 3598</p> <p>網址：<a href="http://www.isshk-hope.org/">www.isshk-hope.org/</a>                  下載服務簡章（只備有英文版）：  <a href="http://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english_2.pdf">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english_2.pdf</a></p>
<p><b>香港社區網絡</b></p>	<p>LINK Centre                  地址：葵涌葵涌路 1013-1033 號昌年大廈地下 B 至 E 舖                  電話：3955 1555</p> <p>網址：<a href="http://www.hkcmlink.hk/">www.hkcmlink.hk/</a>                  下載服務簡章（只備有英文版）：  <a href="http://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LINK_leaflet_final.pdf">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LINK_leaflet_final.pdf</a></p>
<p><b>基督教勵行會</b></p>	<p>多元色彩閃耀坊                  地址：新界屯門海榮路 22 號屯門中央廣場地下 B2                  電話：3188 4555</p> <p>多元色彩閃耀坊社區發展小組                  九龍佐敦吳松街 115 號利廣商業大廈 3 至 4 樓                  電話：3422 3820</p> <p>網址：<a href="http://www.christian-action.org.hk/shine/">www.christian-action.org.hk/shine/</a>                  下載服務簡章（只備有英文版）：  <a href="http://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Annex1_CA_leaflet.pdf">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Annex1_CA_leaflet.pdf</a></p>
<p><b>鄰舍輔導會</b></p>	<p>TOUCH Centre（東涌分中心）                  大嶼山東涌道 420 號東涌社區服務綜合大樓 1 樓左翼                  電話：2988 1422</p> <p>網址：<a href="http://www.naac-touchcentre.org.hk/">www.naac-touchcentre.org.hk/</a>                  下載服務簡章：<a href="http://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TOUCH_leaflet.pdf">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TOUCH_leaflet.pdf</a></p>
<p><b>元朗大會堂</b></p>	<p>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新界元朗體育路 4 號元朗區綜合服務大樓 3 樓                  電話：2479 9757</p> <p>珠穆朗瑪多元文化社區中心                  新界元朗屏山庸園路永寧村                  電話：2617 1369</p> <p>網址：<a href="http://www.sscem.org/">www.sscem.org/</a>                  下載服務簡章：<a href="http://www.had.gov.hk/rru/tc_chi/programmes/files/YLTH_leaflet.pdf">www.had.gov.hk/rru/tc_chi/programmes/files/YLTH_leaflet.pdf</a></p>



## 其他服務機構

### 香港融樂會

關注影響少數族裔居民的社會政策，參與政策倡議；到校園推廣種族和諧，舉辦提升種族敏感度講座；籌辦特別為少數族裔學生而設的職業導向計劃及獎學金。

網址：[www.unison.org.hk/](http://www.unison.org.hk/)

### The Zubin Foundation

#### ● Call Mira

專為少數族裔女性而設的支援熱線，逢星期一、四、五，早上 10 時至下午 4 時，可以英語、印度語、烏都語溝通。

熱線：9682 3100

網址：[www.callmira.org/](http://www.callmira.org/)

#### ● Opportunity Bank

這是一個資訊樞紐，以一站式平台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相關資訊，包括職位空缺、技能培訓課程、獎學金及醫療服務等。

網址：[www.zubinfoundation.org/opportunitybank](http://www.zubinfoundation.org/opportunitybank)

### 愛同行

是一所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的社會企業。舉辦海外深度文化體驗計劃，讓華裔及非華裔青年有機會到海外參與交流活動。為少數族裔青年提供培訓，讓他們有機會成為文化大使，協助推行多元文化工作坊和香港文化導賞團，以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提升自信心和對自身文化的了解與認同。

網址：<https://www.wedoglobal.com/zh-TW>

### 青年學院（青出於「南」少數族裔培訓計劃）

協助學生獲取認可資格，為將來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網址：<http://www.yc.edu.hk/ybsite/html/tc/>

### 香港戒毒會（SARDA）

為有需要的青年提供治療及康復服務，包括輔導、住院治療、中途宿舍及其他支援服務。

網址：<https://www.sarda.org.hk/index.html>

###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油尖旺家庭成長軒（專責服務）

提供傳譯及翻譯服務、社會融合工作坊、僱員再培訓課程及預防濫用藥物等活動。

網址：<http://www.yang.org.hk/tc/index.php>



瀏覽其他為少數族裔提供服務的機構：

[www.had.gov.hk/rru/tc\\_chi/other/other\\_useful.html#5](http://www.had.gov.hk/rru/tc_chi/other/other_useful.html#5)

# 鳴謝



《青春歲月：香港少數族裔的年輕一代》是「賽馬會友趣學中文」之「賽馬會多元文化研究計劃」轄下一個研究及出版項目，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統籌，一支跨學科的研究團隊製作而成；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

以下人士曾參與訪談、提供珍貴意見或作出慷慨支持，我們謹此深表謝意。

賽馬會多元文化研究團隊成員：

李淑儀教授（首席研究員）  
黃蔚澄博士（首席研究員）  
Dr. Gizem Arat  
王惠玲博士  
葛思恆女士  
Ms. Merina Sunuwar  
Ms. Shanila Kosar

以下人士曾參與追蹤研究和口述歷史訪談，分享了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個人見解，並容許他們的個人故事於本書刊出。

Mr. Faizdan Ali	Mr. Gurpreet Singh
Ms. Kaur Jaswinder Pal, Anna	Ms. Afia
Ms. Suskihanna Gurung	Ms. Simran
Mr. Namchok Yookhong	Mr. Khan Ahmad Rizwan
Mr. Adnan Riaz	Mr. Brar Iqbal Singh
Ms. Patricia Jover	Mr. Tariq Husnain
Mr. Limbu Tenchhohang	Mr. Tauqir Ahmad
Ms. Marrium Bibi	Mr. Sharma Akshay
Mr. Gursangeet Singh Brar, Sunny	Ms. Ishitaa Gidwani
Mr. Sadib Paudel, Zack	Ms. Anu
Ms. Vitto Jamie Carmelle DC	Ms. Ansah M. Malik
Ms. Karli Lo	

以下人士曾提供寶貴意見，讓本書更切合教學的需要。

歐秀慧女士（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陳曉華女士（聖保羅男女校）  
Dr. Liz Jackson（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Mrs. Castro Luisa Tan, Nadia（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Mr. Muhammad Hassaan Shah（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作者 : Merina Sunuwar, 王惠玲  
編輯 : Denise Wu  
中文翻譯 : 方向慧、王惠玲  
出版者 :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賽馬會教學樓 11 樓  
設計 : Ambitious Associates  
印刷 : Pixel Printing Limited  
ISBN : 978-988-13636-8-8

瀏覽多語言電子版本可到以下連結 : <http://www.c4chinese.hk/>



作者 : Merina Sunuwar  
編輯 : 王惠玲  
多語言翻譯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融匯——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翻譯及聲演 : Anshita Mahana  
Maria Leda Lumabai  
Robertus Steven Handoyo  
Thapa Himal  
Uakarn Luang-Aram  
Yasir Najma

賽馬會友趣學中文 版權所有 ©2020